

情 典



古 今 出 版 社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初版

情 典

(甲 集 一 冊)

半 堂 李 氏 選 註

古 今 出 版 社 印 行



臺 灣 書 店 總 經 銷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十 四 號

各 地 大 書 店 均 有 代 售

(封面插圖為永玉木刻齒舞)

國家圖書館



002573128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情 典 序

余嘗謂天下奇書，離騷史記以降，當推水滸紅樓，此之外，無多見焉。頻年流徙，垂二十載，書生愚昧，一是如昔。每臨闌閱，輒流連書肆，欲求一率性怡情快心悅目之作，每不可得，時引以爲深憾。

抗戰時期，入川至渝，偶於米亭子書攤，見有「情史」一部，凡十六冊，爲木刻本，乃異而購歸，連夜瀏覽。內容雖包羅今古，琳瑯滿目，惜其刻鏤奇拙，錯訛百出，幾難辨認。欲加校正，則苦秋風落葉，掃除不盡；另覓板本，亦恨天地無門，迄無所獲；衷心懸懸，時經數載。迨勝利還都，於夫子廟書肆，始又獲一部，石印綫裝，全帙六冊；訛誤固仍多，清晰已勝前者。當時歡快，實難言宣。

情史一書，其搜羅之廣，幾集古今情海之大成，內分情貞、情緣、情私、情俠、情豪、情愛、情痴、情感、情幻、情靈、情化、情媒、情憾、情仇、情芽、情報、情穢、情累、情疑、情鬼、情妖、情外、情通、情蹟等二十四卷，共八百三十二則，約四五十萬言。觀其序文，鍾情推愛，躍然紙上，尤令人與感！所歎者，以包容既廣，不免蕪雜，過份陳腐之處，靈妖鬼怪諸端，不若痛加刪除之爲愈耳。

余書痴，亦情痴也。手覽斯編，低回往事，乃決志繼迹前人，再予精芟編整。苦日無暇

暑，一再遲延，以迄於今。本年春，得便來臺，曠業閒居，度日如年；言世局則烽火連天，干戈遍地；求諸已則愁緒一腔，淒風兩袖。遂爾席地伏几，心維手錄；一以隨興遣憂，權當運甓；亦冀或有所成，益我六口。幸埋首經月，終粗告完工，雖未盡滿意，已倖償素願！

本編爲別於前書，姑易名「情典」。內略分八類，共百七十篇，十九選自情史，間亦偶有插入。至隨處習見故事，如楊貴妃崔鶯鶯等傳，則已予割捨，以省篇幅。各原始篇章，亦微有簡刪，以便閱讀；雖十九存真，非盡如原文。對作者出處，亦併省略；僅有關年代地點，與雋永故典，則稍加註釋，期易領悟。溽暑人疲，參考未週，漏誤難免，仍希指教，以便補正！所堪自慰者，本編雖僅百七十篇，而珍聞故典，已盡量容納，凡故事典雅、詞章秀麗、情節動人之作，自古迄今，亦力求兼備，名曰「情典」，似可告無愧矣。

夫飲食男女，爲人之大欲；倘天地無情，則萬有俱滅。誠以人間萬事，一情線索，必發乎情，始合乎理。如人人多情，則干戈爲玉帛，世代皆唐虞，可斷言也！情史原序，先已爲余詳言之矣，謹併附後，免再煩贅。

情典之編，誠欲推廣情教，普洒愛雨，作爲有情者之明鑑，無情者之磁石。研讀文史，亦有裨助。固未敢謂爲奇書，其爲用亦庶幾乎？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於臺北市

情史序

情史余志也。余少負情癡，遇朋儕必傾赤相與，吉凶同患。聞人有奇窮奇枉，雖不相識，求爲之地。或力所不及，則嗟嘆累日，終夜輾轉不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萬不從乃已。嘗戲言：我死後不能忘情世人，必當作佛度世，其佛號當云「多情歡喜如來」。有人稱讚名號，信心奉持，即有無數喜神，前後擁護，雖遇讎敵怨家，悉變歡喜，無有墮惡妬嫉種種惡念。又嘗欲擇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傳，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於澆俗冀有更焉。而落魄奔走，硯田盡蕪，乃爲詹詹外史氏所先，亦快事也。

是編分類著斷，恢詭非常，雖事專男女，未盡雅馴，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善讀者可以廣情，不善讀者亦不至於尊欲。余因爲敘，而作「情偈」以付之。偈曰：

天地若無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無情，不能環相生。
生生而不滅，由情不滅故。四大皆幻設，惟情不虛假。
有情疎者親，無情親者疎。無情與有情，相去不可量。
我欲立情教，教誨諸衆生：子有情於父，臣有情於君。
推之種種相，俱作如是觀。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綫索。

散鏤就索穿，天涯成眷屬。若有賊害等，則自傷其情。
如觀春花發，齊生歡喜意。盜賊必不作，奸宄必不起。
佛亦何慈悲！聖亦何仁義！倒却情種子，天地亦混沌！
無奈我情多，無奈人情少。願得有情人，一齊來演法！

情史自序

六經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婦，詩首關雎，書序嬖虐之文，禮謹聘奔之別，春秋於姬姜之際，詳然言之。豈非以情始於男女，凡民之所必聞者，聖人亦因而導之，俾勿作於涼，於是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汪洋有餘乎？異端之學，欲人驟曠，以求清淨，其究不至無君父不止。情之功效，亦可知已！

是編也，始乎貞，令人慕義；總乎緣，令人知命；私愛，以暢其悅；仇憾，以伸其氣；豪俠，以大其胸；靈感，以神其事；癡幻，以開其悟；穢累，以窒其淫；通化，以達其類；邪，非以誣聖賢；而疑，亦不敢以誣鬼神。譬諸詩云興觀，羣怨多識，種種具足，或亦有情者之朗鑑，而無情者之磁石乎？耳目不廣，識見未超，姑就睹記，憑臆成書。甚愧雅裁，僅當諧史。後有作者，吾爲禱誥！因題其類略，以俟博雅者擇焉。

目錄

貞烈類 (二七則)

湘妃	一
尾生	一
杞梁妻	二
孟姜女	二
美人處	二
孟光	三
趙媛姜	四
天台郭氏	四
天夫人	四
盧夫人	六

緣遇類 (二五則)

趙簡子	三
卓文君	三
樂昌公主	三
程一篋	六

情典目錄

關盼盼	六
沈真真	八
張紅紅	九
段東美	〇
薄少君	〇
孟才人	一
申屠氏	二
范希周	三
陳玉蘭	六

章固	四
賣媪	四
張人	四
鄭夫	四

陳壽妻	二
崔英	三
章綸母	六
高娃	七
戚大將軍妾	八
獨腕尼	九
扇肆女	〇
齊錦雲	三
孫氏女	三

織衣	四
崔護	四
龜形詩	四
于祐	四

趙令時.....四

小宋.....四

徐信.....四

樂和.....四

薄情郎.....五

西施.....三

賈午.....三

試鶯.....三

紫意娘.....三

豪俠類 (一八則)

太史敷女.....四

袁盎.....四

葛周.....五

紅拂妓.....五

餅師妻.....六

劉禹錫.....七

劉奇.....五

趙軍.....五

王善聰.....五

化善女.....五

圖形詩.....五

惜惜.....七

羞花.....七

王生.....七

薛氏二芳.....八

娟娟.....八

于頔.....八

馮燕.....九

瑞卿.....九

董國度妾.....二

梁紅玉.....三

嚴蕊.....三

江情.....五

馬光祖.....六

蘇城丐者.....六

楊玉香.....九

玉堂春.....九

張紅橋.....九

張夢蓮.....一〇

聶勝瓊.....一五

茂英.....一五

寄內詩.....一六

姜子奇妻.....一七

沈小霞妾.....一八

邵金寶.....一九

狂放類 (二三則)

阮威..... 一三〇

王僧彌..... 一三〇

俞大令..... 一三〇

顏令賓..... 一三〇

韓熙載..... 一三三

陶穀..... 一三三

碧桃..... 一三四

司馬光..... 一三四

靈異類 (二三則)

韓王憑..... 一三七

吳美女..... 一三七

陸東美..... 一三六

妬婦津..... 一三六

石尤風..... 一三六

望夫石..... 一四〇

華山畿..... 一四〇

祝英臺..... 一四一

趙清獻..... 一三五

何汝玉..... 一三五

韓著卿..... 一三七

柳澹菴..... 一三七

胡澹菴..... 一三七

王鈇..... 一三八

小紅..... 一三九

姚牧菴..... 一三九

張倩娘..... 一四一

嚴武..... 一四一

王魁..... 一四一

滿少卿..... 一四一

李行修..... 一四一

真真..... 一四一

司馬才仲..... 一四五

猪嘴道人..... 一五一

畫西廂..... 一三〇

楊慎..... 一三一

凌延年..... 一三一

慶道南..... 一三三

唐寅..... 一三三

陸季和..... 一三五

吳氏女..... 一五三

七五姐..... 一五四

周瑞娘..... 一五五

並蒂蓮..... 一五六

心堅石..... 一五六

宣州僧..... 一六〇

徐文長..... 一六一

幽 恨 類 (二四則)

秋	昭	侯	梅	杜	元	魚	譚
胡	君	夫	妃	牧	之	機	意
.....
一三	一四	一六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遺 行 類 (一七則)

桀	秦	魏	辟	裸	薛
紂	宣	靈	陽	游	靈
.....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花	春	朝	陸	李	朱	阿	林
蕊	娘	雲	翁	安	貞	澄	澄
.....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八	一八

孫	慕	山	朱	後	迷
亮	容	陰	溫	庭	樓
.....
二四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六	二八

杜	余	琵琶	沈	小	張	珍	顏
十	季	女	女	青	青	玉	玉
.....
一三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九	一九	一九	一九

吳	王	大	元	四
絳	體	體	順	面
.....
二〇	二三	二三	二四	二七

湘妃

湘川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哭之不從，思憶舜，以淚灑竹，竹盡成斑，至今號「湘妃竹」。女子李淑作斑竹怨云：

二妃昔追帝，南奔湘山間；有淚灑湘竹，至今湘竹斑。

雲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

註1. 舜，古帝名，姚姓，性至孝，受唐堯禪位，爲天子，國號虞，都蒲阪，在今山西永濟。在位四十八年，南巡，崩於

蒼梧之野，年百有十歲。

2. 娥皇，女英，皆唐堯之女，同降於舜，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崩，二女歿於江湖之間，相傳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屈原作九歌，楚人禮爲湘水之神。

3. 九疑山，在今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史記：葬舜於江南九疑。

4. 蒼梧山，亦曰九疑山，在今湖南寧遠縣。史記：舜崩於蒼梧。

尾生

尾生，古之信士，嘗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事見莊子，人物考以爲卽微生高，李白詩云：

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

杞 梁 妻

齊莊公襲莒，莒將杞殖戰死。其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難至矣。」乃失聲號哭七日，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明月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孟 姜

秦孟姜，富人女也。贅范杞梁三日，夫赴長城之役，久而不歸。爲製寒衣送之，至長城，聞知夫已故，乃號天頓足，哭聲震地。城崩，尋夫骸骨，多難認，嚙指血滴之，入骨不可拭者，知其爲夫骨，負之而歸。至潼關，筋骨已竭，知不能還家，乃置骸巖下，坐於旁而死。潼關人重其節義，立像祀之。

美 人 虞

項王籍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軍敗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歌數闕，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驪不逝，
驪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和云：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項王泣下數行，謂姬曰：「善事漢王！」姬曰：「妾思忠臣不二君，貞婦不二夫，請先君死！」項王拔劍背而授之，姬遂自刎。姬葬處生草能舞，人呼爲虞美人草。

註1項籍，秦末下相人，字羽。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與叔梁起兵於吳中，梁敗死，籍將其軍，遇秦軍，九戰皆破之，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祖爭衡，戰無不利，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敗死。

孟 光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受。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始以粧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與語。妻跪床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欲相與入霸陵山中，

以織耕自食。

初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妻具食，舉案必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常人。」乃舍之於家。

註1. 梁鴻，東漢平陵人，家貧高節，博覽無不誦，作五噫，娶同縣孟氏女。

2. 舉案，案即碗。

趙媛姜

趙媛姜，資中盛道妻。建安五年，道坐罪，子翔方五歲。姜謂道曰：「官有常刑，君不得免矣。姜在何益君門戶？君可同翔亡命，姜代君死，可得繼君宗廟。」道依違數日，姜苦勸之，遂解脫，給衣糧使去。姜代爲應對，度道走遠，乃告吏殺之。後遇赦，道父子得還，雖至仕宦，道終不再娶。

註1. 資中，縣名，漢置，北周改資陽，故城在今四川資陽縣。

2. 建安，漢獻帝年號（民國前一七一六）。

3. 依違，不決也，言且依且違，兩可之詞也。

天台郭氏

郭氏，天台人，嫁爲某卒妻，殊有姿色；千夫長李某，心慕焉。會卒遠戍，李日至卒家，

百計調之，郭氏毅然不可犯，夫歸具以白之。一日，李過卒家，卒憶前事，怒形於色，亟持刃出，而李已脫走，訴於縣。案議持刀殺本部官，罪當死，置之獄中。郭氏躬往餽食，閉戶業績紡，以資衣食。

久之，有葉押獄者，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來，蓋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卒謂郭氏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以我色致死，我又能再適以求生乎！」

既歸，持二兒痛泣而言曰：「汝父行且死，汝母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倚，終必死於饑寒。今將賣汝以活生命，汝歸他人家，非若父母膝前，仍自嬌癡爲也！」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携二兒出，召人與之，路人亦爲之墮淚。

富室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二之一具酒饌，携至獄門，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葉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答之。又有錢，若子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見君也。」

飲泣而別，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是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人有見者，報之縣，往驗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葬之，表其墓曰「貞烈」。宣撫使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富家遂還其子女，卒亦終身誓不再娶。

註1. 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盧夫人

盧夫人，房玄齡妻也。玄齡微時，病且死，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念。玄齡愈，禮之終身。

後房公拜相，太宗賜美人，屢辭不受。帝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欲有所優詔之。夫人執意不廻。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然實非醜也。夫人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尙畏見，何況玄齡？」人因謂房公懼內，抑孰知係感剔目之情也！

註1房玄齡，唐之名相，臨淄人，太宗爲秦王時，玄齡爲記室，居十八學士之首，從征伐，富有謀略。太宗比之蕭何，累官尙書左僕射，居相位十五年，舉賢才，與文教，致貞觀之治，封梁國公，卒諡文昭。

2唐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隋末天下大亂，勸高祖舉兵，征服四方，成一之業，封秦王。及即位，銳意圖治，賢相有房玄齡杜如晦，諫臣有魏徵王珪，名將有李勣李靖。去奢輕賦，寬刑整武，海內升平，威及域外，在位二十三年。

關盼盼

徐州張尙書建封，有愛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尙書旣歿，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不嫁，居是樓十餘年，有詩二首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
※
※
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覩玄禽逼社來，
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
※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絕，紅袖香消二十年。

白樂天愛其詩，和之云：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香消拂臥床，
燕子樓中更漏永，秋宵祇爲一人長。

※
※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幕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
※
細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二十年。

又贈絕句諷之：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

附附得詩，反覆讀之，泣曰：「自我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千載之下，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乃答白公詩曰：「自守空房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曾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旬日不食而死。

註上關盼盼，唐時徐州妓，貞元中張建封納爲妾。

2. 白居易，唐太原人，字樂天，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所爲詩深厚麗密，平易近人，老嫗都解，士人爭傳之，新羅賈人售之於其國相，率篇易一金。

沈 眞 眞

鄭遷古寓東都，與柳尙將軍同巷。鄭調西都，柳設宴餞行，出家妓歌樂以送。內有一妓嬌美，鄭眷戀不已，柳謂曰：「此沈眞眞，本良家女，頗能文辭，請公賦詩以定情好，候公拜命，即當送賀。」公欣然賦云：

冶豔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

未擬生裴秀，何妨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

柳大喜，俾真真拜謝。鄭至京，除國子博士。柳見鄭除，即送真真赴約；反嘉祥驛，開還古物故而還。柳嗟嘆，遂使別居，真真守節終身。

註1. 沈真真，麗情集謂爲唐柳將軍家妓，容艷妖絕，好文辭，太常博士鄭還古將調西都，賦詩定情。還古抵京，拜伊闕令，得重疾，馳書告柳，柳送真真赴京，還古執真真手，長吁而卒。

張紅紅

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聞其歌音嘹唳，察之乃有媚色，遂納爲姬，舍其父於後戶，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而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循歌於青。青召紅紅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拍。樂工歌罷，青入問紅紅如何，曰「已得矣。」語青云：「有女弟子久曾習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驚服不已。再云：「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翌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曲娘子，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青卒，上告紅紅，乃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青，妾不忍忘其恩。」乃一慟而絕，上嘉嘆之，即贈昭儀。

註1. 大曆，唐代宗年號（民國前一四六）。

段東美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止登舟，却漂回，泊青州郵傳一年，節度烏漢貞加禮焉。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上留詩曰：

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

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娛恰一年。

薛到外國，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君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耶？」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旅櫬回，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拜奠，撫柩哀號，一慟而絕。

註1.會昌，唐武宗年號（民國前一〇七一）。

2.新羅，國名，三韓之一，即今韓國地。

3.青州，古九州之一，今山東益都縣其舊治也。

薄少君

薄少君，婁東秀士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倩才而早夭，爲詩百首悼之。及期年，少君亦逝。今錄其六云：

濁世何爭頃刻光？人間真壽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篋尙早亡。
一片冰心白日寒，繇他瘴鬼狀千般；相傳地府威儀肅，莫作新詩謔冥官。
惜福持齋器不盈，清修何反促前程？冥途業鏡如相照，照出枯腸菜幾莖。
痛飲高談讀異文，回頭往事已如雲；他生縱有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識君。
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
餓腸寒骨儒非易，飾面違心在更難；地上有身無放處，不知地下可相安？

註1. 婁江，在江蘇吳縣東，太湖之支流也，經吳縣崑山太湖又東入揚子江，曰劉河口。

2. 彭祖，上古陸終氏第三子篋篋也，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

孟才人

孟才人以笙歌有寵於唐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武宗疾篤，孟才人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孟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瘞。」上憫然。復曰：「妾當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棺，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
張祐宮詞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舞，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祐又有詩云：

偶因歌罷得嬌顫，傳唱宮中十二春，
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用孟才人。

註1. 何滿子，詞曲名，本關元中滄州歌者之姓名也，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免。

2. 李延年，漢武帝李夫人之兄，善音能歌。

申屠氏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艷，申屠虔之女也。既長，慕孟光之爲人，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

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
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
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
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

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虔所識，遂以希光妻

昌。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

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

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關州。

入門，配不更吟，食貧作苦，晏如也。

使人

家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陰

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懷之以往，謂六

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之德，得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

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窃傷之，惟君哀憐，願以屍體。」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

於是希光僞爲色喜，遂入室。六一既至，

二人。至夜中，詐謂六一猝病，以次呼其家人，家

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

下報董君，死不愧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死。

註一靖康，宋欽宗年號（民前七八六）。靖康二年，金人破汴京，徽宗及欽宗被虜，宋亡。

2. 虎而冠，言雖衣冠，實爲虎也，亦曰虎冠。

范希周

情 典 貞烈類

建炎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爲，因饑荒嘯聚至千餘萬。次年，有閩西人呂忠翊，受福州稅官，方之任，道過建州，有女十七八歲，爲賊徒所掠。汝爲有族子名希周，本土人，年二十五六，猶未娶。呂監女爲希周所得，希周知爲官家女，又見其性復柔和，遂卜日合族告祖，備禮冊爲正室。

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希周曰：「妾聞夫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婦也。孤城危逼，其勢必破，君乃賊之妻，其能免乎！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急止之曰：「我陷賊中，原非本心，願以自明，死有餘責。汝衣冠兒女，擄規在此，大爲不幸。大將軍將士皆北人，汝當自守，或言語相合，骨肉宛轉相遇，又是再生。」呂氏曰：「果然，妾亦終身無再嫁之志，但願爲軍將所擄，誓不再辱，惟一死耳。」希周曰：「吾萬一漏網，妾身不嫁，以答君之真心。」

先是呂監與麻郡王，麻郡王避麻州，辟呂監爲提轄官，同到建州。十餘日城破，希周不知，呂監見其勢甚盛，急就荒屋自縊，呂監巡警之次，適見之，使人解下，乃其女也，身欠方颯，具言所以。父女相見，且悲且喜。

事定，呂監隨韓帥歸臨安，將改嫁女，女不欲，父罵曰：「汝戀賊耶？」呂氏曰：「彼雖名賊，實君子也，但爲宗人所逼，不得已而從之，在賊中常與人作方便，若有天理，其人必不死。今且奉道在家，亦足娛侍二親，何必嫁也！」

紹興壬戌歲，呂監爲封州將領，一日，廣州使臣賀承信，以公牒到將領司，呂監延於廳上。既去，呂氏謂呂監曰：「適來者何人？」呂監曰：「廣州使臣。」呂氏曰：「言語走趨，宛類建州范氏子。」監笑曰：「勿妄言，彼自姓賀，與汝范家子毫無相惹。」呂氏嘿然而止。

後半載，賀承信以職事復至呂監廳事，呂監時或延以酒食，呂氏屢窺之，知實希周也，乃宛訴其父，因飲酒間問鄉貫出身。賀羞愧曰：「某建州人，實姓范，宗人范汝爲首叛逆，某陷在賊中，旣而大軍來討，賊陷，舉黃旗招安，某恐以賊之宗族一併誅夷，遂改姓賀，出就招安。後撥在岳承宣軍下，收楊么時，某以南人便水，常在前鋒，每戰某尤盡力，主將知之，賊平後，遂特與某解縣，初任和州指使，第二任授合州監，以關遠遂只受此廣州指使。」呂監又問曰：「令孺人何姓，初娶乎？」范泣曰：「在賊中時，擄得一官員女爲妻，是冬城破，夫妻各分散走逃，且約苟全性命，彼此勿娶嫁。某後來又在信州尋得老母，現只母子二人，鬻妾一人而已。」語訖，悲泣失聲。

呂監感其恩義，亦爲泣下，乃引入中堂，見其女，留住數日，事畢令隨希周歸廣州。後一年，呂監解滿，迂道之廣州，待希周任滿，同赴臨安，呂得淮上州鈐，范得淮上監稅官。

註1. 建炎，南宋高宗年號（民國前七八五）。

2. 建州，今福建建甌縣。

陳玉蘭

淳熙中，有阮生名華，美姿容，賦性溫茂，尤善絲竹，時以三郎稱之。上元夜，因會其同遊，擊筑飛觴，呼盧博勝，約爲長夜之歡。旣而相携踏於燈市，時漏盡銅龍，遊人散矣，仰觀皓月滿輪，浮光耀采。華欣然曰：「見此景而歸枕席，奈明月照人，孰若各奏所能，共樂清光之下？」衆曰善。一友能歌，華吹紫玉簫和之，聲入雲表。近居有女玉蘭，陳太常子也。燈筵方散，步月於庭，忽聞玉管嗚嗚，因命侍兒窺之，還曰：「阮三郎會友於彼。蘭頷之數四，凝睇者久之，因低諷一絕曰：

夜色沉沉月滿庭，是誰吹徹繞雲聲？

嗚嗚只管翻新調，那顧愁人淚眼傾！

遂快然而入。

華等曲終各散去，明夜復會於此，如此數夕皆然。一夕，衆友不至，華獨徘徊星月之下，自覺無聊，乃吹玉簫一曲自娛。未終，忽一双鬟冉冉而至，華戲曰：「何氏子冒露而行？」鬢笑曰：「某陳宅侍兒也，因小姐玩月於庭，聞簫心醉，特遣妾奉邀一面。」華思曰：「彼朱門若海，闢寺守之，倘有不虞，何以自解？」因遜詞謝之。侍兒去，俄頃復至，出一物曰：「如郎見疑，請以斯物爲質。」華視之，乃一金鑲指環也，遂約之於指，無暇疑思，心

喜若狂，隨與俱往。至三門，月色如晝，見蘭獨倚小軒，衣絳綉衣，幽姿雅態，風韻翩然，雖驚鴻游龍不足喻也。方欲把臂折衷，忽聞傳呼聲，蘭即遁去。華狼狽而歸，寢不成寐，因吟一詞曰：

玉簫一曲無心度，誰知引入桃源路？

邂逅曲欄邊，匆忙欲並肩，

一時風雨急，忽爾分雙翼，

回首洛川人，翻疑化作雲。

遂日徬徨於陳氏之門，而香閣深沉，無媒可達，日爲羸疾，寢食皆忘。父母及兄百計問之，皆隱而不露。

有友張遠，華之至交也，聞華病往視之，因就榻究其病源，華沉吟不答，惟時時以目顧其手，嗚咽不勝。遠因逼視之，惟指約一環而已。遠會其意，因曰：「子有所遇乎？倘可致力，當力圖之。」華支吾不答。苦問不已，華度其可與謀，因長嘆曰：「異香空染，賈院牆高，翠羽徒存，洛川雲散，更何言哉！」遠得其曲折，因曰：「彼重門深鎖，握手誠難，幸有此環，容僕試爲籌之可也。」遂袖之而出，凝目於陳氏之門，以窺其罅。俄頃，一尼自其門出，跡其踪，視之，乃避塵菴之尼。遠喜曰：「吾計得矣！」遂尾尼至菴，出一白鑑於前曰：「有事相煩，倘師能成之，當圖重報。」尼叩其詳，遠曰：「吾友阮郎，鍾情於陳太常

之女，彼此相慕，會面無期。聞師素遊其門，願得良謀以圖一晤！」尼始有難色，遠懇之數四，始曰：「俟有便可乘，當相報也。」遂收其環而別。

次日，尼清晨至陳太常家，見蘭着杏黃衫子，雲髻半偏，從其母摘玫瑰於庭，見尼至，驚謂曰：「露山未乾，梁燕猶宿，師何來若此早？」尼笑曰：「不辭曉露而至，特有所請耳。」其母問之，曰：「敝菴新鑄大士寶像，翌日告成，願夫人與小姐隨喜一觀，爲青蓮生色！」其母曰：「女子差長，身難獨行。」時蘭方抱鬱無聊，正思間，適聞母不許，顏微拂然，尼再四懇，夫人因許共往。遂延早膳，兼致閒談。尼因耳目四集，終難達情，遂推更衣於小軒僻所。蘭隨其後，因與俱行。尼遂露指環，蘭觸目心驚，把玩不已，遂巡淚下，不能自持，因強作笑容，叩其所自。尼曰：「日有一郎持此禱佛，幽愁積恨，顧影傷心，默誦時許，遂施此環而去。」蘭復叩其姓名，遂歛歔泣下。尼故驚曰：「小姐對此而悲，其亦有說乎？」蘭羞怩久之，遂含淚言曰：「此情唯師可言，亦唯師可達，但搖搖不能出口耳。」尼強之，曰：「昔者閒窺青鎖，偶遇檀郎，欲尋巫峽之會，遂解漢江之佩，脫玃金指，聊作赤繩，蝶夢初驚，鵲橋未駕。適逢故物，因動新愁耳。」尼曰：「小姐旣此關情，何不一圖覲面？」蘭歎曰：「秦台鳳去，楚岫雲迷，一身靜鎖重圍，六翻難生弱體，自非魂夢，安得相逢？」

尼相其凄慘情真，遂告以所求之故，蘭喜極不能言，惟笑領其首而已。因由所題闈怨，

使作回音。其詞四首如左：

晝永憑欄寄恨多，慳慳香閣竟如何？

愁腸已自如針刺，那得閑情繡綺羅！

清夜淒淒懶上床，挑燈欲自寫愁腸，

相思未訴魂先斷，一字書成淚萬行。

玉漏催殘到枕邊，孤幃此際轉淒然，

不堪寂寞嫌更永，却恨更籌有萬千！

朝來獨倚綺窗前，試探何時了此緣，

每日殷勤偷問卜，不知擲破幾多錢。

因更出一環，並前環付尼去，臨別曰：「師計固良，第恐老母俱臨無其隙耳。」尼笑曰：「業已籌之，小姐至菴，但爲倦極思睡，某當有計耳。」尼因出別夫人，往復遠信，未行數步，遽已迎前，遂同至阮所，以詩及環付之。華喜不自持，病立愈矣，遽起櫛沐，夜分以肩輿載至尼菴，閉於小軒蓬室。

次晨，夫人及蘭果聯翩而至，尼延茶畢，遂同遊兩廊。卓午，蘭困倦不勝，時欲隱几。尼謂夫人曰：「小姐倦極思寢耳，某室清幽頗甚，能暫憩而歸乎？」夫人許諾，遂送至一小室中，外更加鑰。蘭入其內，果幽雅絕倫，旁設一門，隨手可啓。蘭正注目，華自床後忽來，

蘭驚喜交加，令其躡足，兩情俱洽，遂笑解羅襦，雖戲錦浪之游鱗，醉香叢之迷蝶，亦不足喻也。歡好正濃，而華忽寂然不動，蘭驚起諦視，聲息杳如，遂惶懼不勝，推之床壁，蹶然而起，遽整雲鬢，母雖訝其神色異常，第以爲疾作耳，遂命與別尼而去。

輿音未寂，張遠及華之兄至，謂尼曰：「事成否？」尼笑曰：「幸不辱命。」遠問「三郎何在？」尼指其室曰：「猶作陽臺夢未醒耳。」遂推門而入，喚之數四，近而推之，死矣！各相顧失色，因思久病之軀故宜致是，遂歸報其父，托言養於尼菴而殂，其事遂隱，而無人知者。惟蘭衷心鬱結，感慨難伸，凡寤寐之間，無非愁恨，乃續前之四韻云：

行雲一夢斷巫陽，懶向臺前理舊粧，
憔悴不勝羞對鏡，爲誰梳洗整容光？

幾向花間尋舊踪，徘徊花下有誰同？

可憐多少相思淚，染得花枝片片紅！

一自風波起楚臺，深閨冷落已堪哀，

餘烟空自消金鴨，那得芳心化作灰？

雲和獨抱不成眠，移向庭前月滿天，

別怨一聲双淚落，可憐點點濕朱弦！

自此，蘭終日慳慳，遂已成娠，其母察其異，因潛叩，蘭度不可隱，盡露其情，且涕泣

而言曰：「女負罪之身，死無足惜，所以厚顏苟存者，爲斯娠在耳，倘母生之，爲阮氏之未亡婦足矣！」母乃密白於太常，始猶怒甚，終亦無奈，遂請阮父於密室，以斯情達之，阮亦忻然。因托言會聘於華者，遂迎之以歸。數月而生一子，取名學龍。蘭遂蔬縞終身，目不窺戶。後龍年十六而登第，官至某州牧，蘭因受旌焉。

註1.淳熙，南宋寧宗年號（民國前七三八）。

2.上元，正月十五日。

3.鸞鴻游龍，喻美人體態之輕盈天鵝也。曹植賦：「翩若鸞鴻，宛若游龍。」陸游詩：「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鸞鴻倒影來。」

4.雲和，樂器笙箏琵琶之屬，多名雲和。

陳壽妻

陳壽分宜人，聘某氏，未成婚而壽得痲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以己惡疾，不敢近，女事之三年不懈。壽念惡疾不可瘳，而苟延旦夕，以負其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婦規知之，竊飲其半，冀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一吐不死，夫婦偕老，生二子，家道日隆。

註1.分宜，今縣名，宋置，分自宜春，故名，屬江西省。

2.癩，本作癩，惡疾也，卽癩瘋。

崔 英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少工書畫，以父廕補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圖山泊舟，寢於神廟。既畢，飲於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遂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並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尙未有室，今有事往杭州，一兩月，俟歸，與汝成親。汝既吾家人，無恐！」言訖，席捲所有，而以新婦呼王，王佯應之，勉爲經理，曲盡殷勤。舟人私喜得婦，且漸稔熟，不復防閑。

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肴，雄飲痛醉。王氏俟其睡沉，輕身上岸，行二三里，忽迷路，蘆草菰蒲，一望無際。王既艱步履，又慮隨躡，於是盡力狂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中有屋宇，急往投焉。俟啓其門，乃一尼院。院主問王來故，王詒之曰：「妾真州人也，舅宦遊江浙，挈家皆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永嘉崔尉爲妾，正室悍戾，羞辱萬端。近者解官，舟次於此，因中秋賞月，命妾取金杯酌酒，不料失手墜江，必欲置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孤苦一身，將何所托？」王唯涕泣而已。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娘子若捨愛離痴，悟身爲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餐暮粥，且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爲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讐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

寫算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爲院主所禮待，事必諮而後行。性復寬和柔善，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冬盛暑弗替。旣罷，即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

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齋而去。明日，將畫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爲英筆，因詢其所自，院主曰：「近有檀越布施。」王問檀越姓名，今住甚處，以何爲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爲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規掠江湖間，未知誠然否。」王又問亦嘗來菴中乎，曰少到耳。即默識之。乃援筆題於屏上曰：

少日風流張敞筆，

寫生不數黃筌，

芙蓉畫出最鮮妍；

豈知嬌艷色，

翻抱死生冤？

粉繪淒涼餘幻質，

只今流落誰憐？

素屏寂寞伴枯禪，

今生緣已斷，

願結再生緣！

情 典 貞烈類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

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爲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之內館，而未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草書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詢其鄉里姓名，盛額對曰：「英姓，字俊，世居真州，以父廕補永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爲舟人所圖，沈英水中，家財妻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潛烟波間，度既遠，遂登岸，投民家，舉體沾濕，身無一錢，賴主翁見憐，易衣賜食，復贈盤費而遣之。英遂問路如城，陳告於平江令，聽候一年，查無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惡札上徹鈞覽。」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既如斯，付之無奈，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公延之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間芙蓉，泫然垂淚曰：「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以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公曰：「若然，當爲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

明日，密召慶春問之，慶春云：「買自尼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所題咏？數日報云：「同縣顧阿秀捨院，尼慧圓題。」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喜誦佛經，無人作伴，聞慧圓了悟，欲禮爲師，願勿却也！」院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藉此

復讐，尼不能拒。公命迎至，俾夫人與之同處，暇日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以實告，且述題芙蓉事，曰：「盜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倘得縛罪人以下報夫君，某死且不朽。」而未知其夫之固在也。夫人以語公，公使夫人善視之，略不與英言。公廉知願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蓄髮，返俗服。

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爲監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乃語溥化掩捕之，勅牘及家財尙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配次男，不期乘間逃去，不知所往。」溥化遂置之極刑，而以原贓給英。

英將辭公赴任，公曰：「待與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此，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若其尙在，或冀伉儷之重諧耳。別娶之言，非所願也。」公凄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佑，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餞，然後啓程。」

翌日開宴，各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喻，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於此！公備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嘆服高公之盛德；公贈英奴婢各一，拜別就道。

英任滿，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

後去。王氏因此，長齋念觀音不輟。

註1. 至正，元順帝年號（民國前五七）。

2. 冀州，宋置明廢，即今江蘇儀徵縣。

3. 圖山，在江蘇丹徒縣東北六十里，濱江爲險，爲丹徒以東江防要地。宋韓世忠嘗守此以禦金海道之兵。

4. 內典，佛教徒稱佛教經論爲內典。二教論：救形之教稱爲外，濟神之典號爲內。

5. 張敞，漢平陽人，宣帝時爲京兆尹，市無偷盜。然無威儀，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黛，上聞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不備責；然終不得大位。

6. 平江，府名，宋政和中改平江軍爲府，元改路，即今江蘇吳縣。

章 綸 母

温州樂青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妊，而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金氏堅欲往，文寶一見即逝。

金氏爲棺殮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復遣就外傳，竟第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未上，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爲？汝能諫死職，我雖爲官婢無恨也。」綸遂上疏忤旨，杖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

綸天順二年復官終養，金氏嘗自爲詩見志。詩曰：

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殂。

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

兒讀書，妾辟繡，空房夜夜聞啼哭。

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

後綸官至禮部侍郎。

註：正統，明英宗年號（民國前四七六）。

2. 天順，明英宗年號（民國前四五五）。

高娃

高娃者，京師娼也。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娃閉門謝客。

天順中，俊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俊等坐視不救爲不忠論死。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尤挺頸，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

俄有一婦人縞素而來，則娃也。楊顧謂曰：「汝來何爲？」娃曰：「來視公死。」因大呼曰：「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娃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

楊旣戮，娃痛哭，吮其頸血，以針線紐接着頭於頸，顧楊家人曰：「好葬之！」即自取練縊於旁。

註1. 天順，明英宗年號（民國前四五）。

2. 石亨，明澤南人，善騎射，累官至鎮朔大將軍，封侯，總帥京軍團營。景帝病，與曹吉祥迎英宗復位，晉爵爲公。時從子彪亦以戰功封定遠侯，勢燄熏灼，權侔人主，兩家畜材官猛士數萬。後彪謀讎大同，冀與亨表裏握兵柄；事泄，先後下獄死。

戚大將軍妾

大將軍戚公繼光，其夫人威猛，曉暢軍機，常分麾佐公成功。僅生長嗣一人，亦善戰，置在前隊。軍法反顧者斬，偶與敵戰敗反顧，公即斬之。於是將士膽落，殊死戰，復大勝。夫人以是不無稍恚，而妬亦天性。

公每入幕，目無旁矚。或教以置妾別業者，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每握刀突至其地，絕無影響。蓋於曲房通別室，其扉墻磚砌於合縫，見牆不見扉，惟公獨入之耳。久之，以子托言某孝廉子，丐以繼嗣，即令孝廉處以西席，夫人大安之。

一日，念無子涕出，有小妮子發前事，夫人大怒，納兵往攻之；而一卒不令出，恐有洩者。孝廉急屬一卒踰重牆報公，公召諸將問計，或曰願以死迎敵，或曰早避之便，公曰皆非也，乃自相跌跪迎夫人，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其子請死，而請以子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

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公即伏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箠撻諸最毒。

聖歸，由是公不得輕出。既與姬絕，令盡篋其所有，各從所適。諸姬計曰：「棄妾非主人意，何忍違之？」乃輕裝適他郡，披剃爲尼，匿女僧家，梵誦至十餘年，夫人沒始歸，各護其子。然諸姬子，夫人皆子之無恙。

註1. 戚繼光，明定遠人，字元敬，善練兵，紀律極嚴，以臨陣回顧，輒斬其長子。嘉靖時，以浙兵平倭寇，稱戚家軍。後鎮薊門，專主守禦，邊境晏然。由總兵累官太子太保，著有練兵實記，紀效新書等書。

獨腕尼

播州宣慰楊應龍叛，贛兵楊燭陣亡，計至家，妻柳氏，殮其衣帽，自縊者屢，皆爲人覺不死。豪家兒慕其姿色，爭委禽焉，柳不可；姑利厚資潛許之。

萬曆庚子六月，豪客來娶，姑逼使升輿，柳大詬曰：「奴子無知犯我，我豈爲狗彘行！」豪怒自入牽其手，柳伴曰：「姑徐徐，俟我更衣行耳！」乃跪向夫曰：「吾實不幸夫死，吾腕爲人污矣！」即引利刃斷其腕。豪驚遁；自此祝髮爲比丘尼。

註1. 播州，唐置，天寶初爲郡，今貴州遵義縣。

2. 萬曆，明神宗年號（民國前三三九）。

3. 比丘，釋氏謂行乞爲比丘，見魏書，蓋爲僧之羣化者也。

扇肆女

福建林生，弱冠。市有孫翁，造白扇，一女常居肆中，林生心莫能忍，日往買扇，女疑之，乘間問生曰：「買此何爲？」生告以思念之故，冀時覩芳容耳。女見生青年美質，具憐其意，遺以香囊汗巾，並銀簪一枝，約某夕會於後門。

生大喜，數日以待，至期往候，久不出；生積思，固已成疾，又大風寒甚，欲歸不捨。夜半女出，生不暇自顧，勉強交歡，遂死。女頻呼不應，恐爲家人所覺，扶生牆下，掩門而入。

明日，鄰人見生死，馳報林翁，翁罔知其由，因葬之。女會生，即成胎；母密詢之，知不可諱，以實告。母言於翁，翁怒欲殺女。母曰：「爾富而無子，止此女，今幸孕，倘得一子，亦吾嫡甥也。」翁然之，懼人知，乃棄業移居他所。

未幾，女生子，長數歲矣，偶適市，過林翁門，林夫婦見之曰：「此何人子，酷似亡兒？」相與揮泣。遂攜兒至家，與之果。兒歸告母，母告其父，使訪其亡子姓名，且有遺物否。

孫翁携兒往，林翁延之，備言子之姓名年貌，何時死於孫翁後門。孫問林子所遺物，林翁曰：「吾兒有書館，自歿至今不忍開。」因至館，啓鎖，塵壘堆積。臥房一箱中，有白扇汗巾及銀簪。孫念扇皆己家物，香囊又類其女手製，乃并求三物歸，以定女。女泣曰：「此

皆前贈林者，此子果林子也！」

孫翁走告林，林大喜，以爲自天降。乃二姓合居，共教其子，登科甲，爲顯官。此林同榜進士傳其事。

齊錦雲

金陵教坊妓齊錦雲者，能詩，善鼓琴，嘗對人雅談，終日不倦。與庠士傅春眷愛，更不他接。春受事誣繫獄，錦雲脫簪珥爲餽給，時或不繼，售臥褥供之。後調戍遠方，錦雲欲隨行，春恐途中反生禍端，力止之。錦雲因贈一絕云：

一呷春醪萬里情，斷腸芳草斷腸鶯，
願將双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

錦雲既別，蓬首垢面，閉門不出，日讀佛書。未幾病歿，人咸義之。

孫氏女

温州有孫氏女者，幼有殊色，從母操作極勤苦。聰敏喜讀書，家貧從舅氏借書，遂得博覽羣籍。嘗私語其父母曰：「兒意不論貧富，但得一名門佳子弟爲耦，於願足矣！」

當時邑中大族，既鄙其貧，又惡其先世無聞望，不與聯姻，而求爲側室者甚多。女母笑曰：「若以金帛餌我乎？吾見之矣！」言者慚而退。

諸生謝蓉臺，世族子，少年豪曠，美丰儀，有文望。聞女名，欲聘之，僞作丐者狀，行乞於女家；既見女果甚端麗，意愈堅。言於母，母許之；告父，父執不可。計無所出，竟以思女成疾，數月而亡。

先是生已通意於孫，女聞其爲己死也，飲泣不食數日，執其母手哭而告曰：「謝家雖未聘兒，然兒感謝郎情，義不獨生，兒死願母代兒求葬於謝郎柩側，則兒瞑目矣！」言訖而絕。

孫屬謝所親信言於謝，謝曰：「若貧且賤，與若同葬，不喪吾兒乎？」卒不許。女嘗作詩，有七絕一首云：

冷雨淒風不敢聽，自愁身世太伶仃，

阿娘輕曳流蘇帳，只道兒家睡未醒！

亦可想見其用心之深矣。

趙簡子

趙簡子南擊楚，渡漢津，吏醉臥，怒將殺之。其女媼，持楫走前曰：「妾父聞君渡不測之淵，故禱江淮之神，不勝杯酌，遂至沉醉；妾願以微軀易父之命。」簡子遂釋不誅。

將渡，媼攘拳操楫而前，中流發激棹之歌曰：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而杳冥冥。

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

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

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

簡子大悅，比歸，納爲夫人。

卓文君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以貨爲郎，事景帝。時梁孝王來朝，所從游鄒陽枚乘輩皆名流，相如見而慕之，因病免，客游梁。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其銘曰「桐梓合精。」

居數歲，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爲恭

敬，日往朝相如。臨叩富人卓王孫，謂令有貴客，爲具召之，並召令。令既至，相如謝病，臨叩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焉。相如不得已，携琴而往。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年十七而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游四海求其凰，
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
有艶淑女處蘭房，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緣交頸爲鴛鴦，相頡頏兮共翱翔？

又曰：

鳳兮鳳兮從風棲，得托華尾永爲妃，
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双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相如之臨叩，侍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賄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四徒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才，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

不聽。

相如貧居愁懣，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楊昌賈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頭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賈酒！」遂相與俱如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當釀。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莽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復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居久之，天子讀子虛賦，聞司馬相如所作，乃召爲郎。數歲，天子欲通西南夷，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榮之。於是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爲使女尙長卿晚，而厚分其女財，與男等。

後相如以病免，歸茂陵，嘗悅茂陵女子，欲聘爲妾，文君作白頭吟四解以自絕云：

皚如山上雪，皓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筵筵，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又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尙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

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習於淫而不悟！」再與書曰：「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勿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相如乃止。

相如卒，文君爲誄云：

嗟嗟夫子兮，賣通儒，

少好學兮綜羣書，

縱橫劍技兮英敏有譽，

尙慕往哲兮更名相如。

落魄遠游兮賦子虛，

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

憶初好兮雍容孔都，

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

永托爲妃兮不恥當鑪，

平生淺促兮命也難扶！

長夜思君兮形影孤，

步中庭兮霜草枯。

雁鳴哀哀兮吾將安之？

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
訴此凄惻兮疇忍聽余，
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膩滑如脂，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患消渴疾，及悅文君之色，遂成痼疾。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云。

註1. 司馬相如，漢成都人，字長卿，景帝時爲武騎常侍，武帝時召爲郎，通西南夷有功，後拜孝文園令。長於辭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豐贍富麗，漢魏六朝之文人多倣之。

2. 犢鼻褌，形如犢鼻之短褲，僅蔽陰以上者，本傭保之服。

3. 茂陵，漢武帝陵，因置爲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城周三里，本槐里之茂鄉，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卽此，晉時縣廢。

樂昌公主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尙在，卽以是日訪之。」

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並題詩曰：

照與人俱去，照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

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厚遣之，聞者無不感歎。臨行，素與德言陳氏合飲，令陳氏爲詩，陳口占一絕云：

今日何造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做人難！

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註：陳後主，名叔寶，宣帝子，荒淫無度，終爲隋所滅，俘至長安，詳見「後庭花」篇。

程 一 寧

程一寧，元順帝寵妃也。未得幸時，嘗於春夜登翠鸞樓，倚欄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

蘭徑香銷玉輦踪，梨花不忍負春風。

綠窗深鎖無人見，自碾硃砂養守宮。

帝忽於月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何人吹也？」有知者對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未召也。

及後夜，帝復游此，又聞歌一詞曰：

牙床錦被綉芙蓉，金鴨香消寶帳薰，

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鐘？

又繼一詞曰：

淡月輕寒透碧紗，窗屏睡夢聽啼鴉，

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

歌中音語咽塞，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能不悽愴？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知乎？」遂乘「金根車」至其所。寧見寶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至此！」乃携手至柏香堂，命寶光天祿厨設「開顏宴」，進兔絲之膳，翠濤之酒，雩仙樂部坊奏鴻韶樂，列朱威之舞，鳴雩之曲，笑謂寧曰：「今夕之夕，情圓意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可封爲圓聚侯。」自是寵愛日隆，改樓爲奉御樓，堂爲天怡堂。

註1. 守宮，爬蟲名，俗稱壁虎。博物志：蟪蛄或名蠃蜒，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治擲萬杵，點女人肢體，終年不滅，惟房室事則滅，故號守宮。

2. 景陽鐘，齊武帝以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

3. 朱干玉戚，武舞之所執也。朱干，赤大盾也，玉戚，以玉飾斧也。

韋 固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歧，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肪女爲議者，來日期於店西龍興寺門。

固以求之意切，且往焉，斜月尙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守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也。凡幽冥皆主生人之事，可不行其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目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有人期此，與議潘司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君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婦之足，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追，君之脚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嫗陳姓，常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隨之。入菜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敝陋亦

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

固磨一小刀，付其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於心，不幸才中眉間。」

爾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廕參相州君，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慚之極。然其眉間，常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會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歿，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嚮蔬以給朝夕。陳氏憐，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尙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行刺者固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

後生男緄，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註1. 杜陵，長安城東有霸陵，漢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卽樂遊原，漢宣帝葬此，地爲古杜伯國，因名杜陵。

2. 貞觀，唐太宗年號（民國前一二八五），太宗之世，爲唐極盛，史稱貞觀之治。

賣 鎚 媪

唐馬周，少孤貧，爲博州助教，以嗜酒忤刺史達奚，拂衣至京，停於賣鎚媪肆。數日，祈媪覓一館地；媪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代何草封事，稱旨。太宗詢知乃周所爲，即日召見，拜監察御史。

媪之初賣鎚也，李淳風、袁天罡嘗遇而異之，皆竊曰：「此婦當大貴，何以在此？」及馬公既貴，竟娶爲妻。數年內，馬公拜相，媪爲夫人。

註1. 馬周，唐人，字賓王，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顧，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代何條二十餘事。帝知，乃召拜監察御史。

2. 李淳風，唐岐州雍人，幼通群書，明步天曆算，太宗時爲太史令，於占候吉凶，若合符契，以勞封昌樂縣男。

3. 袁天綱，唐成都人，精風鑑，自謂術勝嚴君平，四庫存目，有袁著九天玄女六壬課一卷，蓋宋元時術數之士所依託也。

張 夫 人

張相，諱從思，其妻張氏，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小妻。洎軍校以更番歸洛下，携與僧至上黨，病痢，因昇之而進。至北小紀，病且甚，湯藥不能下，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聞，軍校遂棄之道周而去。行路爲之傷嗟，道旁有土龕，

衆爲昇至土窟中，數日痢漸可，衣服悉爲暴客所竊取，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詣市來丐，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有住處不遠。」即携以往。嫗爲沐體，日進粥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色艷麗。忽有士子過小紀，贈嫗綠絹五十四，載之而去，偕往襄陽。會襄帥安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寨，張即從思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數人，獨寵士子之妻，深厚之。數歲，張之正室病亡，遂以繼室，封爲郡國夫人，一應家事，上下男女，皆屬指揮，治家甚嚴肅，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

鄭任

李弘農令之女，盧生聘之矣。及吉日，女巫謂夫人曰：「佳婿盧郎，信長髯者乎？」夫人曰：「然」。女巫曰：「是非夫人之子婿也；夫人之婿，形中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女今夕得適人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云非盧郎耶？」巫曰：「我亦不識也。」舉家怒巫而逐之。

及盧親迎，見女忽驚而奔，衆賓追之，不返。李弘農素負氣，不勝其憤，且恃女容可人，盡邀客入，呼女出拜，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不覲面，人以爲獸形也！」衆皆憤歎。弘農曰：「此女已奉見矣，如有能聘者，願應今夕佳期。」鄭任爲盧之債在焉，遂起拜

成禮。衆視其貌，即巫之所言也。

後鄭任逢盧問其故，盧曰：「兩眼赤，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口兩角，寧不驚而奔乎？」鄭素與盧相善，乃出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

註：弘農，漢弘郡名，故城在今靈寶縣南，即秦函谷關地。

續 衣 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續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

沙場征戍客，寒苦難爲眠，戰袍經手做，知落阿誰邊？

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兵士，並謂曰：「我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

又僖宗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眞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
玉燭製袍夜，金刀阿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

眞就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訪出此宮人，遂以妻眞。後僖宗幸蜀，眞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1. 開元，唐玄宗年號（民國前一一九九）。

崔護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少而孤潔寡合，舉進士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護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入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睇盼而歸，爾後絕不復至。

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徑往尋之，門院如故，而已扁鎖矣。崔因題詩於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惶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已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唯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邪？」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

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父喜，遂以女歸之。

龜形詩

會昌中，有邊將張揆，防邊近十年。其妻侯氏，繡回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之，詩曰：

睽離已是十年強，對鏡那堪更理妝？

聞鴈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

開箱壘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

繡就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

天子感之，放揆還鄉，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

註：會昌，唐武宗年號（民國前二〇七一）。

詣闕，謂赴天子之闕庭也，如詣闕上書。

于 祐

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中，拾得一紅葉，上有詩云：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祐亦題一葉，置溝上，流宮中，韓夫人拾之。

後祐托韓泳門館，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以韓氏嫁祐。成禮之後，偶開筭，見葉異之，各出所得相質，歎曰「事豈偶然。」泳開宴慶之曰：「二人可謝媒矣！」韓氏作詩曰：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縈素懷，
今日却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

趙令時

趙令時字德麟，號聊復翁，襲封安宅郡王，善詞。其僻居時，有王氏女聰慧，壯年不嫁，作咏懷詩云：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
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

趙見詩，遂求婚焉。人以爲「二十八字媒」云。

小宋

宋子京祁與兄公序郊，人稱爲大宋小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云：

寶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

註：宋祁，宋雍邱人，字子京，與兄庠（初名郊）同舉進士，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修唐書十餘年，出入以藥自隨，累官至工部尚書，卒諡景文。

2. 宋仁宗，太宗之孫，眞宗第六子，爲宋第一仁主。

徐 信

建炎三年，車駕駐建康。軍校徐信，與妻子夜出，而稍憇茶肆。旁一人，窺視其妻，目不暫釋。信怪之，乃捨去。其人踵躡及門，依依不忍去。

信問其故，拱手遜謝曰：「心有情實，將吐露於君；君不怒，乃敢言。願略移步至前坊靜處，庶可傾竭。」信從之，始言曰：「君妻非某州某縣某姓氏耶？」信愕然曰：「是也。」

其人掩泣曰：「此吾妻也！吾家於鄭州，方娶三年，而值金戎之亂，流離奔竄，遂成乖張，豈憶今在君室！」信亦爲之憾愴曰：「信陳州人也，遭亂失妻。至淮南一村店，逢婦人敝衣蓬首，露坐地上，自言爲潰兵所掠，到此不能前行。吾乃解衣饋食，留一、二日，乃與之俱，初不知爲君婦，今將奈何？」其人曰：「今已別娶，藉其資以自給，勢無由復尋舊盟。倘使暫會一面，敘述悲苦，然後訣別，雖死不恨。」信固慷慨義士，即許之，約明日爲期，令偕新妻同至，庶於鄰里無嫌。其人歡拜而去。

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則客所携，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拊心號咷。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姻婭焉。

註：建炎，南宋高宗年號（民國前七八五）。

樂和

南宋時，臨安錢塘門有樂翁，衣冠之族。因家替，乃於錢塘門外開雜貨舖。有子名和，幼年寄養於永清巷舅家。舅之隣喜將士，有女名順娘，少和一歲。二人因同館就學，學中戲云：「喜樂和順，合是天緣。」二人聞之，遂相約爲夫婦。

久之館散，和還父處，各不相聞。又三年，值清明節，舅家邀甥掃墓，因便游湖船，男女不避，適喜家宅眷亦出遊，會於一船。順娘年已十四，恣態發越，和見之魂消，然一揖之

外，不能通語，惟彼此相視，微微送笑而已。

和旣歸，懷思不已，題絕句於桃花箋云：

嫩蕊嬌香鬱未開，不因蜂蝶自生猜，

他年若作扁舟侶，日日西湖一醉回。

題畢，摺爲方勝，明日，攜至永清巷，欲伺便投之順娘，徘徊數次，而未有路。聞潮王廟著靈，乃私市香燭禱焉。焚楮之際，袖中方勝，偶墜火中，急簡之，已燼，惟僅餘侶字。侶者雙口，和自以爲吉徵也。

步入碑亭，方凝思間，忽見一老叟，衣冠甚古，手握團扇，上寫「姻緣」二字。和問曰：「翁能算姻緣之事乎？」叟云能之，因詢年甲，於五指上輪算良久，乃曰：「佳眷，是熟人，非生人也。」和云：「某正擬一熟人，未審緣法如何？」叟引至八角井邊，使和視井中有緣與否。和見井內水勢洶湧，如萬頃汪洋，其明如鏡，中有美女，年可十六七，紫羅衫，杏黃裙，綽約可愛，細辨乃順娘也。喜極往就，不覺墜井中，覺乃夢耳。查碑文，其神石瑰，唐時捐財築塘捍水，沒爲潮王。和意夢中所見叟卽神也。

還告諸父，欲往請婚，父謂盛衰勢殊，徒取其怒。再請舅，舅亦不許。和大失望，乃紙書牌位，供親妻喜順娘，晝則對食，夜置枕旁，三喚而後寢。每至勝節佳會，必整容出訪，絕無一遇。有議婚者，和堅謝之，誓必俟順娘嫁後乃可，而順娘亦竟蹉跎未字。

又三年八月，因觀潮之會，和往江口巡視，良久，至團圍頭，遙見蘆棚中，喜氏一門在焉。乃推身入叢，漸逼視之，順娘亦覺，交相注目。忽聞誼言潮至，衆俱散走，其年潮勢甚猛，如水城數丈，頃刻踰岸，順娘失足墜於潮中。和驟見哀痛，意不相捨，倉皇逐之，不覺並溺。

喜家夫婦急於救女，不惜重賂，弄潮子弟，競往撈救，見紫羅衫杏黃裙，浮沉浪中，衆掖而起，則二屍對面相抱，喚之不甦，拆之亦不解。

時樂翁聞兒變，亦踰攘而至，哭曰：「兒生不得吹簫侶，死當成連理枝耳！」喜公怪問，備述其情。喜公恚曰：「何不早言，悔之何及？今若再活，當遂其願也。」於是高聲共喚，逾時始甦，毫無困狀，若有神佑焉。喜公不敢負諾，擇日婚配，事見小說。

註1 蕭史，春秋人名，善吹簫作鳳鳴，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飛昇去。

2. 方勝，以兩斜方形互相聯合，謂之方勝。勝本首飾，即今俗所謂彩結。彩勝有作双方形者，故名。

薄情郎

紹興間，有士人，貧不能婚，贅入團頭家爲婿。團頭者，丐戶之首也。女甚雅潔，夫婦相得。

逾數載，士人應試成名，頗以婦翁爲恥。既得官淮上，携妻之任，中流與妻玩月，乘間

推墜於水，揚帆而去。

妻得浮木不死，有淮西轉運使船至，聞哭聲，哀而救之。叩其故，乃收爲己女，戒家人勿洩。比至淮，士人以屬官晉謁，運使伴問已娶未，士答言有妻墜江死，尙未續也。運使乃命他僚爲己女議婚，且云必入贅乃可。士人方慕其高閥，驚喜若狂。

既成禮，士人欣然入闈，忽嫗妾童數十人，持細杖從戶旁出，亂擗之。士人口稱何罪？聞闈中高喚曰：「爲我杖薄情郎！」士人猶不辨其聲。及相見，乃故妻也。士人叩首謝罪不已，運使入解之。自是終身敬愛其婦，並團頭亦加禮焉。

註1. 紹興，南宋高宗年號（民國前七八一）。

2. 薄情，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作書，有詩云：「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雁，寄與薄情看。」後旬中得書及詩，皆夢中所見。

劉 奇

宣德間，河西務劉翁夫婦，業沽酒，家亦小康，年俱六十餘，無子。值雪天，有童子少俊，隨父投宿。及明，父病寒，不能興，數日竟死。翁爲殯於屋後，遂留此童爲兒，不沒本姓，命名劉方，克盡子道。

居二載，值大風，有少年，舟覆遇救，堅持一竹籠，哭泣不止。叩之，則山東劉奇，父

以三考听選，舉家在京，遭時疫，父母俱喪，無力扶柩，此籠中乃火化遺骨也。既被溺，行李蕩然，無復歸計。劉翁惻然，爲助資斧。奇去月餘，復負籠而來，云故鄉遭河決，已漂盡矣，願乞片地埋骨，而身爲僕役以報，劉翁許之。奇與方遂爲兄弟，同眠共食，情愛甚篤。奇頗通文理，因教方讀書，方亦日進。

久之，劉翁夫婦俱歿，二人葬之如嫡。方復如京移母柩至，與父墳合塋。三家之墓，如鼎峙焉。事畢，停沽酒而開布肆，家事日起。鎮富民有來議姻者，劉奇欲之，而方執不可，奇不能強。一日，見梁燕營巢，奇題一詞於壁云：

營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

若不尋雌繼殼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方見之，笑誦數次，亦援筆而和詞云：

營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

雌兮得雄願已足，雄兮將雌胡不知？

奇覽和大驚曰：「吾弟殆木蘭乎？自同隊以來，即酷暑未嘗赤體，合之題詞，情可知也。」乃佯爲不悟，使方再和一詞。方復書云：

營巢燕，聲聲叶，莫使青春空歲月！

可憐和氏璧無瑕，何事楚君終不識？

奇笑曰：「吾弟果女子也！」方聞言，面發赤，未及對，奇復云：「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隱諱！但不識何故作此裝束？」方蹙額告曰：「妾家向寓京師，因母喪，隨父還鄉，恐中途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歿，尙埋淺土，未得與母同穴，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葬事已畢，即欲自明，思家事尙微，兄獨力難成，故復遲遲耳。」奇曰：「爾我同榻數年，愛逾滴血，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決無更娶之理。昔爲兄弟，今爲夫婦，恩義兩全，不亦可乎！」方曰：「妾籌之熟矣，三宗墳墓，俱在於斯，棄此而去，亦難忍然。兄若不棄陋質，使侍箕箒，共奉三姓香火，妾之願也！」

是夜，兩人遂分席而臥。次日，奇請鎮中年老者爲媒，擇吉告於三墓，遂成花燭。里中傳爲異事，因名其地爲三義村。

註1. 宣德，明宣宗年號（民國前四八六），時任戶賢臣，海內稱治，世稱宣德之治。

2. 河西務，在河北省武清縣東北，舟航輻輳之地，自元至清，爲漕運要道。

趙 軍

遼東遊擊將軍王冀，軀幹雄偉，智力過人，臨陣輒捷，常獲功賞，且孝於母。

一日，帥府視事，回省其母，太夫人尙寢，問之不答。王久侍不去，太夫人乃曰：「我不言，終昧我心；言之，又傷汝心。汝今日享此官爵，非汝父祖世廕。吾幼與汝父在軍中，

爲王父掠來，我妊汝八月矣。時王父爲帥遼陽，遣我後室，已而生汝。王父妾媵雖衆，然無子女，因以爲己子。王父亡，汝遂襲其官。汝又多能，得至今日富貴。汝實趙某子也，汝父離散，幾四十年，生死未可知。吾昨出廳，與汝婦閒行，見牧馬老卒，識其形容彷彿汝父，欲呼問來歷，因素未與汝通此情，汝又不在家，故且止。汝今可呼而叩之！」

王出廳，即呼老卒，詰其原戍姓名，妻子姓氏，何以居此。其卒歷告：「正統初，携妻子，從本官自濟南衛來戍於此，妻某氏，方有娠八月，未知男女，爲遼陽將官掠去，至今四十餘年，不知妻子消息。余孤苦貧老，死而不知身歸何所！」因淚下如雨。

王走告其母，母出，復詢其實，乃相持慟哭仆地。王亦悲極，乃請老卒入廳，令左右奉其澡洗，更衣坐廳上，夫婦子女參拜，復告於家廟，衆親宴訖。次日上疏，備陳其故，乞辭位歸於王氏，自補趙氏軍伍，再獲寸進，以圖報效。疏上達，朝廷嘉其孝義，降詔俾仍任原職，復姓趙氏云。

註1. 正統，明英宗年號（民國前四七六）。

王善聰

王善聰者，金陵城中女子也。年十二，喪母，姊亦嫁。父某，向挾線香，行販江北諸郡。因念女幼而孤，僞飾爲男，挈之以行。後父死，改姓名曰張勝。遇鄉人李英，因合夥，

仍以販香爲業。歲餘，同臥起，但云有疾，不去衫袴，溲溺必待夜，亦不去履襪，英初不知其爲女子也。

弘治癸丑春，與英還金陵，年已二十餘矣。往候其姊，姊不之識，且曰：「我上無兄，下無弟，只有妹耳。我父挈往他所，買販數年，音問不通，存亡未審。」善聰哭曰：「我即是也！父死孤貧，不能歸，不得已，與鄉人李英合夥營度，今始歸拜姊耳。」姊曰：「男女久處，得無私乎？」乃入密室驗之，果爲處子。仍作女飾。

越二日，英來候，善聰匿不出，姊強之，英一見駭然，叩得其故。時英尙未娶，遂自請婚，善聰羞默遽退。英既歸，念聰不置，旋遣媒往，聰堅拒之曰：「嫌疑之際，不可不謹，今日若與配合，無私亦有私，數年貞節，付之逝水，不畏人嘲笑乎？」英服其有守，相慕益切，往復再四，終不聽。事聞三廠，中官嘉其義，逼令成婚，且贈貲焉。聰不敢違，遂結爲夫婦。

註1. 弘治，明孝宗年號（民國前四二四）。

2. 三廠，明成祖始設東廠，憲宗時別設西廠，汪直督之，末年罷。武宗即位，劉瑾復置西廠，又立內廠。此皆宦官主之，刺諜逆姦言大奸惡等，酷烈之至，冤死者相屬，爲有明一大弊政。

化 女

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少年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急爲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爲女。

事聞，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爲夫婦。此等奇事，亘古不一二見者，萬歷丙戌年事，見邸報。

註1. 萬歷，明神宗年號（民國前三三九）。

2. 邸報，亦曰邸抄，又曰閣鈔，爲報紙之始。

圖形詩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陳蔡陋巷久，顛守慕其儀範，欲以女妻之。楚材家有妻，而重違知己之眷，遂遣家僕歸取琴書，示無返舊之心。或謂求道青城，訪僧衡嶽，不復留心於名宦也。

其妻薛媛，善書畫，好屬文，亦微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並題詩四韻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詩，甚慚，遽辭上牧之命，歸而偕老。其詩曰：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經顏索莫，漸覺髮凋殘。

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天下人忘却，時展畫圖看。

時人爲之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違丹青，空房應獨宿。」

註1. 濠梁，濠水上之橋梁也，莊子與惠子，曾遊於濠梁之上。濠州，隋置明廢，今安徽鳳陽縣是。

2. 丹青，謂畫也，畫有著色，故名丹青。

3. 索莫，神氣沮喪貌，王冕詩：索莫無言面如土。

江 情

福州守吳君者，江右人，有女未笄，甚敏慧，玉色穠麗，父母鍾愛，携以自隨，秩滿還朝，候風於淮安之版闢。

鄰舟有江翁者，亦携一子，名情，生十六年矣，雅態可繪，敏辨無雙。其讀書處，正與女窗相對。女數從隙中窺之，情亦流盼，而無緣致意。偶侍婢有濯錦船舫者，情贈以果餌，問小娘子許適誰氏，婢曰未也。情曰讀書乎，曰能。情乃書難字一紙託云：「偶不識此，爲我求教！」

女郎得之微哂，一一細註其下，且曰：「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婢還以告情，知其可動，爲詩以達之曰：

空復清吟託裊烟，樊姬春思滿紅船，
相逢何必藍橋路？休負滄波好月天！

女得詩慍曰：「暫爾萍水，那得便以艷句撩人？」欲白父答其婢，婢再三懇，乃笑曰：「吾爲詩罵之。」乃緘小碧箋以酬曰：

自是芳情不戀春，春光何事撩閨人？
淮流清浸天邊月，比以郎心向我親。

生得詩大喜，即令婢返命，期以今宵啓窗度候。女微哂曰：「我閨幃幼怯，何緣輕出，郎豈無足者耶？」生解其意，候人定，躡足登其舟。女憑欄待月，見生至，乃携肘入舟，喜極不能言，惟嫌解衣之遲而已！旣而體情神蕩，各有南柯之適。

風便月明，兩舟解纜，東西殊途，頃刻百里。江翁晨起，覓其子不得，以爲必登溷墜死淮流，返舟求尸，茫如捕影，但有臨淵號痛而去。天明，情披衣欲出，已失父舟所在。女惶恐無計，乃藏之船旁榻下，日則分享羹食，夜則出就枕席。如此三日，生耽於美色，殊不念父母之離邈也。

女嫂怪小姑不出，又饑兼兩人，伺夜窺覘，見姑與小男子切切私語，白其母。母恚不信，身潛往視，果然，以告吳君。吳君搜其艙，得情榻下，拽其髮以出，怒目鱗峇，礮及其頸，欲下者數四。情忽仰首求哀，容態動人。吳停及斥曰：「爾爲何人，何以至此？」生具述姓名，且曰：「家本晉人，閨闈亦不薄，昨者猖狂，實亦賢女所招，罪俱合死，不敢逃命。」吳君熟視久之，曰：「吾女旣爲爾所污，義無更適之理，爾宜爲吾婿，吾爲爾婚。」

情拜泣幸甚，吳君乃命情潛足掛舵上，呼人求救，若遭溺而倖免者，庶不爲舟人所覺。生如戒，吳君令篙者掖之，佯曰：「此吾友人子也！」易其衣冠，撫字如子。抵濟州，假巨室，華筵召偵相，大講合婚之儀。舟人悉與宴，了不知其所繇。

旣自京師返，延名士以訓之，學業大進。又遣使詣太原，訪求其父。父喜，賚珍聘至楚，

留宴累月乃別。

情二十三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與女歸拜翁姑，會親里，携家之官。初爲南京禮部主事，後至某郡太守，膺聲翟之封，有子數人，遐邇傳播，以爲奇遇云。有小說，曰綠舟記，誌其事焉。

馬光祖

有士人踰牆偷入室女，事覺告到官。府尹馬光祖，號裕齊，面試踰牆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

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踰牆乘興下，處子有心搜。

謝玉應潛越，韓香許暗偷，有情還愛慾，無語強嬌羞。

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如此麗，何用讀書求？

光祖判云：

多情多愛，還了生平花柳債，

好個檀郎，室女爲妻也合當。

傑才高作，聊贈香奩三百索，

鬪影臨缸，記取賊人是馬公！

蘇城丐者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旣行始覺，返覓則丐者守之，即以授還，曰：「命窮至此，奈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爲謝。丐笑揮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耶！」

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乎？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日食以食君。」丐者曰：「爾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矣。」

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家衆皆知，聞於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之，遂召丐蓄於家，後以婢配焉。

西 施

西施，越之美女，家於苧蘿村西，故曰西施。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今嘉興縣南，有女兒亭。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王夫差淫而好色，乃令范蠡取西施以獻之。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女兒亭」。

越絕書云：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西施山下，有浣紗石。

註：范蠡，春秋楚人，仕越，與越王勾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治產三致千金，再分散之。居陶，自號陶朱公。

賈 午

賈午，太尉充少女。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述其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客，其女輒於青幃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於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

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並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

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

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

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門閤嚴峻，不知何由得入。乃夜中佯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報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共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註：韓壽，晉堵陽人，字德真，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以女妻之。

試鶯

大歷中，有鬼采者，小字試鶯，女子中之有文者也。與母獨居，深嫻翰墨，豐姿艷體，映帶一時。有尼常出入其家，言采美麗爲天下冠，不施丹鉛，眉目如畫。嘗見其夏月着單衫子，右手攀竹枝，左手持蘭花扇按膝上，注目水中游魚，低諷竹枝小詞，若黃鶯學囀，真神仙中人也。性愛看雲，故其室名窺雲室，館名期雲館。一日蘭花始發，其母命賦之，采即應聲曰：「隱於谷裏，顯於濃潯，貴比於白玉，重匹於黃金，旣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玉之琴。」其敏慧若此。

少與鄰生文茂，筆札周旋，每自誓言當爲伉儷。及長散去，猶時託侍女通殷勤。茂嘗春

日寄以詩曰：

曉來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
消瘦運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還眠。

又曰：

旭日矍矍破曉蠶，遙知粧罷下芳階；
那能化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

采得詩，因遣侍兒以青蓮子十枚寄茂，且曰：「吾憐子也。」茂曰：「何以不去心？」侍者曰：「正欲使君知其心苦耳！」茂持啖未竟，墜一子於盆水中，有喜鵲過，惡污其上，茂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蓮開於水面。茂因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所來數。茂即書其異，託侍女以報采。采持閱大喜曰：「並蒂之諧，此其徵矣！」因以朝鮮繭紙作鯉魚函兩，而俱畫鱗甲，腹下令可以藏書，遂寄茂以詩曰：

花箋製葉寄郎邊，的的尋魚爲妾傳；
並蒂已看靈鵲報，倩郎早覓買花船！

荏苒至秋，屢通音問，而歡好無由。偶值其母有烟席之行，采即遣人報茂，茂喜極，乘月至門，遂其夙願焉。晨起整衣，兩不忍別，采因自剪鬢髮贈茂，且曰：「好藏青鬢，早緝

白頭也！」茂歸，藏於枕畔，蘭香芳烈，醜醜動人，因以詩寄之曰：

几上金猊靜不焚，匡床愁臥對斜曛；

犀流金鏡人何處，半枕蘭香空綠雲。

綢繆之後，又復無機可乘，時值杪秋，金風淅颯，采無聊之極，因遣侍兒以詩寄茂曰：

珍竈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

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

窗外江村鐘絕響，枕邊梧葉雨聲疏；

此時最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

茂答曰：

忽見西風起洞房，盧家何處鬱金香？

文君未奔先成渴，鬚頰初逢亦自傷。

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

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床頭漏點長。

自茲以後，閨闈彌深，采抱鬱中懷，遂凋素質。母察其異，苦詢侍兒，侍兒因微露其情。

母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然古多不偶，吾今當爲成之。」因托斧柯，以采歸茂。

註1.大雁，唐代宗年號（民國前一一四六）。

2.宋玉，戰國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放逐，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一賦，皆寓言託興，有

所諷也。

3. 桐花鳳，李德裕文：「成都來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來集桐花，以飲朝露，謂之桐花鳳。」
4. 金猊，香爐也，以塗金爲狻猊狀，空其中以燃香，使香自口出。相傳狻猊性好烟火，故用之。

梁 意 娘

五季周時，瀟湘梁公女名意娘，與李生有姑表親，李往來甚熟，因中秋玩月，與意娘潛通，戀戀不去。久之事露，舅怒逐之，由是阻隔三霜。時遇秋日，意娘寄歌曰：

花花葉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

腸欲斷兮腸欲斷，淚珠痕上更添痕。

我有一寸心，無人共我說，願風吹散雲，訴與天邊月！

携琴上高樓，樓高月華滿，相思彈未終，淚滴琴絃斷。

人道湘江深，未抵相思半，江深終有底，相思無邊岸。

君在湘江頭，妾在湘江尾，相思不相見，同飲湘江水。

夢魂飛不到，所欠惟一死，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

長相思兮長相思，短相思兮無盡極；

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

李生得詩悲咽，因託人進公曰：「令愛才華，賢甥文藻，天生佳偶，幸未議婚，公不若妻之，以塞外議。」公乃許焉。

註：五季，即五代，宋以後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爲五代，是爲後五代。郭威滅後漢，國號周，史稱爲後周，都汴，凡三主，九年，起民國前九六一，訖前九五二，禪位於宋。

紫竹

大觀中，有紫竹者，工詞，善於調謔，嘗謂天下無其偶。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江水向東流耳！」玄伯默然。

有秀才方喬，樂平人也。偶與紫竹野遇，後不復覩，晝夜思之，心中鬱結。每入闌闌，見賣美人圖者輒取視，冀其有相似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慕，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

眉如遠岫首如螭，但得相思不見人；
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喚真真！

一日，遇道士持一古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所遇之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

之，即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即飛入日宮散爲陽氣矣。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陽寶鏡」。喬遂以白玉盤璃匣盛之，屬姬往售。紫竹顧鏡，影遂留焉。怪以問姬，姬云此鏡得之方生，宜還詢之。生爲解說，因以鏡獻，使姬婉致狂慕之意，遂得以詩詞往來，互致欣慕。

長夏，喬讀書於種梅館，懷思紫竹，至於忘食。忽紫竹遺以書，其大略云：「泣珠成淚，久比鮫入；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裏，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所答詞，亦多綺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

綠陰鋪地鶯聲近，柳絮如棉烟草襯；

雙鬢玉面碧窗人，一紙銀鈎春鳥信。

佳期遠卜清秋夜，梧枝梢頭明月掛；

天公若解其情深，今歲何須三月夏。

紫竹復寄卜算子詞曰：

繡閣鎖重門，携手終非易；

牆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至？

合眼想郎君，別久難相似；

昨夜如何到枕邊？夢見分明是！

遂約於望雲門暫會。及期，紫竹先至，徘徊牆下，久之寂然。俄聞人語，遂歸繡闥，作踏沙行詞記恨云：

醉柳迷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閑門道；

粉牆陰下待郎來，薜痕印得鞋痕小。

玉漏方催，月光漸小，望郎不到心如搗；

避人歸倚小圍屏，斷魂還向牆陰繞。

喬至無所遇，憾惋而去，反以尺牘責其失約。紫竹戲爲菩薩蠻詞解之曰：

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約，

漫道一睽違，佳期難再期；

郎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

寄語不赴期，見時須打伊！

喬復爲詞戲答云：

秋風只疑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

爽約不思量，翻言要打郎；

鴛鴦如共裏，玉手何辭打？

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紫竹遂設誓於書，喬答以踏沙行云：

筆銳金針，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

玉屏一縷獸爐烟，蘭房深處深深拜。

芳意無窮，花箋難載，簾前細祝風吹帶：

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綠水年年在！

後因復尋舊約，遂得諧繾綣之私，自此兩情相得益甚。蹉跎時景，忽復青陽，其父稍有
所聞，遂召喬以紫竹妻焉。

紫竹詞甚多，不能畢錄，猶記一詞云：

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粧慵，閑弄荷錢水。

欲呼女伴來，鬥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

註1.大觀，宋徽宗年號（民國前八〇五）。

2.樂平，縣名，在江西省。

3.闌闌，闌，市垣，闌，市之外門也；故通稱市肆曰闌闌。

4.螭首，言美人之頰，方廣如螭也。詩：螭首蛾眉。

5.眞眞，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美女圖，工曰：「此神靈也，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必應，應則以百家彩灰酒灑之必活。」顏如其言，遂下步，言語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後疑其爲妖，眞眞遂携其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

范成大詩云：「花定有情堪索笑，自憐無術喚眞眞！」詳見另篇「眞眞」。

6.鮫人，述異記：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眼泣則成珠。

惜 惜

浙東張忠父，與羅仁卿隣居。張宦族而貧，羅峴與而富。宋端平間，兩家同日生產；張生子名幼謙，羅生女名惜惜。稍長，羅女寄學於張。人常戲曰：「同日生者，合爲夫婦。」張子羅女私以爲然，密立券約，誓必偕老，兩家父母罔知也。年十數歲，嘗私合於齋東石榴樹下，自後無間。

明年，羅女不復來學，張子雖屢至羅門，門院深邃，終不見女至。冬，張子書詞名一剪梅云：

同學同日又同窗，不似鸞鳳，誰似鸞鳳？
石榴樹下事匆忙，驚散鴛鴦，拆散鴛鴦！
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
朝朝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伺其婢，連日不至，又成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猶託梅花寄隴頭，
咫尺花開君不見，有人獨自對花愁！

一日婢至，與之云：「齋前梅花已開，可托折梅花，遞回信來！」去無報音。

明年，張隨父館寓越州太守齋，兩年方歸。羅女遣婢餽箋，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一粒。張大喜，語婢欲得一會期，且復書一詩云：

一朝不見似三秋，真個三秋愁不愁？

金錢難買尊前笑，一粒相思死不休！

張嘗擲金錢爲戲，母見詰之，云得之羅女。母覺其意，遣里嫗議婚，羅父母以其貧，不悅曰：「若會及第做官則可。」

後張又隨父同越州太守候差於京，又兩年方歸，而羅氏受里富室辛氏聘矣！張大恨，作詞名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尙新。

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却人？

遣里嫗密送與女，女言受聘乃父母意，但得君來會面，寧與君俱死，永不願與他人俱生也。羅屋後牆內，有山茶數株，可以攀緣及牆，約張候於牆外，中夜，令婢登牆，用竹梯置牆外以度。張凡伺候三夕而失期，賦詩云：

山茶花樹隔東風，何箇雲山萬萬重！

銷金帳暖貪春夢，人在月明風霧中！

復遣里嫗遞去。女言三夕不寐，無間可乘，約以今夕燈燭後爲期。至期，果有竹梯在牆

外，遂登牆，緣樹而下。女延入室登閣，極其繾綣，遂訂後期，以樓西明三燈爲約，如至牆外只一燈，不可候也。自後無夕不至，或一二夕，或三四夕，明三燈，則牆外亦有竹梯矣。

月餘，又隨父館寓湖北帥廳，先數日，相與泣別，女遺金帛甚厚。曰：「幸未即嫁，則吾歸後尙有會期，否則君其索我於井中，且結來世姻矣！」其年，張寓湖北，試畢歸里，則女亦擬是冬出適。聞張歸，即遣婢定約今夕，且書卜算子詞一闕云：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

一日思君十二時，直是情難捨！

本是好因緣，又怕因緣假，

若是教隨別個人，相見黃泉下！

張如約至，女喜且怨曰：「幸有會期，奈何又向湖北？又不務早歸！從今若無夜不會，亦只兩月餘矣！當與君極歡，雖死無恨。君少年才俊，前程未可量，妾不敢以世俗兒女態，邀君俱死也。」相對泣下。久之，張索筆和其卜算子云：

去時不由人，歸怎由人也？

羅帶同心結到成，底事教拚捨！

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

若道歸遲打梳篦，甘受三千下。

自是遂無夜不至。半月餘，爲羅父母所覺，執送有司。女投井不果，令人日夕隨之。張到官，歷述實情，宰憐其才，欲貸其罪，而辛有巨資，必欲追究。張母乃函報其父，懇帥關節太守。適湖北帥寓試亦揭曉，張中首選。宰聞捷報，喜賀，送生歸，申州請旨。太守得帥書，亦曉辛氏，令吏取辛情願休親狀，行移本縣，追理聘財。羅終招張來贅。張明年登科，仕至倅，夫婦偕老焉。

註1. 端平，南宋理宗年號（民國前六七八）。

2. 銷金帳，宋陶穀得黨太尉家姬，遇雪，穀取雪水烹茶，謂姬曰：「黨家有此風味否？」對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

3. 繡纒，牢固相著之謂。

4. 倅，副也，凡佐貳官曰丞倅。

羞 花

天曆己巳，建康富人竇時雍，有女及笄，名羞花，貌美，尤長於詩。溧水士人章文煥，少年聰俊，與竇爲中表親，自幼年過竇家，時雍甚愛重之，嘗戲指女曰：「長必以妹配汝。」生女亦覺留意。生私爲詩聘曰：

春風連理兩枝梅，曾向羅浮夢裏來，

分付東君好調護，莫教依傍別人開！

羞花踵韻曰：

巖嶺清香一枝梅，凌寒不許蝶蜂來，

待得一點春消息，留向孤山處士開。

自是情好甚殷，或對酌燈下，或吟眺花前，時雍不之禁也。

一日會於迎暉軒下，相與象戲，文煥吟曰：「紛紛車馬渡河津，黑白分明目下真。」羞花續曰：「莫使機關爭勝負，兩家人是一家人！」生女大笑。又鋪紫氍毹於中庭，攤牌較勝。文煥笑曰：「但要合着油瓶蓋。」羞花笑曰：「只恐貪花，不滿三十耳。」文煥與發求歡，羞花變色曰：「既爲正配，豈效淫奔？」文煥跪而言曰：「人心翻覆，勢若波瀾，倘事在必諧，先之何害？萬一有變，如爾我相愛何？」羞花默然，遂任其意。文煥低吟曰：

鸞鳳相交顛倒頭，武陵春色會神仙；

輕回杏臉金釵墜，淺蹙蛾眉雲髻偏。

羞花續曰：

衣惹粉花香雲散，帕沾桃浪嫩紅鮮；

迎暉軒下情無限，絕勝人間一洞天。

羞花脫臂上金釧一双與生曰：「此釧即主盟也。」文煥拜受。

未幾，時雍覺之，召生謂曰：「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文煥拜謝，將行，羞花私貽餽

驢，且叮嚀早來，飲泣而別。文煥回見父母，備陳其情，父母悅從，卜日下禮。

羞花因念生之故，尋命家人致緘，文煥啓視，乃集古絕句十首，今存其四云：

繡戶紗窗北里深，燈昏香燼擁寒衾，

故園書動經年別，滿地月明何處砧？

嗟君此別意如何？閑看江雲思有餘，

愁傍翠蛾分八字，酒醒孤枕雁來初。

風帶潮聲枕簟涼，江流曲似九迴腸，

朱門深閉烟霞暮，一點殘燈伴夜長。

寒窗燈盡月斜輝，桃李陰陰柳絮飛，

春色惱人眠不得，高樓獨上思依依。

文煥得詩，隨即擇期入贅。合卺之夕，時雍欲試生才，使口占催粧詩，生吟二絕云：

紅搖花燭二更過，粧就風流體態多，

織女莫教郎待久，速乘鶴駕渡銀河！

笙歌鼎沸滿華堂，深院佳人尙晏粧，

懶得早乘雲馭降，張郎久待杜蘭香。

生女唱和甚多，好事者輯之，號金釧集。

註1.天曆，元文宗年號（民國前五八四）。

2.羅浮，山名，在廣東增城縣，東接博羅縣界，袤直五百里，峯巒四百餘，瑰奇靈秀，爲粵中名山。相傳東晉葛洪得仙術於此。南漢主劉鋹，嘗建天華宮於山中。元和志：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併體，故曰羅浮。

3.孤山，在浙江杭縣西湖，位於裏外二湖之間，一嶼聳立，爲湖山勝地，亦曰孤嶼，又曰瀛嶼。宋林逋和靖隱居山之北麓，舊多梅。

4.杜蘭香，搜神記：漢時有杜蘭香，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數詣張碩，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蒲城集仙錄：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之岸，見而擧之，十餘歲，靈顏姝瑩，忽有青童下携女去，其後降於洞庭包山張碩家。

王生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於金陵。貌瑩寒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船過涓塘，見一新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相映上下；白鵝一群，游泳其間。

生泊舟岸側，登肆沽酒而飲，斫巨蠍之螯，煇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蓮池之藕，松坡之粟，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已十八，而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間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

彼此目視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登舟，如有所失。

是夜生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架下鑿池，方圓盈丈，以石甃之，養金魚於中。池左右，植垂絲檜一株，綠陰婆娑，靠牆結一翠柏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峰，岌然競秀。草則金線綉毬之屬，霜露不變色。窗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隻，銜線香焚之。案上立二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旁設筆硯之類，皆極齊楚。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箋四幅，題詩於其上，詩體皆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其一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

鞦韆蹴罷土鬢髻，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其二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

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其三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雲窗夢破鴛鴦冷，玉爐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盃夜搗鳳仙花。

其四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冒冷塑狡狴，綉幙圍春護鸚鵡。
倩人絢筆畫雙眉，脂水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諠。會宿於寢，鷄鳴始覺，乃困臥蓬窗底耳！
是後歸山，無夕而不夢焉。

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爲吹落梅風數闋，音調嘹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
綉紅羅鞋，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環贈生，生解水晶雙魚
扇墜酬之。旣覺，則指環宛然在手，視扇墜則無有矣。生大以爲奇，遂效元稹體賦會真詩三
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元有種，慧黠更多才。
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豔腮，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
合置千金屋，宜登七寶臺，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
小小乘油壁，眞眞醉綵灰，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
放燕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菖蒲難見面，荳蔻易含胎。
不待金犀射，何勞玉手栽？偷香渾似賈，待月又如崔。
簫許秦宮奪，琴從卓氏猜，鶯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
窗薄涵魚魴，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髻彈綠雲堆。

釵玉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游浩蕩，瑞鳳舞毵毹。
恨積鮫綃帕，歡傳琥珀盃，孤眠憐月姊，多忌笑河魁。
化蝶能通夢，游蜂浪作媒，雕闌行共倚，綉褥坐相偎。
飲啖逢佳境，金環獲異財，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
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粧猶在臂，別淚已凝腮。
漏滴何須促，鐘音且莫催，峽中行雨過，嶺上看花回。
才子能知爾，愚夫可語哉？多情曾種藕，親得到天台。

詩訖，好事者多傳誦之。

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甚喜，延之入內。生不知其意，遂巡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謂：『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爲妄，故未之信。今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閨閔氏族，大喜。肆翁即握生手，入於內室，至女子所居軒下。門窗戶闔，則皆夢中所識也；艸木臺沼，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之華，又皆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想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歷叙吹簫之曲，繡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

金碧句指環，兩相表以證之，彼此大驚，以爲神契。遂與生爲夫婦，同居偕老。剪燈新話有渭塘奇遇傳其事。

註1. 至順，元文宗年號（民國前五八二）。

2. 蘇軾，宋眉山人，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文章詩詞，雄視百世，書畫亦有名。
3.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人，本宋之宗室，降於元，官翰林學士承旨。書畫爲後世所宗。
4. 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縣北，自古號爲飛仙所居。漢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遇二女子，留半年求歸，抵家已七世矣。

薛氏二芳

吳郡富室有薛姓者，至正初，家於圓門外，以鬻米爲業。有二女蘭英蕙英，皆敏秀能詩，父遂於宅後建樓居之，名之曰聯芳樓。適承天寺僧善水墨，乃以粉灰四壁，邀請繪蘭蕙於其上，登之者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夕其間，吟咏不輟，有詩數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

時會稽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板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詩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
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

情 典

攀愛類

館娃宮中麋鹿遊，西施去泛五湖舟，
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邱！
虎邱山上塔層層，靜夜分明寶佛燈，
邀伴燒香寺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
寒山寺裏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餘柑三寸黃，笠澤銀魚一尺長，
東南佳味人知少，王食無由進上方。
荻芽抽筍百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
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變色過年光，
妾似柳絲易憔悴，郎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
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縷鳳髻綠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
斜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碧天，欄干曲曲畫屏連，
儂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鐵崖見其稿，手題二詩於後曰：

錦江只見薛濤箋，吳郡今傳蘭蕙篇，

文采風流知有日，連珠合璧照華筵。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

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自是名播遐邇，咸以爲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足論也。

其樓下瞰官河，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薛素厚，生與販抵郡，至此日，泊舟樓下，依薛爲主。薛以其通家子，往來無禁也。生青年韶秀，性復溫和，夏月於船頭澡浴，二女在窗隙，窺見之，心魂蕩然，乃以荔枝一雙投下。生雖會其意，仰視飛臺峻宇，縹緲霄漢，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

旣而更深漏靜，月墜河傾，萬籟俱寂，生企立船頭，如有所俟，忽聞樓窗啞然有聲，顧盼傾刻，則二女以鞦韆繩索垂一竹兜，墜於生前，生乃乘之而上。旣見，喜極不能言，相携寢處，盡繾綣之意焉。蘭口占詩與生曰：

玉砌雕欄花兩枝，相逢恰是未開時，

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

蕙亦吟云：

寶篆香消燭影低，枕屏搖動錦帷垂，

風流好似魚游水，纔過東來又向西。

生至曉，乘兜而下。

自是無夕不至。二女吟咏頗多，不能盡記。生恥無以答，一夕，見女書匣內有剡溪玉葉箋，遂濡毫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萊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

此身得似偷香蝶，游戲花叢日幾回？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篋笥。

一夕中夜之後，鄭生悵然曰：「我本羈旅江河，托迹門下，今日之事，尊人罔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恐從此而分，延平之劍不知何時再合也？」因啞咽泣下。二女曰：「妾久處閨闈，粗通經史，非不知鑽穴之可醜，然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容，自獻卞和之璧，感君不棄，肯賜俯從，雖六禮未行，諒一言已定，方欲永同歡愛，奈何遽生阻疑！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親庭譴責，若從妾所請，則終奉箕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求我於黃泉之下，必不再登他門也！」生

聞此言，不勝感激。

未幾，生之父以書召生歸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始漸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爲詩，大駭。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顧生年少標致，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生之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乃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爲婚。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矣。剪燈新話有聯芳樓記傳其事。

註1. 至正，元順帝年號（民國前五七）。

2. 閶門，蘇州西北之城門。

3. 真娘，吳國之佳人，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感其華麗，謔爲詩題於墓樹。有譚銖者，書一絕云：「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4. 虎邱，山名，在江蘇吳縣西北七里，一名海湧山。相傳吳王闔閭葬此，三日而虎踞其上，故名。

5. 寒山寺，在江蘇吳縣十里楓橋，相傳寒山，拾得二高僧曾至此。

6. 寶帶橋，在江蘇吳縣東南十五里，亦謂之長橋，唐刺史王仲舒鑿所束寶帶以助工費，因名。長千二百尺，凡七十二洞，下可通舟楫者五十二洞，亦名垂虹橋。

7. 薛濤，唐之名妓，本長安良家女，隨父宦蜀，流落蜀中，遂入樂籍。韋臬鎮蜀，召之侍酒賦詩，稱女校書。出入幕府，經十一鎮，皆以詩受知。暮年居浣花溪，衣女冠服，好製松花小箋，時號薛濤箋。

8. 樂昌之鏡，指樂昌公主破鏡重圓事，見「樂昌公主」篇。

9. 延平，津名，在今福建南平縣東，一名劍津。張華命雷煥至丰城掘獄獄，入地五尺得石，石中有双劍，曰龍泉，曰太阿，以一與華，一以自佩。後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躍入水中，但見兩龍各數丈。

娟 娟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成化中以鄉薦入太學，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日觀峰，夢有老婦携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既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鐘鳴驚悟而起。其所夢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

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旁有遺扇在草中。取視之，上有詩云：

烟中芍藥朦朧睡，雨底梨花淺淡粧；
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

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遙見一女郎，從二女侍遊樹下，迺避將近，生爲趨起。時爲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暖，女郎徐邀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爲白，題一絕句曰：

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
風定細聲聽不見，茜紅裙入那人家？

徙倚彌望，乃前行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卽其家眷

屬乎？」

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仍書於樹曰：

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

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

自後不復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琪璧。

壬午，生謁選天官，隸名營繕，當春牡丹盛放，生擬閒游，因勒馬道傍。值馬渴奔水，左右皆前逐馬，生下立井畔民家，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延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再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臺欄楯，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憇，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已逾五旬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逍遙，歷覽畫壁。翁從旁見其扇，問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數年前過武清，所得道旁遺棄也。」翁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適見扇頭詩，疑爲吾甥女手筆，持入示之，果不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所經行者，心已異之，及聞翁言，愈駭異。

再引入一曲室，幃帳妍麗，金玉煥然，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先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爲流矢所中，與疾歸武清，

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覩物興懷，不覺遂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卽其舊題也。老婦因卽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卽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携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徵，儼然日觀峰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歎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

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請以弱女爲君子姬侍。生喜出望外，遂以其年四月成禮。娟娟妙解音律，通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甚篤。未閱月，生以督運南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清，遣人問訊。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

聞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
半幅御羅題錦字，隔牆裏贈玉搔頭。

是夕，生適自潞還，娟出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書。」卽口占贈娟娟曰：

碧窗無主月纖纖，桂影扶疏玉漏嚴，
秋浦芙蓉偏獻笑，半窗斜映水晶簾。

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河冰旣合，娟適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母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別。明年春，娟病轉劇，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

曰：

楚天風雨繞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
誰遣一番寒食信？合歡廊下長莓苔。

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娟畫像，題詩其上曰：

人生補過羨張郎，已悵花殘月減光，
枕上遊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太匆忙！
秦娘似比當時瘦，李衛慙多舊日狂，
梅影橫斜啼鳥散，繞天黃葉倚繩床。
時人多傳誦焉。

註1. 成化，明憲宗年號（民國前四四七）。

2. 日翻峯，泰山頂觀日出處也。

3. 張郎，指西廂記中之張生。

4. 李衛，指唐衛國公李靖，詳見另篇「紅拂妓」。

楊玉香

林景清，閩縣人，成化己亥冬，以鄉貢北上，歸過金陵。院妓楊玉香，年十五，色藝絕

羣，性喜讀書，不與俗偶，獨居一室，貴游慕之，即千金不肯破顏。姊曰邵三，雖乏風貌，然亦一時之秀，景清與之狎，飲於瑤華之館，因題詩曰：

門巷深沉隔市喧，湘簾影裏綠浮煙，
人間自有瑤華館，何必還尋溺水船！

又曰：

珠翠行行問碧簪，羅裙淺澹映春衫，
空傳大令歌桃葉，爭似花前倚邵三。

明日玉香偶過其館，見之，擊節歎賞，援筆而續曰：

一曲霓裳奏不成，強來別院聽瑤笙，
開簾覺道春風暖，滿壁淋漓白雪聲。

題甫畢，適景清外至，投筆而去。景清一見魂銷，堅持邵三而問。三曰：「吾妹也，彼且簡對不偶，詩書自娛，未易動也。」景清強之，乃與同至其居，穴壁潛窺，玉香方倚床佇立，若有所思。頃之命侍兒取琵琶，作數曲。景清情不自禁，歸館以詩寄之曰：

倚牀何事歛雙蛾，一曲琵琶帶恨歌？

我是江州奮司馬，青衫染得淚痕多。

玉香答之曰：

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黃昏，
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淚痕。

明日，景清以邵三爲介，盛飾訪之。途中詩曰：

洞房終日醉流霞，開却東風一樹花，
問得細君心內允，雙雙攜手過鄰家。
既至，一見交歡，恨相知之晚也。景清詩曰：

高髻盤雲壓翠翅，春風竝立海棠嬌，
銀箏象板花前醉，疑是東吳大小喬。

玉香詩曰：

前身儂是許飛瓊，女伴相攜下玉京，
解佩江干贈交甫，畫屏涼夜且吹笙。

夜旣闌，邵三避酒先歸，景清留宿軒中，則玉香真處女也。景清詩曰：

十五盈盈窈窕娘，背人燈下卸紅妝，
春風吹入芙蓉帳，一朵花枝壓衆芳。

玉香詩曰：

行雨行雲待楚王，從前錯怪野鴛鴦，

守宮落盡鮮紅色，明日低頭出洞房！

居數月，景清將歸，玉香流涕曰：「妾雖娼家，身常不染，願以陋質，幸侍清光。今君當歸，勢不得從，但誓潔身以待，今此軒無他人之迹，君異日幸一過妾也！」景清感其意，與之引臂盟約，期不相負，遂以「一清」名其軒，乃調鷓鴣天一闕留別曰：

八字嬌蛾恨不開，陽臺今作望夫臺，月方好處人相別，潮未平時僕已催！
聽鶯啣，莫疑猜，蓬壺有路去還來，穆穆一樹垂絲柳，休傍他人門戶栽！

玉香亦以鷓鴣天答之曰：

郎係閩南第一流，胸蟠星斗氣橫秋，新詞宛轉歌纔畢，又逐征鴻下碧樓。
拉錦纜，上蘭舟，見郎歡喜別郎憂，妾心正似長江水，晝夜隨郎到福州。

景清遂訣別歸閩，音信不通者六年。至乙巳冬，景清復攜書北上，舟泊白沙，忽於月中見一女子甚美，獨行沙上，追視之，乃玉香也。且驚且喜，問所從來。玉香曰：「自君別後，天各一方，魚水懸情，相思日切，是以買舟南下，期續舊好，不意於此邂逅耳。」景清喜出望外，遂與聯臂登舟，細敘疇昔。景清詩曰：

無意尋春恰遇春，一回見面一回新，
枕邊細說分離後，夜夜相思入夢頻。

玉香詩曰：

鴈香魚沉各一天，爲君終日淚潸然，
孤蓬今夜烟波外，重訴琵琶了宿緣。

吟畢垂泣悲啼，不能自止，天將曙，遂不復見。景清疑懼累日，及至金陵，首訪一清軒，門館寂然，惟邵三縞素出迎，泣謂景清曰：「自君去後，妹閉門謝客，持齋誦經，或有強之，萬死自誓，竟以思君之故，遂成沈疴，一月之前死矣。」景清聞之大駭，入臨其喪，拊棺號慟，是夜獨宿軒中，吟詩曰：

往事淒涼似夢中，香奩人去玉臺空，

傷心最是秦淮月，還對深閨燭影紅。

因徘徊不寐，惘惘間見玉香從帳中出，唏嘘良久，亦吟曰：

天上人間路不通，花鈿無主畫樓空，

從前爲雨爲雲處，總是襄王曉夢中。

景清不覺失聲呼之，遂隱隱而沒云。

註1.成化，明憲宗年號（民國前四四七）。

2.桃葉，晉王獻之愛妾，妹曰桃根。王嘗臨遊歌送之，後人因名其渡曰桃葉渡，在南京秦淮青溪合流處。

3.「江州司馬青衫濕」，爲白居易琵琶行詩句。時白謫江州，送客遇鄰船商人婦，爲琵琶行歌之。

4.大小喬，漢大尉喬玄之二女，世稱二喬。杜牧詩：「銅雀春深鎖二喬」。

5.許飛瓊，古仙人名。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

6. 解佩，鄭交甫至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交甫與言，願得子之佩。二女解與之。
7. 守宮砂，點女人肢體，終年不滅。至手背亦可成。

玉堂春

河南王舜卿，父爲顯宦，致政歸，生留都下，支領給賜。因與妓玉堂春姓蘇者狎。創屋宇，置器飾，不一載，所資罄盡，鴇母有繁言。生不得已出院，流落都下，寓某廟中廊間。有賣果者見之曰：「公子乃在此耶？」玉堂春爲公子誓不接客，命我訪公子所在，今幸無他往！」乃走報蘇。

蘇誑其母，往廟酬願，見生抱泣曰：「君名家公子，一旦至此，妾罪何言！然胡不歸？」生曰：「路遙費多，欲歸不得。」妓與之金曰：「以此置衣飾，再至我家，當徐區畫！」生盛服僕從往，鴇大喜，相待有加，設宴夜闌，生席捲所有而歸。鴇知之，撻妓幾死，因剪髮跣足，斥爲庖婢。

未幾，有山西商人聞名求見，知其事，命鬻之，以百金爲贖身。踰年髮長，顏色如故，携歸爲妾。

初，商婦皮氏，以夫出，鄰有監生，挽姬與通。及夫娶妓，皮知之，置毒酒中，妓遂巡未飲，夫代飲之，遂死。監生欲娶皮，乃唆皮告官，云妓毒殺夫。妓曰：「酒爲皮置」，皮曰：「夫始詒爲正室，不甘爲次，故殺夫，冀改嫁。」監生陰爲左右，妓遂成獄。

生歸，父怒斥之，遂矢志讀書，登甲科，後擢御史，按山西錄囚，潛訪得監生鄰嫗事，逮以來不伏囚，潛匿一胥於庭下櫃中。監生、皮氏與嫗，俱受刑於櫃側。官僞退吏胥，鄰嫗年老，不堪受刑，私謂皮曰：「爾殺人累我，我只得監生五金及兩疋布，安能爲若受刑？」二人懇曰：「姆再忍須臾，我罪得脫，當重報！」櫃中胥聞此言，即大聲曰：「三人已盡招矣。」官出，胥爲證，俱伏法。王令鄉人僞爲妓兄，領回籍，陰置別邸爲側室。

張紅橋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以自號。聰敏博學，雅善屬文，豪右爭欲聘之，悉不從。父母問其故，張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耳。」於是操觚之士聞之，咸托五字爲媒，張俱第其優劣，終無所答。

邑人王恭，寄以詩曰：「重簾穴見日昏黃，絡緯啼來也斷腸，幾度繫書君不答，雁飛應不到衡陽。」

永泰王侁，尤所鍾念，乃稅其隣舍以居。一日張方睡起，侁竊見之，遂寄以詩曰：「象牙筠簾碧紗籠，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烟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神遊蓬島三千界，夢繞巫山十二峯。誰把基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濕酥胸。」張得之，怒其輕薄，遂深居不出。久之，侁悒悒而歸。

最後，得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東隣，滴見張焚香庭前，因託隣嫗授之詩曰：
桂殿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
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

張捧詩爲之啓齒，援筆而答曰：

梨花寂寂鬪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
自愛焚香消永夜，從來無事訴青天。

嫗持詩賀鴻曰：「張娘子自束髮以來，持詩求通者，無慮數十，曾未揮答，僅見此耳。」
鴻亦大喜過望，因使嫗通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於其家，以外室處之。定情之夕，
鴻作詩曰：

雲娥酷似董嬌嬈，每到春來恨未消，
誰道蓬山天樣遠，畫欄咫尺是紅橋。

張詩曰：

芙蓉作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
共道瑤池春似海，月明飛下一雙鴻。

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篤。王僮聞其事，卽盛飾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鴻謂張曰：
「卿獨不聞龐公之妻，拜司馬德操乎？」張曰：「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於是鴻不

能強。傳乃密賂侍者，潛窺室內，見鴻適與張狎，因作酥乳雲鬢二詩以戲之。酥乳詩曰：「一雙明月貼胸前，紫禁葡萄碧玉圓。夫婿調酥綺窗下，金莖幾點露珠懸。」雲鬢詩曰：「香鬢三尺縮芙蓉，翠簷巫山雨後峯。斜倚玉床春色去，鴉翎蟬翼半蓬鬆。」張愈恚怒。傳知其意，乃挽鴻游三山。越數日，鴻絕裾逃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作詩曰：

溶溶春水漾碧瑤，兩岸菰蒲長綠苗，
幾度踏青歸去晚，却從燈火認紅橋。

其二曰：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朵斜簪近翠翹，
寶馬未歸新月上，綠楊影裏倚紅橋。

其三曰：玉塔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
爲惜碧波明月色，鳳頭鞋子步紅橋。

張屬而和曰：

桂輪斜落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
露濕暗香珠翠冷，赤闌橋上待歸鴻。

其二曰：橋畔千花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
一聲寶馬嘶明月，驚起沙汀幾點鴻。

其三曰：草香花煖醉春風，郎去西湖水向東，

情 典

葦愛類

斜倩石闌頻悵望，月明孤影笑飛鴻。

後一年，鴻有金陵之游，乃作大江東一闕留別曰：

鍾情太甚，人笑我到老也無休歇；

月露烟雲多是恨，況與玉人離別！

軟語叮嚀，柔情婉戀，鎔盡肝腸鐵；

岐亭把酒，水流花謝時節。

應念翠袖籠香，玉壺溫酒，夜夜銀屏月；

著喜含曠多少態，海嶽誓盟都設。

此去何之？碧雲春樹，合晚翠千疊；

圖將羈思，歸來細與伊說。

張亦依韻賦別曰：

鳳凰山下，玉漏聲恨今宵容易歇；

一曲陽關歌未畢，棲鳥啞啞催別。

含怨吞聲，兩行珠淚，漬透千重鐵；

柔腸幾寸，斷盡臨歧時節。

還憶浴罷畫眉，夢回携手，踏碎花間月；

謾道胸前懷苴惹，今日總成虛設。

桃葉渡頭，河水千里，合凍雲疊疊；

寒燈旅邸，癸癸與誰問說？

又明年，鴻寄摸魚兒一闋，絕句七首。其詞曰：

記得紅橋，少年游冶，多少雨情雲緒；

金鞍幾度歸來晚，香靨笑迎朱戶。

斷腸處，半醉微醒，燈暗夜深語；

問情幾許？情應似吳蠶吐繭，撩亂千萬縷。

別離處，淡月乳鴉啼曙，淚痕深，紅袖污；

深懷遐想何年了？空寄錦囊佳句。

春欲去，恨不得長纓繫日留春住；

相思最苦，莫道不消魂，衷腸鐵石，涕淚也如雨。

其詩曰：

女螺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

歸夢不知江路遠，夜深和月到紅橋。

其二曰：驢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寥，

我有相思千點淚，夜深和雨滴紅橋。

其三曰：殘燈暗影別魂消，淚濕鮫人玉線綃，
記得雲娥相送處，淡烟斜月過紅橋。

其四曰：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
長記看燈三五夜，七香車子度紅橋。

其五曰：一襟擁恨怨魂消，閒却鳴鸞白玉簫，
燕子不來春事晚，數株楊柳暗紅橋。

其六曰：傷春兩淚濕鮫綃，別雁離鴻去影遙，
流水落花多少恨，日斜無語立紅橋。

其七曰：綺窗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
日午捲簾風力軟，落花飛絮滿紅橋。

先是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居常鬱鬱無聊。及鴻詩詞至，遂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
無何鴻歸，遽往訪之，道中作詩曰：「三千客路動行鑣，遠別歸來興欲飄，祇恐鳳樓人待久，
玉鞭催馬上紅橋。」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徬徨之際，忽見床頭玉佩瑛懸一絨，
拆之，有蝶戀花一闕，及七絕句。其詞曰：

記得紅橋西畔路，郎馬來時，繫在垂楊樹；
漠漠梨雲和夢度，錦屏翠幙留春住。

其詩曰：

床頭絡緯泣秋風，一點殘燈照藥籠，
夢吉夢凶都不定，朝朝望斷北來鴻。

其二曰：井落金甌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
輕羅暗濕鴛鴦冷，閒聽長宵唳唳鴻。

其三曰：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
內家不遣園林去，音信何緣寄塞鴻？

其四曰：玉筍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
綠窗寂寞無人到，海濶天高怨落鴻。

其五曰：衾寒翡翠怯秋風，郎在天南妾在東，
相見千回都是夢，樓頭長日妬雙鴻。

其六曰：半簾明月影墮墮，照見鴛鴦錦帳中，
夢裏玉人方下馬，恨他天外一聲鴻。

其七曰：一雨一北似飄蓬，妾意君心恨不同，
他日歸來也無益，夜臺應少繫書鴻。

鴻得詩詞，悲感哀恨，殆不勝情，因賦詩曰：

柔腸百結淚懸河，瘞玉埋香可奈何！

明月也知留佩玦，曉來長怨畫青蛾。

仙魂已逐梨雲夢，人世空傳薤露歌，

自是忘情惟上智，此生長抱怨情多。

王僧亦以詩哭之曰：「濕雲如醉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隣，新綠只疑銷曉黛，落紅猶記掩歌唇。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欲覓梨雲仙夢遠，坐臨芳沼獨傷神。」

自後鴻每再過紅橋，輒爲歎悵累日。

註1. 閩縣，今福建閩侯縣。

2. 瓊瓠，執簡爲文也。

3. 李青蓮，即李白，唐人，字太白，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之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詩宗。李爲詩仙，杜爲詩聖。

詩聖。

4. 龐德公，東漢襄陽人，居觀山南，未嘗入城市，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攜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5. 司馬微，漢末潁州陽翟人，字德操，清雅善知人，漢昭烈訪士於微，因薦諸葛孔明及龐士元。

張夢蓮

湖州張夢蓮適秦佩秋，秦以優行生肄業京師，不耐孤寂，又與夢蓮情篤，中道而歸。嘗語其友陸生云：「少年行樂耳，遠離家室以博浮名，即幸而得之，苦樂猶不相值，況事未可

必乎？」出夢蓮詩草示陸生，有寄外云：

自別秦嘉後，音塵隔到今，昔時歡笑境，陳跡怕重尋。

竹蔭涼於水，蕉愁捲到心，小山最高處，相望一登臨。

落花云：

韶光渾似夢初驚，誰解東風反復情？

吹得花開又花落，個中恩怨不分明！

憶親云：

幼累爺娘長適他，傷心生女負恩多，

諷詩不少閨人淚，只有男兒賦蓼莪。

註1. 蓼莪，詩篇名，孝子追念父母也，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語。晉王裒讀詩至此，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太史敷女

齊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太史敷家傭。太史敷女奇法章之相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食之，與私焉。

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汚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王后賢，亦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

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

袁 盎

袁盎爲吳相時，有從史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從史懼，乃亡去。盎親追返之，竟以侍兒賜，遇之如故。景帝時，盎旣入爲太常，復使吳。吳王時謀反，欲殺盎，以五百人圍之，盎未覺也。會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置二百石醇醪，盡醉五百人，夜引盎起曰：「君可疾去，旦日王且斬君。」盎曰：「公何爲者？」司馬曰：「故從史盜君侍兒者也。」於是盎驚脫去。

註：袁盎，卽爰盎，漢人，字絲，文帝時爲中郎將，數直言極諫。

葛 周

梁葛侍中周，鎮兗之日，嘗游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婚，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一寵姬，國色也，嘗在公側，甲窺見，目之不已，葛公所顧問，至於再三，甲方流盼殊色，竟忘對答，公但俛首而已。

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記憶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

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饑渴，殆無人色，公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

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甲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之曰：「爲人妻不愈於爲妾耶？」令具資粧，值數十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其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奉命，公堅與之。

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紅拂妓

楊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獻策，素踞床而見。靖長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倨見賓客！」素斂容謝之。時妓妾羅列，內有執紅拂者，有殊色，獨目靖。靖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靖具以對，妓誦而去。

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啓視，則紫衣紗帽人，負一囊。問之曰：「楊家紅拂妓也。」延入，脫衣去帽，遽向靖拜。靖驚答之，再叩來意，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故來相就耳。」

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形狀，言詞語氣，真天人也！靖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

註1. 楊素，隋華陰人，初仕周，後從隋高祖定天下，以功加上柱國，封越國公。然宣買財貨，田宅千數，時人鄙之。

2. 李靖，唐三原人，字藥師，嘗謂丈夫遭遇，當以功名取富貴。初仕隋，後歸唐，平吳，破突厥，定吐谷渾，功業甚偉，封衛國公，謚景武。

3. 尸居餘氣，言人之近死也。

餅師妻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因呼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

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仍令之歸餅師，以終其老。

註1. 寧王憲，唐睿宗長子，玄宗之兄，名憲。

2. 王維，唐太原人，字摩詰，玄宗時，官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工詩善書畫，時謂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其畫山水，爲畫家南宗之祖。

劉禹錫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伎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曰：

髮髻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

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

李因以妓贈之。

註1.劉禹錫，唐中山人，字夢得，以進士登博學宏詞科，累官至集賢殿學士，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其文於韓愈柳宗元外，自爲軌轍，詩亦精銳。所著曰劉賓客集，凡四十卷。

于 頤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爲漢南之最。姑貧鬻婢於連帥于頤，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即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相對垂泣，誓若山河。郊贈之以詩曰：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
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

或有嫉郊，寫詩於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崔生因此小阜。

又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娉娛！」遂多以練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

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

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

註：連帥，古有方伯連帥之稱，卽後之按察使也。

馮 燕

唐馮燕者，魏人，少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毆者，燕聞之，搏殺不平，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蓋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耽鎮滑，知燕才，留屬軍中。

他日出行里中，見戶旁婦人翳袖而望，容色甚冶，使人致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從其類飲，燕因得間，復拒戶偃寢。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褌蔽燕。燕因其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目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以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而去。

明日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共棣嬰百餘笞，遂不能言。

官收繫殺人罪，嬰莫能辯，彊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持朴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千餘人。有一人排衆而來，呼曰：「且無令不辜死，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自言人，乃燕也。與燕俱見耽，盡以狀對，耽乃狀聞，請歸其印，以贖其死。上誼之，下詔凡滑

城死罪者皆免。

註1滑，今縣名，秦白馬縣，唐置滑州，明爲縣，清屬河南省，今屬河北省。

瑞 卿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乃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寔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爲貺，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與。旣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吏人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爲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爲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

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共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旣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

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忍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爲不朽，一失此時，恐貽後悔。今將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爲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一旦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

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

旣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爲夔州節度使。旣領夔州，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於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繇，仍以衡宗族爲託。希範得書大慚，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遂與瑞卿偕老焉。

董國度妾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州膠水部。會北兵動，留家於鄉間，處官所。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黠，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

董與母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妾叩其故，董變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人謀事，且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斂姻親之禮。留飲至夜，妾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

泄漏，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詒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以女弟托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如此，胸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於客。

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襦袍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勿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揮使登楫而別。

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為，舟中奉侍惟謹，具食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諸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為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還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咄咄而去。

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纔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携妾而至，偕老焉。

註1. 贛州，府名，隋置州，元為路，明政府，清因之，屬江西，民國廢，今鄱陽縣其舊治也。

2. 宣和，宋徽宗年號（民國前七九三）。

梁紅玉

韓蕻王世忠夫人梁紅玉，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駒駒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

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盡歡，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蕻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梁封兩國夫人。

註1. 韓世忠，宋延安人，字良臣，以鷹募立功。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破兀朮於黃天蕩，累官東京淮東宣撫處置使，鎮楚州。秦檜主和，收其兵柄，爲醜泉觀使，乃鏟釐糶酒，遊西湖以自樂，自號清涼居士。孝宗時追封蕻王，諡忠武。

2. 梁紅玉，本京口娼，爲韓世忠妻。世忠與金兀朮戰於黃天蕩，紅玉親執桴鼓助戰。世忠屯楚州，紅玉織箔爲屋，與士卒同力役。

嚴蕊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唐與正仲友守台日，酒邊命幼芳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情 典 豪俠類

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

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仲友賞之雙繡。

又嘗七夕宴集，坐客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固命之賦詞，以己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鵠

橋仙云：

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

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

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

人間剛道隔年期，想天上方纔隔夜。

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傾囊贈之而歸。

其後，朱晦菴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仲友罪，遂指其與蕊爲濫，繫獄月餘，蕊雖備受箠

楚，而一語不及唐。獄吏誘使早認，蕊答曰：「身爲賤伎，縱與太守有濫，罪亦不至死；然

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污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

聽。未幾朱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憐之，命作詞自陳，蕊口占卜算子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

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岳喜，即日判令從良，而宗室納爲小婦，以終身焉。

註1. 朱熹，宋婺源人，字元晦，紹興中學建州鱣貢，成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宋之理學，至熹而集大成。

聶勝瓊

聶勝瓊，宋時名妓也，資性慧黠。李之間詣京師，見而悅之，遂與結好。及將行，勝瓊餞別於蓮花樓。別旬日，復作鷓鴣天詞寄之云：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清樽一曲陽關後，別個人人第五程。

尋好夢，夢難成，況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蒼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

李藏篋間，抵家，爲其妻所得；問之，具以實告。妻愛其語句清俊，遂出粧奩，資夫娶歸。瓊至，損其粧飾，委曲奉事主母。終身和好，無間隙焉。

茂英

洛中舉子某，與樂妓茂英相識，時英年甚小。及舉子到江外，偶於飲席遇之，因贈詩曰：

猶憶當初過柳樓，茂英年少尙嬌羞，
隔窗未省聞高語，對鏡曾窺學士頭。

一別中原供老大，重來南國見風流，
彈絃酌酒話前事，零落碧雲生暮愁。

舉子因謁節使，遂留連數月。帥遇之甚厚，宴賞既頻，與英諧戲頗洽。一日告辭，帥厚以金帛贖行，復開筵送別。因暗留絕句與英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妒風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尙書莫點頭！」因起舞遺詩，帥取覽之，當時即令人將英送付舉子。

寄 內 詩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閔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滯。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

握筆煩想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

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簾，試留青黛着，回日畫眉看。

又令代妻作詩，答曰：

蓬蒿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

胡麻荒盡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酒遣以束帛，放歸。

註1.雁門關，在山西代縣西北，自古爲戍守重地，與寧武、偏頭爲山西三關，所謂外三關也。

姜子奇妻

洪武初，吳人姜子奇，娶婦三載，值大軍過吳擾亂，子奇挾妻出避，倉皇間，因失其妻，乃爲兵官携歸京邸。

子奇流落四方者累年，後過京行乞，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以酒饌，又以布囊裹熟米一斗與之，子奇不敢仰視而去。翌日此婦在門，又見子奇行乞，適主人不在，呼與相見共語，爲主母所窺，即令人追之，簡其乞囊中有金釵一對，書一封，候其夫還以告。兵官啓封視之，乃題詩一律云：

夫留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

妾囊有心終向日，楊花無力暫隨風。

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

每恨當年罹此難，相逢難把姓名通。

兵官見詩大悼，即時遣還，並賜錢米，以給其歸。子奇夫婦泣謝而去，伉儷復合。

註1.洪武，明太祖年號（民國前五四四）。

沈小霞妾

錦衣衛經歷沈鍊，以攻嚴嵩得罪，謫田保安。時總督楊順，巡按路楷，皆嵩客，受嵩子世蕃指：「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順與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通虜者，竄鍊名籍中，論斬，籍其家。順以功磨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選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相君薄我賞，猶有不足乎？」復取鍊三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襄。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順楷被劾，卒奉旨逮治，而襄得末減問成。

初襄之始來也，只一愛妾隨行，及是與妾俱赴戍所。中道微聞嵩將使人要而殺之，襄懼欲竄，而顧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係，第去勿憂我！」襄遂詒押者，城市有年家某，負吾家金錢，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縱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某家詢之，云未嘗至。還復叩妾，妾把其襟大慟曰：「吾夫婦患難相守，無頃刻離，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嚴氏指，戕殺吾夫矣！」觀者如市，不能判，聞於監司，監司亦疑嚴氏真有此事。不得已，權使寄食尼菴，而立限責押者跡襄。押者物色不得，屢受笞。乃哀懇於妾，言襄實自竄，母枉我，因以聞亡命去。

久之嵩敗，襄始出訟寃，捕順楷抵罪，妾復相從。襄號小霞，楚人江進之，有沈小霞妾傳。

註：嚴嵩，明分宜人，弘治進士，世宗時官至太子太師，恃寵攬權，貪賄賂，親姦邪，凡直陳時政者皆斥戮之。萬子世藩，爲太常寺卿，父子濟惡。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奸，嵩殺之。後鄒應龍極論嵩父子不法，帝使嵩致仕，世蕃下獄。嵩後寄食故舊而死。

邵金寶

邵金寶，故倡也，口西俠戴綸所與游。綸爲京營參將，以善威寧侯下獄，將坐重辟，念事非朝夕可竟，去家數千里，無可庇託，乃罄囊金三千餘，屬邵曰：「余生死不可知，若其念我，請持此贍余以待命！」邵含泣收之，爲畫策，分費以結權貴公子驩，而買少妓，博市井富兒金，輾轉出綸。

綸庭鞠赴市，邵歲罄資於權貴，因得周旋，椎楚弗避。十餘年如一日，而綸用終不缺。綸卒藉其力以出，尋補建昌游擊，贏金尙四千有奇，悉付綸而從之任。

綸妻自其家來省，請邵升高座，命侍女強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報其救夫恩也。居旬而返，將行語綸曰：「夫難，妾以疾不能爲力，而邵能代之，妾當愧死矣。無以謝邵氏，惟君念之！」垂涕泣而去。

阮 咸

阮仲容咸，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徙，初云去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之不可失也！」或譏其對婢之重逾母喪云。

註：阮咸，魯尉氏人，字仲容，瑀之孫，竹林七賢之一，任達不拘，解音律，善彈琵琶，與叔阮瞻齊名，仕至散騎常侍。

王 僧 彌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彌，與嫂婢謝芳姿通，情好甚篤。嫂嘗箠芳姿過苦，僧彌之兄東亭侯元琳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而僧彌好持白團扇，嫂令芳姿歌一曲，當赦之。芳姿乃歌曰：

白團扇，辛苦且流離，是郎眼所見。

僧彌聞之問曰：「奈何遣却？」芳姿應聲又歌曰：

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俞 大 夫

俞華簾大夫，與一妓善。後有讎俞者，別召一妓侍飲。他日遇所善妓於生公石，數呼

之，不應，曰「知罪矣。」妓曰：「汝知罪即於此長揖數十，使舉山之人大笑，方宥汝。」遂如其言，見者大笑。旁客曰：「殊失觀瞻。」兪曰：「觀瞻吾不惜，但恐曩日侍飲人知之，必復以此法難我耳！」

註1. 生公石，在蘇州虎丘。吳郡諸山錄云：「虎丘寺前有高僧笠道生講堂，生公立片石以作聽徒，折松枝以爲膝柄。」生公，梁時之高僧，嘗講經於虎丘寺，聚石爲徒，石皆點頭。世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語。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爲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祇奉，多乞歌詩，以爲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數四，因索筆題詩云：

氣餘四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

因教小童曰：「爲我持此出，逢見親近郎君及舉人，即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製哀輓以送我！」初其家謂必求賄，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輓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者？」其鄰有劉馳駟，聰爽能爲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歌挽柩

前，悲唱之，聲甚淒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駝駝使唱，駝駝尙記其四章：

一曰：昨日尋仙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

客至皆連袂，誰來爲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

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悲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

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

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磨至盡齊眉。

花落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其後，宿草便離離。

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

岱岳誰爲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隣。

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駝駝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駝駝哂曰：「大有宋玉在。」

註1. 鼓盆，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

2. 宋玉，戰國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憫其師之放逐，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一賦，皆寓言託興有所諷也。

韓熙載

北齊徐之才，見其家人與男人私，倉皇走避曰：「恐防少年嬉笑。」

南唐韓熙載，後房妓妾數十，房室側，建橫窗，絡以絲繩，爲窺覘之地，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時人目爲「自在窟」。或竊與諸生淫，熙載過之，笑而趨曰：「不敢阻與。」或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

註1.韓熙載，五代時雜州北海人，字叔言，後唐同光進士，南唐時，官至中書侍郎光正殿學士承旨，善屬文，能盡忠言事，好善姬妾，多至四十餘人，悉其出入，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筐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平諺文，時人亦稱韓文公。

陶穀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穀至，果如其言。熙載曰：「陶奉使非端介者，其守可竊也。」乃密遣妓女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敝衣竹釵擁篲洒掃。穀因與通，作風入松詞贈之曰：

好因緣，惡因緣，抵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

琵琶祇益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後數日，李主宴陶清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侑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註1.陶穀，先仕周，後歸宋，以朝廷待詞臣不厚，乞罷祭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葫蘆，且作且作！」不許罷。後不進用，因題玉堂壁云：「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理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上見之，怒不悅，卒不大用。太祖又嘗謂陶穀一雙鬼眼云。

碧 桃

寇萊公準嘗高會，集諸妓，賞給綺千數。其妾碧桃者，淑靈能詩，乃獻詩云：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
萊公見詩，爲之默然。

註1.寇準，宋華州人，字平仲。太宗時，擢進士，真宗時，累官同平章事。會契丹入寇，準決策請帝親征，成澶淵之功。後爲王欽若等所讒，罷相。又爲丁謂等所構，貶雷州。仁宗時贈中書令，封萊國公，諡忠愍。

司馬光

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有幸營妓者，而於公前諱之。嘗會於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云：

年去年來來去忙，偷閒暫臥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

溫公嘗即席賦西江月詞云：

寶髻鬆鬆縮就，鉛華淡淡粧成。紅烟紫霧罩輕塵，飛絮游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

楊元素學士見之曰：「此公風情亦不薄！」

註：司馬光，宋陝州夏縣涇水鄉人，字君實，寶元初進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時以驩安石新法之害，出居洛。高太后臨朝，光入爲相，盡改新法，在位八月而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著資治通鑑，爲中國編年史之最善者。又楊元素名繪。

趙清獻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之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復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或曰：「此老兵乃真道學，清獻公不如也。」

註：趙抃，宋西安人，字閱道，官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號鐵面御史。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平生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後官至參知政事，卒諡清獻。

何 鄭

情 典

狂 放 類

文彥博，慶歷間知益州，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郟聖從謁告歸里，上遣因便伺察之。張俞少愚，潞公客也，迎見聖從於漢州。有營妓楊姓者，善舞，聖從喜之。少愚因取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嬌嬈。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命作樂以宴之，迎此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每爲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註1. 文彥博，宋介休人，字寬夫，仁宗時進士，累仕四朝，出將入相五十餘年，名聞四夷，年九十二歲卒，封潯國公，諡忠烈，亦稱文潞公。

2. 慶曆，宋仁宗年號（民國前八七一）。

韓 汝 玉

韓汝玉令錢塘，眷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曙。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曙。翌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刎云：「某無狀不簡，爲吏所侮，無以蒞民，請解印歸。」

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

汝玉旣滿，復携此妓游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買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已離錢塘數十里矣。

註1. 范仲淹，宋吳縣人，字希文，大中祥符間舉進士，仁宗時與韓琦率兵同拒西夏，爲朝廷所倚重，旋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卒諡文正。

柳耆卿

周月仙餘杭名妓也。柳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茲郡，造甌江樓於水滸，每召月仙至樓歌唱，調之不從。柳緝知與隔渡黃員外暱，每夜乘舟來往。乃密令艖人半渡，劫而淫之，月仙不得已從焉，惆悵作詩一絕云：「自歎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戴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酒半，柳歌前詩，月仙大慙，因順耆卿。耆卿喜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岸，肯教辜負此時情？」自此日夕常侍耆卿，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註1. 柳永，宋崇安人，字耆卿，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後改名永。詞極有名。

胡澹菴

胡澹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愛妓黎倩，留題壁間，有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厥後宋元晦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註1.胡銓，宋廬陵人，字邦衡，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縣之夔街。好事者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于金。秦檜怒其逆已，除名編管昭州。後再入兵部侍郎，諱祠以歸，卒諡忠簡，著澹菴集一百卷。

2.梨渦，頰上酒渦也。

王 鈇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按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積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飲，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收其守。」

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踉蹌不安。王麾去妓樂，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可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酌。」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輿，諸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

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註1. 南宋高宗年號（民國前七八一）。

小紅

小紅，順陽公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請老，姜堯章夔詣之。一日，授簡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疏影兩曲，公使二妓肆習之，音節清婉。

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垂虹橋賦詩曰：

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

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橋。

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輒從而和之。

註1. 范成大，宋吳縣人，字致能，號石湖居士。紹興進士，隆興中使金，秉節盡忠，累官參知政事。著述甚多，詩與陸游揚萬里齊名。

2. 姜夔，字堯章，宋鄞陽人，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隣，因號白石道人，其詩風格高秀，詞尤精深華妙。

姚牧菴

姚牧菴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宴，歌妓羅列，中一人秀麗閒雅，微操閩音。公使來

前，問其履歷，初不以實對，叩之再，泣而訴曰：「妾乃建甯人氏，真西山後也，父官朔方，祿薄不足自給，侵貸公帑無償，遂賣入娼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欲賣奴，請爲落籍。丞相素敬公，意公欲以侍巾櫛，即令教坊簡除之。至得報，語一小史黃楙曰：「我以此女爲汝妻，汝即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史後至顯宦，京師相傳，以爲盛事。

牧菴名燧，樞之姪也。致政家居，年八十，時夏月沐浴，有侍妾在側，公因私之。妾前拜曰：「主公年老，賤妾倘有娠，家人必見疑，願賜識驗！」公因捉其肚圍，題詩於上云：「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過後更無春，縱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墳前拜掃人。」未幾公薨後，此妾果有子，家人疑其外通，妾出此詩，遂解。

註1. 姚樞，元柳城人，字公茂，世祖時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其學以程朱爲本，卒諡文獻。

畫西廂

邱瓊山過一寺，四壁俱畫西廂記故事，邱訝曰：「空門安得有此？」僧曰：「老僧從此悟禪。」邱問「何處得悟？」答曰：「是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註1. 邱潛，明瓊山人，字仲深，幼孤，母李氏教之讀，過目成誦，遂成進士，熟於國家典故。孝宗時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上言列舉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卒諡文莊，著有大學衍義補。

2. 西廂記，元曲，王實甫撰，因唐元稹之會真記而演爲傳奇。世傳王作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構想甚苦，思竭仆地遂死，其下皆關漢卿續成之。

楊 慎

楊狀元慎，字用修，以議禮戍永昌，僑寓安甯，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携倡伶以從，皆大理董秀才爲楊羅致，人呼爲「董牽頭」。

諸夷會欲得慎詩翰不能，乃以精白綾作襖，遣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會乃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知之，更以爲快。

又在瀘州嘗醉，胡粉敷面，作双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捧觴游行城市，了不爲忤。

註1. 楊慎，明新都人，字用修，號升庵，武宗時授翰林修撰，世宗時充經筵講官，著作之富，爲明代第一，天啓初追謚文憲。

凌 延 年

凌延年，即尙書洋山公長子，世襲錦衣，丰神修美，豪華擅場。初至白下，六院未有相識。故事院中名姬，定情之夕，例必五金，最下亦三金，謂之初會。凌訪六院知名者，凡三十餘人，概致五金二幣，通慫勤焉。且曰：「方欲渡江往揚州，未遑識面也。」諸姬家甚慚。

意，共相傾慕，恨不一見，日遣人於寓中問訊。

及凌延年至院，爭往邀之，以先至者爲榮。凌以次留連，百戲俱集，凌延年遂語人曰：「大老官甚易做，我所費纔三四百金，而初會已周矣。」尤與楊美兒相厚，美之假母死，凌爲治喪，凡來弔者，上客折帛白綾一端，次則細紗，從人皆贈布。七七作佛事，費數千金。

註：白下，地名，故城在江蘇江寧縣北，唐武德時更金陵爲白下，徙治其處，故今亦稱江寧曰白下。

廖道南

廖道南爲舉人時，與院妓陳淑女相善，戲爲題裏足一絕云：

白練輕輕裏，金蓮步步移。莫言常在地，也有上天時。

又嘗與淑女聯句，詠穩桌一絕。廖云：「木屑原來斧鑿成」，陳云：「暫來低處立功名」；廖云：「雖然不作擎天柱」，陳云：「也與人間斷不平。」

唐 寅

唐伯虎，名寅，字子畏，才高氣雄，藐視一世，而拓落不羈，弗脩邊幅。每遇花酒會心處，遂忘形骸。其詩畫特爲時珍重，錫山華虹山學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尙未覲面。

唐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計返棹時，當往詣華傾倒。晚泊河下，登岸閒行，偶見乘輿東來，女從如雲，有丫鬟貌尤艷麗。唐不覺心動，潛尾其後，至一高門，衆擁而入。唐凝盼悵然，因訪居民，知是華學士府。

唐歸舟，神思迷惑，輾轉不寐，中夜忽生一計，若夢壓狀，被髮狂呼。衆驚起問故，唐曰：「適夢中見一天神，朱髮獠牙，手持金杵，謂我進香不虔，聖帝見譴，令來擊我。予叩頭哀乞再三，云姑且恕爾，可隻身持香，沿途禮拜，至山謝罪，或可倖免，否則禍立降矣。予驚醒戰悚，今當遵神教，獨往還願，汝輩可操舟速回，勿溷乃公爲也。」即徹服持包傘奮然登岸，疾行而去。有追隨者，大怒，遂回。

唐乃潛至華典中，見主櫃者，卑詞降氣曰：「小子吳縣人，頗善書，欲投府上寫帖，幸爲引進！」即取筆書數行於一紙授之。主者持進白華，呼之入，見儀表俊偉，字畫端楷，頗有喜色。問平日習何業，曰：「幼讀儒書，頗善作文，屢試不得進學，流落至此，願備書記之末。」公曰：「若爾，可作吾大官伴讀！」遂賜名華安，送至書館。

安得進身，潛訪前所見丫鬟，云名桂華，乃公所素寵愛者，計無所出。居久之，偶見郎君文義有未妥處，私加改竄，或爲代作，師喜其徒日進，持文誇於華，華曰：「此非孺子所及，必情人耳。」呼子詰之，弗敢隱。因出題試安，援筆立就，舉文呈華，手有枝指。華閱之，詞意兼美，益喜甚，留爲親隨，俾掌文房，凡往來書劄，悉令裁復，咸當公意。

未幾主典者告徂，華命安暫攝，出納惟慎，毫忽無私。公欲令即與，而嫌其未婚，難以重託，呼媒爲擇婦。安聞，潛乞於公素所厚者，云：「安蒙逾格提拔，復謀爲置室，恩同天地，第不欲重費經營，或以侍兒見配可耳。」所知因爲轉達，華曰：「婢媵頗衆，可令自擇。」安遂微露欲得桂華，公初有難色，而重違其意，擇日成婚，另飾一室，供帳華侈，合卺之夕，相得甚歡。

居數日，兩情益投，唐遂吐露情寔，云：「吾唐解元也，慕爾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諧所願，此天緣也。然此地豈宜久羈？可潛遁歸蘇，彼不吾測，當圖諧老耳。」女欣然願從，遂買小舟，乘夜過發。天曉，家人見安房門封鎖，啓視室中，衣飾細軟，俱各登記，毫無所取，華沉思莫測其故，令人遍訪，杳無形迹。

年餘，華偶至園門，見書坊中坐一人，形極類安。從者以告，華令物色之，唐尙在坊持文繙閱，手亦有枝指，僕尤駭異，詢問何人，旁云此唐伯虎也。歸以告華，遂持刺往謁。唐出迎坐定，華審視再三，果克肖，茶至而指露，益信爲安無疑，奈難以直言，躊躇未發。唐命酒對酌，半酣，華不能忍，因縷述安去來始末以探之，唐但唯唯。華又云，渠貌與指頗似公，不識何故。唐又唯唯，而不肯承。華愈狐疑，欲起別去，唐曰：「幸少從容，當爲公剖之。」酒復數行，唐命童秉燭前導入後堂，請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露嬌面。拜畢，唐携女近華，令熟視之，笑曰：「公言華安似不佞，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華歸，厚具粧奩贈女，遂締姻好云。事出涇林雜記。

註1. 唐寅，明吳縣人，字子畏，又字伯虎，號大如，弘治中舉於鄉，家無擔石，座客常滿，文章丰采，照映江左，善畫

山水人物，無不臻妙，稱爲神品。

2. 茅山，卽句曲山，在江蘇句容縣東南，漢茅盈與弟衷·固來此，世號三茅君，因以名山。梁陶宏景隱此。
3. 閶門，蘇州西北之城門。

陸季和

天台陸季和有婢娉娉，頗屬意焉，婦張氏淑儀知之，戲以詩云：

郎君最愛婢嬌憨，臉際眉間笑語含，
怪得昨朝開鬥草，輸他兩次得宜男！

論心我亦喜溫柔，每有新詩與唱酬，
今日喚他纔一看，羞紅双頰便回頭。

閒時說到眼前春，一個嬌羞一個曠，
戲語兩家都莫惱，明年罰我作冰人！

今番望眼總盈盈，撮合何難要妾行？
但問同心歡結後，大家怎樣謝儂情？

情 典 狂放類

屬語俱趣。其諠之甚者，有七律一首，其中有句云：

不妨暗裏通眉語，未許人前便目成！

又調季和云：

喧客莫思輕奪主，撒橋猶未到過河！

用俚語亦妙。

及娉娉備側室後，淑儀有句云：

青衫紅袖兩情濃，今日裝成意態慵，

含笑問花花不語，此時眉眼却羞儂。

娉娉答云：

欲通私意怕娘瞋，但任娘行笑妾身，

舉止本來羞澀甚，大方何敢學夫人？

其互相調笑類如此，季和顧而樂之。淑儀又有詠春扇詩云：

花前微扇帶清芬，袖底輕籠摺細紋；

寒愛圍爐春愛汝，一年恩好却平分！

蓋亦指娉娉而言也。

韓憑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有美色，康王乃築臺望之，竟奪何而殺憑。何氏乃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又曰：「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不樂君王。」後聞憑被殺，乃陰腐其衣，與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引衣，衣絕，得遺書於帶中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命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生於兩塚，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又有烏如鴛鴦，雙棲於樹，朝暮悲鳴。人皆異之曰：「此韓憑夫婦精魂也。」

何氏又有寄憑歌曰：「其雨淫淫，河水深深，日出當心。」康王以問蘇賀，賀曰：「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日過午則殂，明有死志也。」韓憑家在今開封府。

吳王女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之爲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園門外。

三年重歸，詰問其父母，知玉死已葬，乃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

曰：「昔爾行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乃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

歌畢，歔歔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玉曰：「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重感其言，與之還家。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遺重，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此不過發塚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走至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妝梳忽見王，王驚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詣塚弔唁，玉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非爲發塚，願勿推治！」夫人聞言，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註1. 夫差，春秋吳王闔閭之子，後爲越王勾踐所滅。

2. 黃墟，謂地下也。

陸東美

吳黃龍年中，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婦相重，時人號爲「比肩夫婦」。後

妻死，東美不食而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塚上生雙梓，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呼爲「小比肩」。出述異記。

1. 黃龍，三國時吳大帝孫權年號（民國前一六〇八）。

妬婦津

晉劉伯玉妻段明光，性極妬。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贊歎其美。明光曰：「君美水神，而輕我耶？我死何患不爲神？」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見夢曰：「吾今得爲神矣。」伯玉遂終身不敢渡此水，因名之曰「妬婦津」。有好婦人渡者，必毀粧而濟，否則風波暴發。若醜婦雖盛粧，神亦不妬也。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夫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亡長歎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

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後有一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如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見之者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出江湖紀聞。

望夫石

新野白河上，有石如人，名「望夫石」。相傳一婦送夫遠戍，別於此，婦悵望久之，遂化爲石。天台陳克字子高，題望夫石云：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川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或又有句云：

望夫石，夫不來兮江水碧！

行人悠悠朝與暮，千年萬年色如故！

註1.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石若人立。

華山畿

宋少帝時，南徐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女子悅之，無因，遂感心疾而卒。及葬，經華山至女門，車不能前。女乃妝點沐浴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旣爲儂死，獨活爲誰

施？歎若見憐時，棺木爲僮開！」棺應聲開，女遂入，乃合葬，呼曰神女塚。

祝英臺

梁山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爲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

後三年，梁爲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爲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効勞，封爲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見寧波志。

張倩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相愛，感想於夢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

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

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恩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

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鑑大驚，遂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鑑。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與女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唯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以孝廉擢第，至丞尉。唐人作離魂記。」

註1. 天授，唐武后年號（民國前一三三二）

嚴 武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義任俠。嘗於京師與軍使隣居，軍使女美，窺見之，賂左右誘而竊之以逃。軍使告官，且以上聞。詔遣萬年縣捕賊官，乘遞追逐試舟。自鞏縣聞，懼不

免，乃飲女酒，以琵琶絃縊死之，沉於河。明日詔使至，搜之不得。此武少年時事也。

及病甚，有道士從峨嵋山來，因武素不信巫祝之類，門者拒之。道士曰：「吾望君府鬼祟氣橫，所以遠來。」門者納之。未至階，自爲呵叱，論辯久之，謂武曰：「君有宿冤，君知之乎？」武曰：「無之。」道士曰：「階前冤女，年十六七，頸繫一絃者誰乎？」武叩首曰：「有之，奈何？」道士曰：「彼云欲面，盍自求解！」

乃洒掃堂中，令武齋戒，正笏立檻內，一童獨侍。檻外道士，坐於堂外行法，另洒掃東閣，垂簾以俟。女至良久，閣中有聲。道士曰：「娘子可出。」其女被髮頸繫，蹙簾而出。及堂門，約髮拜武，武驚懼掩面。女曰：「妾雖失行，無負於公，公何太忍，縱欲逃罪，何必忍殺？含冤已久，訴帝得伸。」武悔謝求免，道士亦爲之請。女曰：「事經上帝，已二十年矣，期在明晚，言亦無益也。」遂轉身還閣，未至簾而失其形矣。道士謝去，武乃處置家事，明晚遂卒。

註1：嚴武，唐華州人，字季鷹，中書侍郎嚴挺之子，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弱冠以門蔭策名，累官至劍

南東川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玄宗在蜀，合兩川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內遷京兆尹，至黃門侍郎。復鎮劍南，大破吐蕃，封鄭國公。悉行猛政，窮極奢靡，卒年四十。

王魁

王魁下第失意，適山東萊州友人招游北市，深巷小宅，有殷氏婦絕艷，酌酒曰：「某名

桂英，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巾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憂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需，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

踰年，有詔求賢，英爲辦西游之用。將行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門，寄詩曰：「琢月磨雲輸我輩，都花古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成去，好養鴛鴦作一池。」

後唱第，爲天下第一，英以詩賀云：「人來報喜敲門急，賤妾初聞喜可知，天馬果然先驟躍，神龍不肯後蛇螭。海中空却金鯨窟，月裡都無丹桂枝，漢殿獨呈司馬賦，晉庭惟許宋君詩。身登龍首雲雷疾，名落人間霹靂馳，一榜神仙隨馭出，九衢卿相盡行遲。烟霞路穩休回首，舜禹朝清正得時，夫貴婦榮千古事，與郎才貌各相宜。」

復寄詩云：「上國笙歌錦綉鄉，仙郎得意正疎狂，誰知憔悴幽閨質，日覺春衣絲帶長？」又詩云：「上都梳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幽閣裡，須教張敞畫新眉。」魁私念科名如此，不可以一倡玷辱，竟不復答書；而魁父已約崔氏爲親。及魁授徐州僉判，英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近我矣。」復遣僕持書以往，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乃揮刀自刎。

魁至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英曰：「君輕恩薄

義，負約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
莫曰：「得君之命乃止，不知其他。」

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召道士馬守素薦醮，守素夢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醮也。」後數日，魁竟死。

滿少卿

滿生少卿者，失其名，世爲淮南望族，生獨弛跡不羈，浪游四方。至鄭州，依豪家久之，覺主人倦客，乃往投長安一知舊，則已罷去。歸次中牟，適故人爲主簿，矚之不能足，又轉而西抵鳳翔。窮冬雪寒，飢臥寓舍。鄰生焦大郎見而惻然，飯之，旬日不厭。生感幸過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餘，哀君逆旅被褐，故量相濟；非有他意也。」生又拜：「幸異時或有進，不敢忘報。」自是日詣其家，親昵無間，杯酒流宕，輒通其室女。旣而事露，慚愧無所容。大郎叱責之曰：「吾與汝本不相知，過爲拯汝，何爲不義若此，豈士君子行哉？業已兩難，悔何及？吾女亦不爲無過，若能遂爲婚，吾亦不復言。」生叩頭謝罪願從命，旣成婚，夫婦相得歡甚。

居二年，中進士第，唱名即歸，綠袍槐簡，跪於外舅前。隣里爭持手酒往賀，益艷誇

說。生連夕燕飲，然後調官。將戒行，謂妻曰：「我得美官，便來取汝，并迎丈人俱東。」
焦氏本市井人，恃生富貴，便不事生理。且厚贖厥婿，費產半空。生至京，得東海尉，會宗
人有在京者，與相遇，喜其成名，拉之還鄉。生甚不欲，托辭以拒，宗人罵曰：「書生登科
名，可不歸展墳墓乎？」命僕負其囊裝先赴舟，生不得已而行。

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壯而未娶，宜思嗣續計。吾爲汝求宋都朱從簡大夫
次女，今事諸矣，汝需次尙歲餘，先須畢姻，徐爲赴官！」其叔性嚴毅，歷顯官，且爲族
長，生素敬畏，不敢抗違，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懼。數日忽翻然改曰：「彼焦氏非以禮合，
且門戶寒微，豈真吾偶哉？異時來通消息，以禮遣之足矣。」遂娶於朱。朱女美好，而奩具
亦厚，生亦甚適。凡焦氏女所遺香囊巾帕，悉焚棄之，常慮其來，而杳不聞問。

如是幾二十年，累官鴻臚少卿，出知齊州。視印三日，偶携家人子散步後堂，有兩青衣
從別院右舍出，逢生輒趨避。生追視之，一婦人着冠披髮帷出，乃焦氏也，生惶懼失措。焦
泣然泣曰：「一別二十年，向來婉變之情，略不相念，汝真忍人也！」生不暇叩其所從來，
具以實告。焦氏曰：「吾知之久矣，吾父已死，兄弟不肖，鄉里無所依，千里相投，前一日
方至此，爲闈者所拒，懇祈再三，僅得托足。今一身孤單，茫無棲泊，汝既有佳偶，吾得備
側室，竟此餘生，以奉事君子，及尊夫人足矣，前事不復較也。」語畢長慟，生軟語慰藉
之，且畏彰聞於外，乃以語朱氏。朱素賢淑，欣然迎歸，待之如妹。

越兩旬，生微醉，詣其室寢，明日門不啓。家人趨起視之，則反扃其戶，寂若無人。破壁而入，生已死牖下，口鼻流血，焦與青衣皆不見。是夕朱氏夢焦曰：「滿生受我家厚恩，而負心若此，自其去後，吾抱恨而死，我父相繼淪沒。年移歲遷，方獲報怨，經幽府伸訴逮證矣。」朱未及問而寤，但護喪柩南還耳。

李行脩

李十一郎行脩，初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女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鞠愛。元和中，洛下有名公，與淮南節使李公鄴論親，李家吉期有日，同請行脩爲債。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再娶，其婦即王氏之幼妹。驚覺甚惡之，遽命駕歸，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家有舊使蒼頭，性頗兇橫，往往忤王氏意。其時行脩意王氏爲蒼頭所忤，欲杖之。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己夢，尤惡其事，乃強諭王氏曰：「此老奴安足信？」

無何，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凶聞至，悲慟且極，遂有書示意請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請。有秘書衛隨者，有知人之鑒，忽謂行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奚不問稠桑王老？」

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

逐其帥，召徵濼泗兵討之，道路使者星馳，又大掠焉。行脩絡轡山關，程次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

日迫暝，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詢其繇，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爲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秘書之言，密令召之，告以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似可也。」乃引行脩使去，繇一徑入上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答云：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乃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焉，亦與行脩折一枝，令跨之，迅疾如馬，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

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有門，乃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院，則賢夫人所居。」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十數年前亡故之一青衣出焉，迎行脩前拜，並齎一楊云：「十一郎且坐，娘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自茨子湯，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即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欲申情，王氏固止之曰：「與君幽顯異途，不當如此，苟不忘平生，但納小妹，即於某之道盡矣。」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呼李十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曰：「措大不別頭腦，宜速返！」

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拜謝。因問九娘子何人，曰：「此原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引行脩却至逆旅，壁釘焚焚，樞馬啖芻如故，僕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皂笊子湯出焉。從是行脩續王氏之婚，後官至諫議。出續定命錄。

註1.元和，唐憲宗年號（民國前一〇六〇）。

2.蒼頭，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後世亦沿稱之。

3.稠桑驛，在今河南臨寶縣西，卽春秋桑田也。

4.措大，貧士之稱，言其鹵醜而冠四民之首。

眞 眞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何令生？某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必應，應則以百家緋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緋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

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乃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眞眞乃泣曰：「妾南嶽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旣不

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綵灰酒。觀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畫焉。出聞奇錄

司馬才仲

司馬才仲，名烈，陝州人，初在洛下，晝寐，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

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

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

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官，爲秦尉少章道其事，少章續其詞後，詞云：

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

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頃之，復夢美姝笑迎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案談之，咸曰：「公廩後有蘇小小墓，得非妖乎？」

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喏，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註上蘇小小，南宋錢塘妓，其姊爲太學生趙不敏所眷，不敏命弟娶其妹名小小者。

②南浦，水名，在武昌縣南三里。楚辭：「送美人兮南浦」。

猪嘴道人

洛陽李鹹，少年豪邁，以才雄一鄉，常薄遊阡陌間，遇心愜目適，雖買一笑，擲錢百萬不靳。宣和間，某太守自南郡解印還洛，家豪聲樂，別室一寵姬，明秀妖麗，西都人家伎妾，雖百數莫出其右。嘗以暮春遊牡丹園，偕侶穿花徑而出，鹹一見如癡，目不暫瞬。姬亦窺其容狀，口雖笑叱，而心頗慕之。明日又邂逅於別圃，方寸益亂，思得暫促膝通一語，而不可得。

時有猪嘴道人者，售異術於塵中，能顛倒四時生物，人莫能識，鹹獨厚遇。忽造門求醉，鹹欣然接納，深思扣以其事，或能副所欲。乃設盛饌延款，具以誠告。客初難之，請至再四，乃笑曰：「姑試爲之。」鹹則拜謝。明日招往城外社壇，四顧無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時，以付鹹曰：「吾去矣，爾持此於庭壁間上下劃之，當如願矣。善藏此瓦，每念至，則懷以來。」

鹹謹受教，劃壁未幾，豁然中開，竦身而入，徑趨曲室內，斗帳畫屏，極爲華美。婦臥其中，宿醉未醒，見人驚起，頰頰微怒曰：「誰家兒郎，強暴至此，輒入房院，誰引汝來？」

讎卻立凝笑，不敢言，熟視良久，蓋真所願慕者。婦人亦悟而笑，略道曩事，即登榻坐臥，相與極權。既而曰：「太守且至，即宜引避疾回，後會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携還家，珍秘於櫝。遍三日率一遊，每見愈欸昵，經累月杳無人知。

會其密友賈生者，訝讎久不相過，意其有奇遇，潛伺所向，迹至社壇側。讎覺而捨去，賈隨詰問，不能隱，具以始末告之。賈不信曰：「果爾吾豈不可往耶？如不吾同，當發其妖幻，首於官，且白某太守。」讎甚懼曰：「今暮矣，俟明日，同詣道人謀之。」及旦往，道人不悅曰：「机已泄，恐不能神，當作別計。城西某家有園池之勝，能從吾飲乎？」皆曰幸甚，即具酒餼，偕往小飲。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起，舉手相劃，山石一峯中分。兩人就視，見樓臺山水，花木靚麗，漁舟從溪上來，碧桃紅杏繽紛。方注目間，道人登舟，其去如飛。賈引袖力挽，石縫遽合，傷其指，道人杳無踪矣。

他日兩人復至社壇，用前法施之，已無所效，惘然怨悔而歸。後訪乳醫，嘗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探姬，云夢中恍惚與一男子燕私，今已不復然矣。

註1. 宣和，宋徽宗年號（民國前七九三）。

2. 乳醫，俗謂之穩婆，古亦謂之看產，視產乳之疾者。

吳氏女

鄂州南草市茶店僕彭先者，雖屢肆細民，而姿相清奇，若美男子。對門富人吳氏女，每

於簾內窺覘而慕之，無由可通繯，積思成瘵。母憐之，私扣曰：「兒得非心中有所不愜乎？」對曰：「實然，懼爲父母羞，不敢言。」強之再三，乃以情告。母語其父，父以門地太不等，將貽笑鄉曲，不聽。至女病篤，所親或知其事，勸吳翁勉使從之，吳呼彭僕諭意，謂必歡喜過望。彭時已議婚，且鄙女所爲，竟出辭峻却，女遂死。卽葬於百里外本家中，凶儀豐盛，觀者歎詫。

山下樵夫少年，料其瘵藏豐備，遂謀發塚。既啓棺，扶女尸起坐剝衣，女忽開目相視，肌體溫軟，謂曰：「我賴爾力，幸得活，切勿害我，候黃昏抱歸爾家將息，若能安好，便爲爾妻。」樵如其言，乃爲補治塋穴而去。及病愈，據以爲妻，布裳草履，無復昔日容態，然思彭先之念，未嘗暫忘。

乾道五年春，詒樵云：「我去南山久，汝覓船載我一遊，假使我家見時，喜我死而復生，必不窮問。」樵與俱行，纔入市，徑訪茶肆登樓，適彭携瓶上，女使樵下買酒，亟邀彭並膝，道再生緣由，欲與之合。彭旣素鄙之，復知其已死，批其頰曰：「死鬼爭敢白晝見形！」女泣而走，逐之墜於樓下，視之死矣。樵以酒至，執彭赴里保。吳氏聞而悉來，守尸悲哭，殊不曉所以生之故，并捕樵送府。遣縣尉詣墓審驗，空無一物。獄成，樵坐破棺見尸論死，彭得輕比。雲居寺僧了清，是時募化到鄂，正覩其異。

註1.鄂州，卽今武昌。

2.乾道，宋孝宗年號（民國前七四七）。

七五姐

房陵解三師，所居與甯秀才書館爲鄰，一女七五姐，自小好書，每日竊聽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信道教，行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當淳熙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華爲贅壻，華留未久，即出外作商。至十五年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密信告妻曰：「我在汝家，日爲丈人丈母凌辱百端，況於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稱意時，自歸取汝。」女視畢掩泣，即日不食，奄奄如勞瘵，以八月死，華不知也。

後兩月，正在汝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叩之曰：「自房陵抵此，千里尙遙，汝單弱婦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室中，托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行乞，受盡苦辛，經行霜雪，兩脚皆穿，僅得見爾。」華視其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携手入房，飼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華資囊漸豐。至紹熙二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妻堅不可，乃還歸州。

明年冬，解三師鄰人田乙作客抵歸州，遇施華，華延至其居，女出相見，田乙驚訝。及返房陵，爲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舉女樞火化，尸朽腐矣。

四年，華遷居荆南，明年解三師聞之，遣男持書信往，見華與妹情好甚洽。住數月，相

率來房陵。解氏喜，置酒召會諸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幸天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託，將必爲施郎不利，宜思其策。」三師心爲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別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提鬼符，女作九天玄女符破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劍顧之曰：「汝的是何精靈邪？」女曰：「我在生時，盡讀父法書，又於夢中蒙九天玄女傳教我反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爲人，永住浮世。吾嘗有濟物之心，亦不曾犯天地禁忌。爾過愆甚多，有何威神，而能治我？」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如初。

慶元元年，解氏盡室遊徂郊野，至女葬處，漫指示之。女大笑，走入山，後遂絕。

註1.房陵，明改房縣，屬湖北省。

2.淳熙，南宋孝宗年號（民國前七三八）。

3.歸州，唐置，今湖北秭歸縣。

4.汝寧府，元置，民國廢，舊治在今河南汝寧縣。

5.紹熙，南宋光宗年號（民國前七三二）。

6.慶元，南宋寧宗年號（民國前七一七）。

周瑞娘

撫州霞山民周十四郎女瑞娘，號千一娘，年二十一，未嫁。慶元二年中夏抱疾，伏枕五六旬，至七月二日遂亡，已殯。至十三日正午，忽從門外入，遇家人皆含笑而呼。父母見而

唾之曰：「爾不幸天歿，天之命也，乃敢白晝爲怪，盍明以告我！」對曰：「不須怕，千一娘之死，盡是爺媽做得。」問其故，曰：「去歲九月，林百七哥過門，見我而喜，歸自百五郎，欲求婚聘。及媒人來議，父母不從，林郎因此怏怏成病，五月十九日身亡，憑訴陰司，取我爲妻，今相隨在門首。記我生時，自織小紗六十三疋，絹七十疋，紬一百五十六疋，速取還我。」父母惻然，如其言搬置堂上，貯以兩大籠，女出招林郎搬運去，林洋洋自如，無所畏怯。然後拜別二親曰：「便與林郎入西川作商，莫要尋究！」隨語而沒。周父邀林百五郎語其事，林云：「理屬幽冥，何由窮究？」至初冬，各舉柩一處火化，啓木之次，二柩俱空。

註：撫州，唐置，元爲路，明改府，清因之，今江西臨川縣卽舊府治。

慶元，南宋寧宗年號（民國前七一七）。

並蒂蓮

揚州張姓者，富冠郡邑，有女子麗春，年十七，美姿容，善賦詩，遠近爭來締姻，張翁志在擇婿，不許。同里曹姓者，家雖貧，有子名璧，聰俊，工文詞，年十六未室，張頗垂意焉。曹以貧富自量，不敢啓齒。張一日開塾於家，令人招生過塾讀書，生負笈而至，麗春於花下窺之，竊念曰：「得歸此郎，平生足矣。」張亦暗喜。

尋命生宿於西軒靜室，以便肄業。時值菊月，張拉師出外登高，生兀坐書齋，不勝岑寂。

日將晡，窗外閒步，偶與麗春相遇。生整容前揖，麗春亦不避，彼此交會，其禮甚恭。麗春笑曰：「子知家君館穀之意乎？東床之選，其在茲乎？子宜鄭重！」正敘話間，侍婢報曰，主人回矣，遂各散去。

翌日麗春命侍兒蘭香，持彩箋作詞寄生，中有赤繩繫足之句，生得詞甚喜，以詩一律答之，末聯云：「昨夜嫦娥降消息，廣寒已許折高枝。」

一夕生明燭獨坐，忽聞叩門聲，啓視乃麗春也。延入遜坐，麗春從袖中出花箋一幅，上書四絕句，笑曰：「妾效唐人作廻文四時詞，請君改正。」生誦畢，深贊其妙。時漏下二鼓，生欲求歡，麗春正色曰：「所謂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君姑候之。」遂各歸寢。張公倩媒擇日下聘，贅生入門，花燭之夕，極盡綢繆。麗春謂生曰：「曩之所以逆君情者，正爲今夕耳。」生益歎服。

咸淳末，海寇犯揚州，官軍敗績，城遂陷。賊衆大掠，市肆一空，迨至張宅，家人奔竄，生女臥榻，適臨大池，倉卒無避，恐致辱身，乃相撲共溺池中而死。踰年其中忽生並蒂蓮花，紅香可愛，人爭以爲異，觀者如市。士大夫題咏甚多，錄其尤者於左：

佳人才子是前緣，不作天仙作水仙，白骨不埋黃壤土，清魂長浸碧波天。
生前曾結同心帶，死後仍開並蒂蓮，千古風流千古恨，恩情不斷藕絲牽。

詩詞成帙，名之曰並蒂蓮集，至今傳誦不絕。

註：咸淳，南宋度宗年號（民國前六四七）。

心堅金石

至元年間，松江府庠生李彥直，小字玉郎，弱冠有文譽。其學之後圖，有高樓焉，眺望頗遠。彥直凡遇三夏，則讀書其中。圖外則妓館環之，絲竹之音，日至於耳，彥直亦習聞不怪。一日與同儕飲於樓上，一友聞之，笑曰：「所謂但聞其聲，不見其形也。」彥直亦笑曰：「若見其形，并不賞其聲矣。」衆請共賦其事，彥直賦先成，衆方傳玩，忽報學師在門。彥直即取詩懷之，迎學師登樓，因而共飲。彥直復恐諸友饒舌，托以更衣，圍其詩投於牆外。所投處乃張姥姥之居，姥止一女名麗容，又名翠眉娘，衡其才色，不可一世，旦夕坐一小樓，與李氏樓相錯。麗容拾紙展視，知爲玉郎手筆，心竊慕焉，遂廣其韻，書於白綾帕上，他日候彥直在樓，亦投牆外。彥直讀詩，知其意有屬也，踐太湖石望之，彼此相見，款語莫逆。麗容因問「彥卿何以不婚？」彥直曰：「欲得才貌如卿者乃可。」麗容曰：「恐君相棄，妾敢自愛乎？」因私誓而別。

彥直歸，告諸父母，父以其非類叱之；復託親知再三，終不許。將一年，而彥直學業頓廢，變成癆疾，麗容亦閉門自守。父不得已，遣媒具六禮而聘焉。

婚有期矣，會本路參政阿魯台任滿赴京。時伯顏爲右丞相，獨秉大權，凡滿任者，必獻

白金盈萬，否則立黜罷。阿魯台官九職，饜棗未及其半，謀於佐吏，吏曰：「右丞所少者非財也，若能於各府選才色官妓三二人，加以粧飾獻之，費不過千金，而其喜必倍。」阿魯台以爲然，遂令佐吏假右相之命，詣於各府，得二人，而麗容爲首。彥直父子奔走上下，謀之萬端，終莫能脫。麗容臨發，寄緘謝彥直，以死許之，遂絕飲食。張嫗泣曰：「爾死必累我。」麗容復稱稍食。

舟旣行，彥直徒步追隨，哀動行人，凡遇停舟之所，終夜號泣，伏寢水次。如是將兩月，而舟抵臨清，彥直跋涉三千餘里，足膚俱裂，無復人形。麗容於板隙窺見，一痛而絕，張嫗救之，良久方甦，苦挽舟夫，往謝彥直曰：「妾所以不即死者，母未脫耳，母去後妾即死，郎可歸家，無勞自苦。」彥直聞語，仰天大慟，投身於地，氣遂絕。舟夫憐之，共爲坎土，埋於岸側。

是夕麗容縊於舟中，阿魯台大怒曰：「我以珍衣玉食，致汝於極貴之地，而乃戀戀寒儒，誠賤骨也。」乃命舟夫裸其屍而焚之，屍盡惟心不灰，舟夫以足踐之，忽出一小物如人形，大如手指，淨以水，其色如金，其堅如玉，衣冠眉髮，纖悉皆具，宛然一李彥直也，但不能言動耳。舟夫持報阿魯台，台驚曰：「異哉，精誠所結，一至此乎！」歎翫不已。

衆請并驗彥直若何，亦發彥直屍焚之，而心中小物，與前物相等，其像則張麗容也。阿魯台大喜曰：「吾雖不能生致麗容，然此二物實希世之寶，遂囊以異錦，函以香木，題之曰

「心堅金石之寶」。於是厚給張媼，聽爲治喪以歸。

阿魯台至京，捧函呈於右相，借述其由，右相喜甚，啓視無復前形，惟敗血二聚，臭穢不可近。右相大怒，下阿魯台於法吏，治其奪人妻之罪。獄成報曰：「男女之私，情堅志確，而始終不諧，所以一念不化，感形如此。既得合於一處，情遂氣伸，復還其故，理或有之也。」右相怒終不解，阿魯台竟坐死。

註1. 至正，元順帝年號（民國前五七）。

2. 伯顏，元順帝時爲太師右丞相，以專政有異謀被貶。

宣州僧

宣州有僧，習靜業於山寺有年矣，忽見一少婦喪夫來山求薦，僧觀之不覺動念，既去而日夕思之不忘。數月，左股內隱隱聞嬰兒啼聲，久之右股亦然。大怖，以爲業緣所召，遂還俗，娶其婦爲妻，二年連得二子。更十年，忽念此身墮落，勸妻同出家於寺，以追謝前過，以二子與人爲奴。及入山，衆僧厭惡逐之，遂習禪於白蛇洞中。久之，白蛇俯首以避，虎至，伏洞門不敢仰視。遂乘虎至寺，衆僧競觀。口占一偈云：「兩峰相對疊晴霞，澗底尋香泛落花。埋却袈裟離世網，寄生二子在人家。神通騎出斑斑虎，感應呼來白白蛇。是聖是凡君莫測，相逢休笑亦休誇。」衆乃迎歸寺中，壽七十三，妻亦坐化。

註1.宜州，唐置，宋廢，今安徽宣城縣是。

徐文長

山陰徐渭，字文長，才高不售。胡少保宗憲，總督浙西，聘爲記室，寵異特甚。渭常出遊杭州某寺，僧徒不禮焉，銜之。夜宿妓家，竊其睡鞋一隻，袖之入幕，詭言於少保，得之某寺僧房。少保怒，不復詳，執其寺僧一二輩，斬之轅門。

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再娶，輒以嫌棄。續又娶少婦，有殊色。一日渭方自外歸，忽戶內歡笑作聲，隔窗斜視，見一俊僧，年可二十餘，擁其婦於膝，相抱而坐。渭怒，往取刀杖，趨至欲擊之，已不見矣。問婦，婦不知也。後旬日復自外歸，見前少年僧，與婦並枕，晝臥於牀。渭不勝憤，怒聲如吼虎，便取鐵錐急刺之，中婦頂門而死。遂坐法繫獄，後有援者獲免。

一日閒居，忽悟僧報，傷其婦死非罪，賦述夢詩二章云：

伯勞打始開，燕子留不住。

今夕夢中來，何似當初不飛去！

憐羈雌，嗤惡侶，

兩意茫茫墜晚烟，門外烏啼淚如雨。

跳而濯，死如昨，羅鞋四鈎閒不着。

棠梨花下踏黃泥，行蹤不到樛鴛閣。

自是絕不復娶。

註：徐渭，明山陰人，字文長，以諸生客總督胡宗憲幕，知其，好奇計，擒徐海，誘王直，皆與其謀。善古文辭，書畫亦超逸。後發狂疾，殺妻繫獄得免，浪遊二京及遼塞以終。



秋 胡

魯秋胡者，納妻五日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於路旁見婦人採桑，美而悅之，乃遺黃金一鎰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見公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

婦曰：「妻有夫游宦不返，幽閨獨處，五年於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不顧。

胡慟而行，歸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於郊未返。既還，乃囊所挑之婦也，胡大慙。婦責之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任君別娶！」遂賦詩一絕，赴沂水而死。

其詩云：「郎恩葉薄妾冰清，郎與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燈？」

註：沂水，河名，在今山東省，有四沂水。

昭 君

昭君字嬀，南郡人，漢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或云昭君者，齊國王穰女，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王皆不許，乃獻元帝。時宮人既多，帝遣次不能別房帷，乃令畫工圖之，披圖召幸。他人往往行賂，多得進，昭君自恃其貌，志不苟求，工遂毀爲其狀。

會匈奴單于來朝，求美人爲闕氏，帝敕以宮女賜焉。昭君入宮數載，未得見御，積悲

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單于臨辭大會，帝召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重失信於異域，遂與匈奴。

昭君戎服乘馬，提一琵琶，出塞而去，爲書報帝云：「臣妾幸得備禁衛，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闕，徒增愴絕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幸少憐之！」帝廻思昭君不置，爲誅畫工毛延壽等。

昭君又有怨詩云：「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旣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沒沈，不得頡頏。雖得委禽，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悠且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註1.南郡，秦置，湖北舊荊州，安陸、漢陽、武昌、黃州、德安、施南、諸府，及襄陽府之南境皆其地。治郢，在今湖北江陵縣。

2.閼氏，讀若燕支，漢時匈奴王后之稱。

3.毛延壽，漢杜陵人，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侯夫人

煬帝建「迷樓」，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

右取進，得自感詩三首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

又粧成詩云：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

又遺意云：

秘洞遍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又自傷云：「初入承恩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寒春入骨清，獨臥愁空房，矚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所愛惜，自待却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亦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帝見其詩，反覆感傷，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命遣汝擇後宮女入迷樓，汝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下獄，賜自盡。

註1. 煬帝，指隋煬帝楊廣，迷樓，廣所建，詳見另篇「迷樓」。

梅 妃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尙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

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促，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遶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耶？」上大悅。

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嫉，避路而行。上常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叙舊愛，悲不自勝。旣而上失寤，侍御驚報

曰：「妃子已屈關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叛擲，勿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關，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逕回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如此之深乎？」使者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

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其略曰：「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之巧梳，間繚衣之輕練。苦寂寞於鸞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諛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麻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溼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寂寞？」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斛珍珠曲，名是此始。」

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

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訪搜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御神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甚似，但不活耳！題詩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聞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涕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無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尸，裹以錦褥，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誄之，以妃禮易葬焉。

註1. 莆田，故城在今福建莆田縣東南。

2. 二南，謂詩之周南召南也。

3. 高力士，唐玄宗時宦官，寵任極專。

4. 明皇，即唐明皇，唐玄宗也。下文太真楊氏，即楊貴妃，祿山，即安祿山。

5. 英皇，娥皇女英，舜之二妃也。

杜 牧

太和末，杜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目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杜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

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媚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合，某當行間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

乙如其言，至旦，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鵝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如何？」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

後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旣即政，亟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携幼以同往。牧語其母曰：「曩旣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憶芳姿，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註1. 杜牧，唐黨年人，字牧之，佑孫，官中書舍人，其詩風骨遒上，文尤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世稱小杜，以別於杜甫。

2. 太和，唐文宗年號（民國前二〇八五）。

3. 大中，唐宣宗年號（民國前一〇六五）。

元微之

元微之元配章氏，字蕙聚，有才思，官未達而苦貧早逝，元不勝其悲。後爲詩悼之云：「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願我無衣搜盡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云：「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繼娶河東裴氏，字柔之，亦能詩。

註1. 元稹，唐河南人，字微之，元和初對策舉制科，累官尚書左丞，善爲詩，以平易勝，與白居易齊名，時稱元和體。
2. 黔婁先生，古齊隱士，貧甚，歿而金不蔽體。

魚玄機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旣傾國，思更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在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於咸宜。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

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鄰院所邀，迨暮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裸而笞百數。旣委頓，請盃水酌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臨枕之歡，反以沉猜厚誣真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盡然於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而絕。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客洩於後庭，見青蠅數十集於瘞土，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出竊語其僕，僕兄爲府衙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因呼數卒，攜錘具突入機院，發之，綠翹貌如生。遂擒立機，送京兆府。吏詰之，詞伏而服。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以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他不具錄。出三水小牘。

註1.魚玄機，初補闕李億納爲妾，及色愛弛，乃爲女道士。

譚意歌

譚意歌，年八歲喪親，流落長沙，寄養竹庄張文家，有妓丁婉卿見之，乃厚遺取女。女未及笄，容貌俊美，工於文翰，車馬如市，未嘗妄見一人。獨與汝州張生善，會張調官，意歌餞別云：「子乃名家，我乃倡類，今之分袂，決無後期。腹懷君之息數月矣，君宜垂念！」相泣而別。別後作詩寄張云：

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

張內通嚴親，外格物議，竟納孫殿丞之女爲姻。譚聞之鬱鬱成病，三年而死。有客自長沙來云：「意歌掩戶不出，買田百畝自給，親教其子。」張乃如長沙，携子歸京師，其子後以進士登第。

花蕊夫人

徐匡璋納女於蜀主孟昶，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翻輕也。又升號慧妃。一日大熱，昶與妃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詞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斜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乾德三年，宋師平蜀，太祖聞花蕊名，命別將護送入京，納之。昶美豐儀，喜獵，善彈，夫人心嘗憶昶，悵悵不敢言，因自畫昶以祀。復佯言於衆曰：「祀此神者多子。」一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諱其姓，詭稱張仙。自是求子者多祀之，迄今不改。

丹鉛錄云：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道經葭萌，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將軍催行，後人續之云：

「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是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按花蕊見宋祖時使陳所作，因誦其亡國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並無一個是男兒！」

註：花蕊夫人，五代蜀主孟昶之夫人，青城人，能文，有宮詞百首。蜀亡，宋太祖嘗召之賦詩。

2. 乾德，宋太祖年號（民國前九四九）。

3. 葭萌，縣名，故城在今四川昭化縣南。

春 娘

東坡有婢名春娘，公誦黃州，臨行有蔣運使者餞公，公命春娘勸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母家。」蔣曰：「我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蔣爲詩曰：

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閒分付贖蛾眉，

雖無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

公答詩曰：

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聲在恨中。

只爲山行多險阻，故將紅粉換追風。

春娘歛衽而前曰：「妾聞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口占一絕辭謝云：「爲人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由

他人，今日始知人賤畜，此生苟活怨誰噴！下塔觸槐而死。公甚惜之。

註：東坡居士，蘇軾別號。蘇眉山山人，字子瞻，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壘東坡，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異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謚文忠。文縱橫奔放，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

朝 雲

王朝雲，錢塘名妓也，蘇東坡公絕愛幸之，納爲長侍。及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坡公甚憐之，作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却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絡秀方同老，天女維摩忽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姻緣。

丹成遂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已而朝雲卒，臨終誦金剛經四句而絕，葬於定惠苑竹林中，復和前韻以悼之云：

苗而不秀亦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公又有西江月詞，咏梅花云：

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

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翻嫌粉污，洗粧不褪唇紅。

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亦爲朝雲也。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瞻大笑曰：「吾方悲秋，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病死，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註1.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號醉吟

先生，居香山，稱香山居士，詩深厚麗密，而平易近人。有鬻駱馬遺楊枝二詩，按楊枝卽小蠻也，遺之不忍去。

2. 緒秀，周顯母李氏，字緒秀，汝南人。顯父浚，爲安東將軍，常出獵遇雨，止緒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與一婢在內，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珍痒，連姻貴族，庶有大益。」父兄許之。生顯及嵩謨，由是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3. 青女，霜神也。淮南子：「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陸放翁

陸務觀游，初娶唐氏，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姑，因出之。唐改適同郡宗子，嘗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宗子，遣致酒肴，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題園壁云：「紅酥手，黃籐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綉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唐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悵然。

放翁曰：「與唐邂逅，絕不能忘情，每過沈園，必登寺眺望。」有絕句云：「落日城南鼓角催，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鷺鴻照影來。」

及唐死，沈園亦三易主矣，放翁悵然有懷，復有詩曰：「楓葉初丹柳葉黃，河陽愁鬢染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俗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

嗣後夢游沈氏園，又作一絕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裡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醞危橋春水生。城中小陌又經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

又陸放翁之蜀，宿一驛中，見壁題云：「玉塔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則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見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粧，整頓教愁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

註上陸游，宋山陰人，字務觀，乾道中授夔州通判，因愛蜀道風土，故題其生平所爲詩曰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能自顯一宗，故宋以後詩有劍南一派。官至寶謨閣待制。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人譏其放，因自號放翁。

李易安

宋李易安，名清照，濟南李格非之女。適趙挺之子明誠爲妻。明誠字德甫，在太學時，每朔望告謁出，質衣取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咀嚼展玩。有持徐熙牡丹圖者，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

及連守兩郡，錫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

靖康中遭虜亂奔徙，所畜漸散盡。未幾明誠病死，易安爲文以祭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既墮，憐杞婦之悲深。」後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與茶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駸僂之下材。」見者無不笑之。

有漱玉集詞行於世，其聲聲慢一詞尤婉妙。詞云：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

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

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

這次第，怎箇愁字了得？

註1. 李清照，宋濟南人，號易安居士，禮部郎格非之女，湖州守趙明誠之妻，工詩文，尤以詞擅名，卓然爲宋代大家。

2. 鉛槧，皆古人記錄文字之具。鉛所以書，槧木板也。

3. 靖康，宋欽宗年號（民國前七八六），靖康二年，金人南侵，虜徽宗及欽宗北去，史稱靖康之變。

4. 龐居士，晉後，以舟盡載珍寶數萬，沉之湘流，舉室修竹，有女名靈照，常篋竹漚籬以供朝夕。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圓鑿頭，共說無生話。」

5. 杞婦，杞梁妻，齊杞殖，字梁，齊莊公驪莒，戰死，其妻就哭其尸於城下，十日而城爲之崩。
6. 桑榆，日落之時，其光尙留於桑榆之上，故借爲西方之稱，亦以喻晚年。
7. 狙儉，牙儉也，會兩家交易者。

朱淑貞

朱淑貞錢塘人，幼警慧，善讀書。早失父母，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可厭，淑貞抑抑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自傷其非偶也。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淑貞有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又詩云：「火樹銀花觸目紅，極天歌吹煖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經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長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碎，未必明年此會同。」

註1. 斷腸集，前有紀略一篇，云淑貞爲朱文公姪女，然朱子爲新安人，無兄弟著籍海寧者，恐爲依附之詞。

阿 盞

至正癸卯，明玉珍僭號於蜀，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

徵兵救援。大理總管段功謀於員外楊淵海，卦之吉，乃進兵。紅巾屯古田寺，功遣人夕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十七八，功追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

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樞主妻之，奏授南平章，功戀之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曰：

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遂。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

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牙床間，鴛鴦獨自宿。

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

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嘸碧鷄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乃密召阿樞主，付以孔雀膽一具，命乘便毒殮之。主潛然不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耻曾曠傷，爾父尙嘗爲我妻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

阿樞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烟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萬方，主愁憤作詩曰：

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
欲隨明月到蒼天，悞我一生踏裏彩。吐嚙吐嚙殺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雲片波瀾不見人，押不芦花顏色改。內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瀟。

時員外楊淵海爲從官，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溟海月，杜鵑啼唱破蒼青。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洒淚頻。」

梁王哀淵海之才，見詩痛悼，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權葬大理。

註1. 至正，元順帝年號（民國前五七）。

2. 明玉珍，元末隨州人，目重瞳子，初從徐壽輝，後僭帝位於重慶，國號夏。其子昇爲明所破，封歸義侯，尋徙於高麗。

林 澄

林澄字太清，侯官人，年十七，與同里戴貴共學，館於戴之西軒。一日購得佳書，期貴分錄。澄匝旬猶未卒業，而貴五日已繕寫成帖，且點畫媚人。澄心異之，徵其故。貴曰：「余女弟伯璘，素嫻翰墨，爲我分其任，故速成耳。」時生未議聘，而女亦未字人，因陰有所屬，第不敢白之父母耳。

一日適貴他往，女刺繡簾中，窺生容顏韶秀，相視目成者久之。生歸西軒，情不自禁，乃題一詩於團扇之上云：「目似秋波鸞似雲，繡簾深處見紅裙。東風嫋嫋吹香氣，夢裡猶聞

百合薰。」女有侍兒名壽娘者，亦頗解事，值他故之西軒，見生所題扇，因攜示女。女見詩，知生之屬意有在也，乃密賦古風一章，命壽娘寄生云：「妾本葑菲姿，青春誰爲主？欲結箕帶緣，嚴親猶未許。憐君正年少，胸中富經史，相逢荷日成，愁緒千萬縷。咫尺隔重簾，脈脈不得語。願君盟勿渝，早諧鸞鳳侶！莫學楚襄王，夢中合雲雨。」自後書札往還，無間晨夕。

上元之夜，女至西軒，赴生期約，雞鳴而別，且訂偕老之期。生因賦詩云：「四鄰歌吹玉釭紅，始信藍橋有路通。無賴汝南雞唱曉，驚回魂夢各西東！」女亦有詩云：「風透紗窗月影寒，髣雲撩亂晚妝殘。胸前羅帶無顏色，盡是相思淚染斑。」踪跡由是益密，家人莫之覺也。

中秋之夕，生復會女於繡房，枕蓆綢繆，極其款曲。漏下四鼓，甫畢餘歡，而貴之家奴某，陰知其事，因持斧突入，意有所挾。而生急奔出，不謂觸斧遽殞。女見生氣絕，乃取羅帕自經，雙手抱生尸而死。兩家父母聞之，無不嗟悼。簡其篋，得詩數十首，皆情至之語；不忍讀，竟焚之。

女兄貴，素與生深交，議爲合葬，因殯於東郊清貴里，題曰雙鴛塚云。時有文士吳子明，爲之銘曰：「璧碎珠沈，蘭摧玉折，生願同衾，死期共穴。塚號鴛鴦，魂爲蝴蝶。華山畿，英臺墓，連理枝，合歡樹。古有之，今再遇。」時正德三年事也。

註1. 汝南雞，汝南出長鳴雞。古鷄鳴歌：「東方欲明星爛漫，汝南晨雞登壇喚。」徐陵詩：「唯憎無賴汝南鷄。」

2. 華山畿，英臺臺，事見另篇「華山畿」及「祝英臺」。

3. 正德，明武宗年號（民國前四〇六）。

杜十娘

萬歷間，浙東李生，係某藩臬子，入貨游北雍，與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來經年，李貨告匱，女郎母頗以生頻來爲厭，然而兩人交益歡。女姿態爲平康絕代，兼以管弦歌舞，妙在一時，長安少年，所借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連，始以言辭挑怒，李恭謹如初。已而聲色競嚴，女亦不堪，誓以身歸李生。母自揣女非己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數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無一錢，思有以困之。乃戟手詬女曰：「汝能償郎君措三百金畀我，東西南北，唯汝所之！」女郎慨然曰：「李郎雖落魄旅邸，三百金或可辦；顧金不易聚，倘金具而母負約奈何？」母策李郎窮途，侮之，指燭中花笑曰：「金朝以入，汝夕以出。」燭之生花，識郎之得女也。

女至夜半悲啼，謂李生曰：「郎君游貨，固不足謀妾身，然亦有意於交親中得緩急乎？」李驚喜曰：「唯唯，向非無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爲束裝狀，遍辭親知，多方乞貸。親知咸以生沉湎狹斜，積有日月，忽欲南轅，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飄零，作書絕其

歸路，今若貸之，非惟無所徵德，且索負無從，皆援引支吾。生因循經月，空手來見，女中夜嘆曰：「郎君果不能辦一錢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兩，向緣線裏褥中，明日令平頭密持去，以次付媽。外此非妾所能辦，奈何？」生驚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語親知，親知憫杜之有心，毅然各斂金付生，僅得百兩。生泣謂女：「吾道窮矣，顧安所得五十金乎？」

女雀躍曰：「無憂，明日妾從鄰家姊妹中謀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進，媽欲負約，女悲啼向媽曰：「母曩責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食言；郎持金去，女從此死矣！」母懼人金俱亡，乃曰：「如約——第自頂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忻然從命。

明日，女髻髻布衣，從生出門，過院中，與諸姊妹作別，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爲一時風流領袖，今從郎君襁褓出院門，豈非姊妹羞乎？」於是人各贈以所携，須臾之間，簪彊衣履，煥然一新矣。諸姊妹復相謂曰：「郎君與姊，千里間關而行，理應致微意。」復合贈以一箱。箱中之虛盈，生不能知，女亦若爲不知也者。日暮，諸姊妹相與揮淚而別。

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蕭然，生但兩目瞪視几案而已。女脫左膊生絹，擲朱提二十兩曰：「持此爲舟車資。」明日，生辦輿馬，出崇文門，至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盡，女復露其右臂生絹，出三十金曰：「此可以謀食矣。」生頻承不測，快幸遭逢，於時自秋涉冬，啜來鴻之寡儻，咄游船之乏比；誓白頭則皎潔爲霜，指赤心則丹楓交炙，喜可知也。行及瓜州，捨使者綠艫，別賃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盈江，鍊飛鏡瀉，生喜謂女曰：「自出

都門，便埋頭項，今夕專舟，復何顧忌？且江南水月，如何塞北風烟，願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關山之迢遞，感江月之交流，乃與生携手月中，跌坐船首。生興發，執卮倩女清歌，少酌江月。女宛轉微吟，忽焉入調，烏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

有鄰舟少年者，積鹽維揚，歲暮將歸新安，年僅二十左右，青樓中推爲輕薄祭酒。酒酣聞曲，神情欲飛，而音响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風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絢服，弄影顧形，微有所窺，因叩舷而歌。生推蓬四顧，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綱纏，即邀上岸，至酒肆論心。酒酣，微叩公子昨夜清歌者誰，生具以實對。復問公子渡江後即歸故鄉乎？生慘然，告以難歸之故，謂麗人將邀我於吳越山水之間。杯酒纏綿，無端盡已情實。新安人愀然謂公子：「旅薇蕪而挾桃李，不聞明珠委路，有力交爭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輕薄，情之所鍾，不敢愛死，即鄙心時時萌之。况麗人之才，素行不測，焉知不借君以爲梯航，而密踐他約於前途？則震澤之烟波，錢塘之風浪，魚腹鯨齒，乃公子之一坏三尺也！抑愚聞之：父與色孰親？歡與害孰切？願公子之熟思也！」生始愁眉曰：「然則奈何？」曰：「愚有妙計甚便於公子，願公子不能行耳。」公子曰：「爲計奈何？」客曰：「公子誠能割厭餘之愛，僕雖不敏，願上千金爲公子壽。得千金，則可以歸報尊君；捨麗人，則可以道路無恐。願公子熟思之！」生既飄零有年，携形望影，雖鴛樹之誼，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棲，進退維谷。旣藩狐濟，旣猜月而疑雲；燕隊龍縈，更悲魂而啼夢。乃低首

沉思，辭以歸而謀諸婦。遂與新安人携手下船，各歸舟次。

女挑燈俟生小飲，生目動齒齜，終不出辭，相與擁被而寢。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妾與郎君處情境，幾三年，行數千里，未嘗哀痛，今日渡江，正當爲百年歡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聲有流音何也？」生言隨涕與，悲因情重，既吐顛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謂李生曰：「誰爲足下畫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覲二親；妾得從人，無累行李。發乎情，止乎禮義，賢哉，其兩得之矣！顧金安在？」生對以「未審卿意云何？金尙在是人篋內。」女曰：「明早亟往諾之；然千金重事也，須金入足下篋中，妾乃可往。」

時夜已過半，女起爲艷妝曰：「今日之妝，迎新送舊者也，不可不工。」妝畢，天亦曙，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請麗人妝臺爲信！」女忻然顧李生昇之，即索新安人聘，皆過船，衡之無爽，於是女郎起欲離船，忽謂新安人曰：「頃所携妝臺中，有李郎路引，可速簡還。」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抽某一箱來，皆集鳳翠霓，悉投水中，約值數百金。李生與輕薄子，及兩船人，始競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璫，玉簫金管也，值幾千金，又投之江。復令生抽其革囊，皆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價蓋不貲云，亦投之。最後令生抽一匣出，則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一人一大駭，喧聲驚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覺大悔，抱女郎慟哭止之，雖新安人亦來勸解。

女郎推生於側，而啼罵新安人曰：「汝聞歌蕩情，遂代鶯弄舌，不顧神天，剪綆落瓶，使妾將骨殷血碧。自恨弱質，不能抽刀向儉！乃復貪財，強來縈抱，何異狂犬？方事趨風，更欲爭骨，妾死有靈，當訴之明神，不日奪汝人面。且妾藏身韜影，托諸姊妹，蘊藏奇貨，將資李郎歸見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揚之者，欲人知李郎匣中無腫耳！妾爲李郎鏗眼幾枯，翕魂厭散，事幸組成。竟爾薄情，一朝棄捐，輕於殘忍。顧乃婪此殘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顏而聽其挽鼻？今生已矣！此恨綿綿，寧有盡耶？」於是舟中崖上，觀者無不流涕，罵李生爲負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當是時，目擊之人，皆欲爭毆新安人及李生。李生及新安人，各鼓船分道遁去。浙人爲作負情儂傳。

註1. 萬曆，明神宗年號（民國前三三九）。

2. 北雍，雍，古雍州，此地應指今北平故都。文中崇文門，乃北平之東南城門，淄河在今河北通縣東。

3. 瓜州，江蘇江都縣南之瓜州鎮。維揚，指揚州，卽江都縣。

4. 瓶藩，易云：「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謂羝羊之角掛於藩上，進退維谷也。

余季女

元余季女，臨海儒家女也。有容德，善屬文，贅水宗道。月餘，宗道愧己不若，輒辭歸，閉門讀書，久之不至。

余裁詩五章招之，一章云：「妾誰怨兮薄命，一氣孔神兮化生若飢。春山娟兮秋水淨，秉貞潔兮妾之性，聊復歌兮遣興。」二章曰：「夜夢兮食梨，命靈氛兮與余占之。曰行道兮遲遲，斂角枕兮粲如，風動幡兮心悲。」三章云：「雲黯黯兮雪飛，刺夫子兮介如石。若復留兮不復，望平原兮太息，涕泗橫兮沾臆。」四章云：「送子去兮春樹青，望子來兮秋樹零。樹有枝兮枝有英，我胡爲兮營營，子在此兮山城。」五章云：「織女兮牛郎，豈爲化兮爲參商？欲經渡兮河無梁，霜露侵襲兮病偃在床。嗟嗟夫子兮，誰與縫裳？」

宗道卒不聽。忽夢余來訣曰：「妾委蛻矣，子盍送我！」既而訃至，宗道未幾悲死。

註上靈氛，古之善占者。楚辭：「命靈氛爲余占之。」

2. 委蛻，蟲類之蟬化，其所解脫之外皮，遺棄而無用也。莊子：「子孫非汝有，天地之委蛻也。」

琵琶

蔡持正確讀新州，侍兒琵琶僧行。嘗養一鸚鵡甚慧，丞相呼琵琶，卽控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呼不已。丞相大慟，因作詩曰：

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漳江水，同渡不同歸！

悒悒不樂，不久遂終。

註上新州，南朝梁置，明廢，今廣東新興縣。

2. 漳江，源出福建平和縣大峯山，東南流入漳浦縣，又東南入海。

沈詢

沈詢有嬖妾，其妻嫉之，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旣而妾猶侍內，歸秦耻之，乃挾及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曾宴府中賓友，並著詞曰：「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妻併命焉。時咸通四年也。出北夢瑣言。

註1.咸通，唐懿宗年號（民國前一〇五二）。

2.北夢瑣言，宋孫光憲撰，凡二十卷，事高季興時所作。

小青

小青，虎林某生姬也。家廣陵，與生同姓，故諱之，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穎異，十歲遇一老尼，授心經，一再過了了，覆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兒早慧福薄，願乞作弟子，卽不爾，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爾。」家人以爲妄，嗤之。其母本女塾師，隨就學，精涉諸技，妙解聲律。年十六歸生，婦奇妬，每曲意下之，終不解，徒之孤山別業，戒生不得入。

姬自是幽憤悽怨，托之詩或小詞，抑鬱感疾，歲餘益深。婦命醫來，並遣婢以藥至，姬伴感謝；婢出，擲藥床頭，笑曰：「吾固不願生，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豈汝一杯鳩能斷送乎？」然病亦不支，水粒俱絕，日飲梨汁一小盞許。益明裝治服，擁襟倚坐，或呼

琵琶婦，唱旨詞自遣。雖數量數醒，終不蓬首偃臥也。

忽一日，語老嫗曰：「可傳語冤業，即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似矣，未盡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未流動也。若見我而目端手莊，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筆於旁，而自與嫗指顧語笑，或扇茶鐺，或簡書，或自整衣褶，或代調丹堊諸色，縱其想會。須臾圖成，果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師去，取圖供榻前，焚香設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乎？」撫几淚潛潛如雨，一慟而絕。時年十八耳。

日向暮，生始踉蹌來，披帷見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無病時。忽長號頓足，嘔血升餘。徐簡得詩一卷，遺像一幅，又一絨，寄某夫人。啓視之，叙致惋惜，後書一絕句。生痛呼曰：「吾負汝，吾負汝！」婦聞恚甚，趨索圖，乃匿第三圖，僞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及再簡草稿，業散失盡。而姬臨卒時，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襯之二紙，正其詩稿。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并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

古詩云：「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正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爐烟漸瘦剪聲小，又是孤鴻淚悄悄。」

絕句云：「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爲一滴楊枝水，洒作人間並蒂蓮。春

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樹，一時應變杜鵑花。新妝竟與畫圖爭，知是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西陵芳草騎驎驎，內使傳來喚踏春，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何處雙禽集畫闌，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個憐文彩，也向秋風鬪羽翰。脈脈溶溶艷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誰多？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珠衆妓收，直得樓前身一死，季倫原是解風流。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說是浙江潮有信，浙潮爭似廣陵潮。

其天仙子詞云：「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墨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零零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衫又燃雙裙帶。」

與某夫人書云：「玄玄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座下：關頭祖帳，迥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懊唬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嬈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鬢，偷近郎側，將無似姨。』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梗斷南樓，信語嗒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一如尊旨云云。窃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

即辱以當墟。去則弱絮風中，往則幽蘭霜裡。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使祝髮空門，洗粧浣粉，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謾謾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瘦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燃，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間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懣促歎淹，毋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豐茲喬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今；結補以來，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補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死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竟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髣髴平於嚮像，見空帷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呼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辭！玉腕朱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何如？玄玄叩首叩首上。」後附絕句云：「百結迴腸寫淚痕，重來唯有舊朱門。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餘。

註1. 虎林，杭州武林山，錢氏有國時，山在城外，異虎出，故名虎林。今亦稱杭州爲虎林。廣陵，今江蘇江都縣東北。

2. 牡丹亭，即還魂記，爲湯顯祖臨川四夢之一。

3. 蔡文姬，東漢蔡邕之女，名琰，文姬其字也。知音律，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以金璧

贖之歸，作胡笳十八拍。後再嫁董祀，嘗寫宮遺書呈操，文無遺誤。

4. 換馬，指蘇軾以婢春娘換馬事，另見「春娘」篇。

張 蓋

富室子張蓋，日事游冶，偶見臨街樓上，有少女姝麗，凝眸流盼，不能定情，遂時往來其下，故留連以挑之，女亦心動。一夕月明，女方倚窗遠眺，生用汗巾結同心方勝投之，女報以紅繡鞋，兩情甚濃，奈上下懸絕，無由聚晤。生遍訪熟於女家者，得賣花粉陸姬，訴以衷情，併致重賄。姬許爲傳達，遂懷鞋至女室，微露其意，女面發赤，初諱無有，姬備道生懷想真切，且出鞋示之。女弗能隱，因就姬求計；姬令將布聯接長，可至地，俟生至，咳嗽爲號，開窗垂布，令緣之而登。因訂期今夕，女許諾。

姬詣生復命，會生他出；姬歸至門，其子方操刀欲屠豕，呼母共縛之。宛轉間，袖中鞋不覺墮地。子詰其故，姬弗能隱。子曰：「審爾，慎不可爲，倘事洩，其禍非小。」姬曰：「業已期今夜矣。」子發怒曰：「不聽我言，當執此聞官，免累及我。」因取鞋藏之，姬無如之何。適張令人問訊，姬因失鞋，無所藉手，漫以緩言復之，令其徐圖，張聞言意亦懈。屠遂乘夜潛往，果見樓窗半啓，女倚欄凝睇，若有所俟。屠微嗽，女即用布垂下，援之登樓，暗中以爲張也。攜手入寢，屠出鞋授之，縷述情狀，女益無疑，將曉復垂而下。綢繆

無間，將及半年，父母頗覺，切責其女，欲加箠楚。女懼，是夜屠至，爲道父母嚴譴，今後姑勿來，俟親意稍回，便再會。屠口唯唯，而心發惡。俟女睡濃，潛下樓取厨刀殮其父母，俟曉遁去，女不知也。

日高而戶尙扃，鄰人大呼不應，女驚下樓，諦視則父母身首已離矣。惶駭啓門，鄰人共執女赴官，一加拷訊，女即吐露。亟逮張至，稱並未知情，女即怒罵，細陳其詳。官嚴加拷掠，不勝楚毒，遂自誣服，與女皆論斬，下獄。

張謂獄卒曰：「吾實不殺人，亦未嘗與女私通，而一旦罹大辟命也。第女言縷縷，真若有因者，今願以十金贈君，幸引我至女所，細質其詳，死亦瞑目。」卒利其賄許之。女一見生，痛恨大慟曰：「妾一時迷惑，失身於汝，有何相負，而殺我父母，致害妾命？」張曰：「始事雖有，因嫗謂事不諧，我遂絕望，何嘗一登汝樓？」女曰：「嫗定策用布爲梯，汝是夜即至，仍用鞋示信，嗣後每夕必來，奈何抵諱？」張曰：「此必奸人得鞋，携來誑汝，我若果至，則往來半載，聲音形體，豈不熟識，爾試審視，曾相類否？」女聞言躊躇，注目良久，似有所疑。生復固問之，女曰：「聲音頗不似，形軀亦肥瘦不等，向來暗中，無由詳察，只記腰間有瘡痕，腫起如錢大可驗，視有無則真僞辨矣。」張遂解衣，衆持燭共視無有，知必他人陷害，咸爲稱冤。明旦，張具以鳴官，且言曾以鞋受嫗狀。逮嫗刑鞫，具道子語。拘子至，裸而驗之，瘡痕儼然，乃置屠於理，而張得釋。

珍珠衫

楚中賈人某者，年二十餘，妻美而艷，夫婦之愛甚篤。某商於粵，久不歸。某家近市樓居，婦偶當窗，垂簾外望，忽見美男子，貌類其夫，乃啓簾流盼，既覺其誤，赧然而避。男子新安人，客二年矣，見樓上美人盼己，深以爲念。叩姓名於市東鬻珍老嫗，因遺重賄，求計通之。嫗曰：「老婦知之矣，此貞婦，不可犯也。平常罕覩其面，安能爲汝謀耶？」新安客哀祈不已，嫗曰：「郎君明日午餘，可多携白蠟，到彼對門典肆中，與某交易，爭較之際，聲聞於內，若見召，老婦得跨足其門，或有機耳。然期在合歡，勿計歲月。」客唯唯去。

嫗因選囊中大珠，並簪珥之珍異者，明日至肆中，佯與新安人交易良久，於日中照弄珠色，把插騷頭，市人競觀，喧笑聲徹婦所。婦果臨窗來窺，即命侍兒招嫗。嫗收貨入筒曰：「阿郎好纏人，如爾價，老婦賣多時矣。」便過樓與婦作禮，略敘寒溫，出貨商權，數語匆匆，收拾曰：「老身適有急事他出，煩爲簡置。少間徐來議值。」既去，數日不至。

一日雨中嫗來，曰：「老身愛女有事數日，奔走負期，今日雨中，請觀一切纓絡。」婦人出篋中種種奇妙，老嫗贊嘆不一，形容既畢，婦綜核嫗貨，酬之有方。嫗喜曰：「如尊意所衡，固無憾。向者新安客，高下不情，徒負此豐標耳。」婦復請遲價之半，以俟夫歸。嫗曰：「鄰居復相疑耶？」婦既喜價輕，復幸半財，留之飲酌。嫗機穎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

明日媼携酌過，傾倒極歡，自此婦不能一日無媼矣。媼與婦相狹時，進情語挑之，婦年少，未免愁嘆之意，形於顏色，因留媼宿。媼亦言家中喧雜，愛此中幽靜，明夕當携臥具來此。次日婦爲之下榻，媼靡夕不至。兩牀相同，嗽語相聞，中夜談心，兩不相忌。

新安人數問媼期，輒曰「未未。」及至秋月，過謂媼曰：「初謀柳下，條葉未黃，約及垂陰，子已成寔。過此漸禿，行將白雲侵枝矣。」媼曰：「此夕隨老身入，須着精神，成敗係此，不然虛廢半年也。」因授之計。媼每夜黑至婦家，是夕陰借新安人潛入，而伏之寢門之外。媼與婦酌於房，兩聲甚戚，笑劇加般，媼強侍兒酒，侍兒不勝，醉臥他所。獨兩人閉門深飲，各已微酣。適有飛蛾來火上，媼佯以扇撲之，燈滅，僞啓門點燈，復佯笑曰：「忘携燭去。」折旋之際，則已暗導其人於臥榻矣。頃之，辭以夜深火靜，復閉門。婦畏暗，數數呼媼，媼曰：「老身當同帷作伴耳。」乃挾其人登婦床，婦猶以爲媼也。啓被撫其身曰：「媼體滑如是。」其人不言，騰身而上，婦已神狂，聽其輕薄而已。歡畢，始問爲何人。媼乃前拜謝罪，述新安客慕愛之意。婦業墮術中，遂不能捨，相愛逾於夫婦。

將一年，新安人贈費已及千金。一日終伴欲返，流涕謂婦曰：「別後煩思，乞一物以當會面！」婦開箱簡珍珠衫一件，自提領袖，爲其人服之曰：「道路苦熱，極生清涼，幸爲君裏衣，如妾得近體也。」其人珍重而別，相約明年，共載他往。

新安人自慶極遇，珍珠衫未嘗去體，顧之輒淚。是年爲事所梗，明年復商於粵，旅次，適

與楚人同館，相得頗歡，道生平隱事。新安人自言，曾於君鄉遇一婦如此。蓋楚人外氏，故客粵中，主人皆外氏舊交，故楚人假外氏姓名作客，新安人無目物色也。楚人內驚，佯不言曰：「亦有證乎？」新安人出珠衣泣曰：「歡所贈也，君歸囊之便，幸作書郵。」楚人辭曰：「僕之中表，不敢得罪。」新安人亦悔失言，收衣謝過。

楚人貨盡急歸家，謂婦曰：「適經汝門，汝母病甚，渴欲見汝，我已覓轎門前，便當速去。」復投一書曰：「此料理後事語，希至家與阿父相聞。我初至，不及便來。」婦人至母家，視母顏色固無恙，因大驚，發函視之，則離婚書也。闔門憤憤，不知所出。婦人父至婿家請故，婿曰：「第還珍珠衫，則復相見。」父歸述婿語，婦人內愈欲死。父母不詳其事，姑慰解之。

蒼年有吳中進士官粵，過楚擇妾，媒以婦對，進士出五十金致之。婦人家告前壻，壻簡婦房中，大小十六箱，皆金帛珠寶，封鼻妻去，聞者莫不驚嗟。居期年，楚人復客粵，偶與主人算貨不直，憤忿賭翁，仆地暴死。二子訟之官，官即進士也。夜深張燈簡狀，妾侍側，見前夫名氏，哭曰：「是妾舅氏，今遭不幸，願丐生還！」官曰：「獄將成矣。」婦人長跪請死。官曰：「起，徐當處分。」明日官出，復泣曰：「事若不諧，生勿得見矣。」官乃語二子：「若父喪未形，須刷骨一驗。」欲移屍置漏澤園。二子家累千金，耻虧父體，叩頭言：「父死狀甚張，無煩剔剝矣。」官曰：「不見傷痕，何以律罪？」二子懇請如前，官曰：

「若父老矣，死其分也，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聽否？」二子咸請唯命。官曰：「令楚人服斬衰，呼若父爲父，葬祭悉令經紀，執拂躡踊，一隨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頭曰：「如命。」舉問楚人，楚人喜於拯死，亦頓首如命。

事畢，妾求與舅氏相見，男女合抱，痛哭踰情。官疑之，因叩其實，則故夫婦也。官不忍，仍使婦歸，出前所携十六箱還婦，且護之出境。楚人時已繼娶，前婦歸反爲側室。

或又曰：「新安人以念婦故，再往楚中，道遭盜劫。及至不見婦，愁忿病劇，不能歸，乃召其妻。妻至，會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後室，即新安人妻也。」

顏 玉

嘉興江浩然，慕遊江西，於市上得一銀光箋，楷書云：

妾年十五許嫁君，聞說君情若不聞。

十七子歸見君面，春風乍拂心長戀。

爲歡半載奈離何？千里江山渺綠波！

未成錦字腸先斷，零落胭脂淚更多。

江西浙江隔一水，天上銀河亦如此，

銀河猶有渡橋時，奈妾奄奄病將死！

傷心未見穉馨育，仰負高堂愆莫贖，
倘蒙垂念舊時情，有妹長成弦可續。
君年喜得正英英，莫更蹉跎無所成！
無成豈特違親意，泉下亡人亦不平！
要知世事皆前定，明珠一粒遙相贈，
非求見物便思人，結禱來世於今定。
後書「政可夫君，康熙癸酉仲夏，垂死妾顏玉歛衽。」

桀 紂

癸卽桀也，有力能申鐵鈎索。伐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船運漕，隄可以望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

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惟言莫違。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宮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厚賦以實鹿臺之財，充鉅橋之粟，狗馬奇物，充斥官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竹書紀年云：自盤庚徙都至此，二百七十二年，未嘗遷動。紂廣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拒邯鄲，及沙丘，皆離宮別館。以酒爲池，懸肉爲林，男女裸而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

註1. 夏桀，夏末世之君，名癸。負恃其勇，暴虐無道，商湯率師伐之，走死鳴條。

2. 商紂，商末世之君，暴虐無道，周武王伐滅之。

3. 朝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

4. 鉅橋，倉名，商王紂厚賦稅以盈鉅橋之粟，其遺址當在今河北省曲周縣東北。

5. 沙丘，地名，在今河北省平鄉縣東北。

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爲殉。」庸芮諫曰：「以死爲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知之死？死若有知，先王積怒久矣！太后救過不暇，何得更私魏醜夫乎？」太后乃止。

魏靈太后

武都人楊白花，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靈太后逼通之。白花懼及禍，率其部曲奔梁，易名華。太后追思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踏足歌之。其辭曰：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

春風一夜入閨闈，楊花飄蕩落南家！

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

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註1.楊白花，魏名將楊大眼之子也，奔梁後名華。

2.靈太后，胡姓，司徒國珍女，能射中針眼，初爲尼，頗能講道，宣武帝召入掖庭，立爲后。

辟陽侯

劉項爭雄，太公與呂后常在楚軍中爲質，舍人審食其從焉，后因與私。既定天下，食其

以功封辟陽侯。辟陽侯謹慎，嘗爲外庭解紛，故終呂后之世無患。

裸游館

漢靈帝初平三年，游於西周，起「裸游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流水以繞砌，清流澄澈，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澈，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又奏招風之歌，以來涼氣。歌曰：「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年萬歲喜難踰。」

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又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游館」，長夜飲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堠香，煮以爲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作「鷄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及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

註1. 初平，東漢靈帝年號（民國前一七二）。

薛靈芸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也，父名業，爲鄴鄉亭長，母唐氏，隨業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績，以麻薰自照。靈芸年十七，容貌絕世，閭中少年，多以夜來窺窺，終不得見。

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入宮，習以千金賈賂聘之以獻。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即如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色矣。

帝以安車千乘迎之，車皆鏤金爲飾，粉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壘壘，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乃腹題國所獻也。

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噎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霄」。又築土爲臺，基三十丈，列燭致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旁，一里致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襟香到，土上出金光照臺。」此七字是妖辭，爲銅表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致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也。土上出金，是魏滅晉興也。

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

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承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翠羽尙不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而不進。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幃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中號曰針神。

註1魏文帝，曹操長子，名丕，篡漢，都洛陽，爲三國魏之始祖。性好文學，博聞強識，以著述爲務。卽位後，蜀與吳亦先後稱帝，凡兩伐吳皆無功，在位六年。

2常山，縣名，屬浙江省，在省之西部。

3. 崑崙，土山之戴石者。

孫 亮

吳主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爲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時彌盛，百澆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爲次，不得越亂。所居之室，名爲「思香媚寢」。

又烟花記云：吳主亮命宮人潘芳作「琉璃屏風」，鑲祥物一百三十種，各有生氣，遠視若眞。一日與夫人戲觸屏，乃墜其一鳳，頃之飛去。

慕容熙

後燕慕容熙，寵愛符后。從伐高句驪，至遼東，爲衝車地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守復完，攻之不克。

未幾符后死，熙悲號氣絕，久而復蘇。大殮已訖，復啓其棺，與之交接。服斬衰，食粥，制百僚閣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驗，有淚者以爲忠孝，無則罪之。羣臣悚懼，無不含辛致淚焉。

註：後燕，晉時十六國之一，鮮卑族，慕容垂稱燕王，都中山，旋稱帝，凡二姓五主，二十六年。起民國前一五二八，訖前一五〇三年，爲北燕所滅。

山陰公主

山陰公主，宋武帝女，廢帝妹也，通何戡。何戡少美麗，動止與褚淵相慕，時號爲小褚。公主性淫亂，廢帝愛之，時與同輦出入。主謂上曰：「妾雖不才，與陛下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何太不均？」帝爲置「面首」三十人，褚淵亦與焉。主尤愛慕之，閉一閣中，備見逼迫，淵不從。主曰：「公鬚眉如戟，何無丈夫氣？」淵以死自誓，乃得免。

朱 溫

梁主朱溫，恣意聲色，諸子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爲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友珪與統軍韓勅合謀，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豈容汝乎？」友珪刺梁王腹，刃出於背，以敗菑裹之，瘞於寢殿。

註：朱溫，陽山人，唐僖宗時爲黃巢將，尋降唐，爲宣武節度使，誅宦官，晉梁王，後篡唐，國號梁。溫降唐後改名全忠。

後庭花

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後主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其牕牖欄檻，皆以沉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草。臨春自居，結綺張貴妃居之，望仙孔貴嬪居之。貴妃常於閣上觀粧，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焉。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宮人袁大有等，與狎客江總孔範等文士共賦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其曲有

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妃嬪之容色。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後主自製後庭花曲云：

麗字芳林對高閣，新粧艷質本傾城，
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
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韓擒虎兵入臺城，後主將走，羣臣勸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曰：「吾自有井。」乃挾宮人十餘，出景陽殿，投井。軍人窺井，呼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怪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所謂胭脂井是也，又名辱井。楊修詩云：

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
倉皇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

註1. 張麗華，南朝陳後主妃，容色端麗，才辨強記，百司啓奏，後主置之膝上共決之。國亡，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斬於青溪中。

2. 江總，南北朝濟陽人，字總持，侍梁爲太子中舍人，陳授中書令，入隋爲上開府。好學能文，五七言尤善，爲陳後主所愛幸，日遊宴後庭，與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

3. 蕭衍，卽梁武帝，南蘭陵人，初仕齊，齊主寶卷淫虐，乃弑之篡帝位，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初政必有可觀。後信佛，三度捨身佛寺。侯景叛，陷臺城，帝乃餓死。

4. 韓擒虎，隋東垣人，字子通，文帝時拜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擒虎以輕騎五百，直取金陵，執陳後主。陳平，進位上柱國。

迷 樓

隋煬帝於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內爲十六院，自製院名：一景明，二迎暉，三棲鸞，四晨光，五明霞，六翠華，七文安，八積珍，九影紋，十儀鳳，十一仁智，十二清修，十三寶林，十四和明，十五綺陰，十六降陽。院有二十八人，皆擇宮中佳麗美人賞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有宦者主出入易市，十六院爭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於馬上奏之。帝多幸苑中，去來無時，侍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即幸焉。

又鑿五湖，每湖四十里。東曰翠光，南曰迎陽，西曰金光，北曰潔水，中曰廣明。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屈曲，環繞澄碧，皆窮極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廻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行龍鳳舸，自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闋，令宮中美人歌唱之。

晚年益深迷女色，謂近侍曰：「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我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以項昇薦，翌日召問，昇請先進圖本，帝覽之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牕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傍。壁砌生光，瑣

臆射日，工巧之極，自古未有。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空，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

於「迷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選良家女數千居樓中，每一幸，或經月不出。

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試處女極喜，乃以千金贈稠，旌其巧也。稠又進「轉閨車」，車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問此何名，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帝乃賜名「任意車」。車懸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

帝命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千幅，懸於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納之迷樓，而御女其中，纖毫皆入鑑中。帝笑曰：「繪得其象，此乃肖其真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大業十二年，帝復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攀車留宿，指血染鞅。帝意不回，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發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弱，蹇蹇多態，帝寵愛特厚。時洛陽進合帶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名曰「迎輦花」。花外殷紫，中素

風菲芬，粉蕊心深紅，嚙出兩花，枝幹熒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滅睡。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

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謂儒生飾於文字，今觀寶兒信然。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可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云：「學畫蠅黃半未成，垂眉蹙袖太愁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鞦韆。」上大悅。

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獻，以負山蛟睫，幻蓮根絲，貫小絲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爲「殿脚女」。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註1. 大業，隋煬帝年號（民國前一三〇七）。煬帝名廣，文帝第二子，弑父即位，耽奢侈，廣興土木，開運河，築長城，勞役人民，衆怨鼎沸，羣雄蜂起，南巡至江都，沈湎酒色，爲宇文化及所弑，在位十二年。

2. 虞世南，字伯施，隋唐餘姚人，唐太宗時爲弘文館學士，後以銀青光祿致仕。太宗稱其有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也。

吳絳仙

隋煬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一日帝將登鳳舸，見殿脚女吳絳仙，且喜

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絳仙下嫁玉工萬羣，故已之，擢爲龍舟首楫，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值千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真螺黛不絕。

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曰：「古人言秀色若可殞，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楫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楫，知是渡江來。

詔殿脚女千輩唱之。

帝至廣陵，有郎將自瓜州進合歡果，帝今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吳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附紅箋上進曰：

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爭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

帝歎曰：「絳仙真女相如，不獨貌也！」

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及絳仙，他姬莫預。

註1. 桃葉，晉王獻之之愛妾，其妹曰桃根，獻之嘗臨渡，歌以送之，後人因名其渡處曰桃葉渡，地在南京秦淮青溪合流處。

2. 江淹，南朝梁考城人，字文通，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少以文章顯著，晚年才思微退，詩文無佳句，時人謂之「江郎才盡」。

3. 壁魚，鼈魚之別名。

王 衍

王衍字化原，建幼子，即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旂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被金甲珠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至漢州，駐西湖，與宮人汎舟奏樂，飲常彌日。九月駐軍西縣，泛舟巡闈中，舟子皆衣綿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

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宣華苑成，延褒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數於其中爲長夜之飲，嬪御雜坐，尉履交錯。

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宜以社稷爲念，少節宴飲。」其言慷慨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顧在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恠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

簫歌即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

赫赫輝輝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

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

五年三月上巳，宴昭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游浣花，龍舟彩舫，十里錦帳。自百花潭至萬里橋，游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晦冥，有白魚自江心躍出，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死者數千人。

註1 王衍，五代時前蜀開創主王建之子，建卒嗣立，荒淫無度，後唐莊宗遣將伐之，遂降。既入洛陽，卒見殺。

2 貞明，五代梁末帝年號（民國前九九七）。

大體雙

劉錕得波斯女，年破瓜，豐腴而慧艷，善淫曲，盡其妙。錕嬖之，賜號媚豬。延方士求健陽法，後乃得，多多益辦。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雛宮人，皆妖俊美健者，就後園褫衣，使露而偶。錕與媚豬巡行覽玩，號曰「大體雙」。又擇新採異與媚豬對，鳥獸見之，熟亦作合。

註1 劉錕，南漢主，爲宋所滅。

元順帝

順帝乘龍船，泛月池，池上起浮橋三處，每處分三洞，洞上結綵爲飛樓，樓上置女樂。橋以木爲質，飾以錦繡，九洞不相直達。每遇上巳日，令諸嬪妃祓於內園迎祥亭漾碧池，池用紋石爲質，以寶石鏤成，奇花繁葉，雜砌其間，上置紫雲九龍華蓋，四面施幃，幃皆蜀錦爲之。跨池三橋，橋上結錦爲亭，中匾集鸞，左匾凝霞，右匾承霄，三亭雁行相望。又設一橫橋，接乎三亭之上，以通往來。祓畢則飲宴於中，謂之「爽心宴」，池之旁有潭曰香泉，至此日則積香水以注於池，池中又置溫玉狻猊、白晶鹿、紅石馬等物，嬪妃浴澡之餘，則騎以爲戲。或執蘭蕙，或擊球筑，謂之水上迎祥之樂。唯淑姬戈小娥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含露，愈爭妍美。帝曰：「此天桃女也。」因呼爲塞桃夫人，寵愛有加焉。

麗嬪張阿玄，性號機敏，順帝或視朝退，卽與諸嬪嬉游後宮，常曰：「百歲光陰，等於馳電，日夜爲樂，猶不滿十萬。況其間疾病相侵，年壽難必，如白雲有期，富貴皆非我有矣！何爲自苦，虛度一生？」於是長歌大舞，自暮達旦，號曰「遣光」。諸嬪貴妃，百媚其前，以求容悅。阿玄乃私製一崑崙巾，上起三層，中有樞轉，玉質金枝，綵綵爲花，團綴於四面，又製蜂蝶雜處其中，行則三層摩運，百花自搖，蜂蝶欲飛，皆作鑽蕊之狀。又置飛瓊流翠之袍，趨步之際，飄縵若月宮仙子。帝見之，指謂衆嬪曰：「張嬪氣宇清越，服帝子雲

霓之服。」玄爲帝製繡絲絞布之裘，雪疊三山之履以進；帝服其裘，穿其履，冠春陽一線巾。巾乃方士所進，云是東海長生公所服，帝珍重之，作寶光樓以藏焉，至是始出服之。顧謂宮人曰：「使朕服此，不食不饑，遨遊壺島間，得與金仙羽客爲侶，視棄天下如土塊耳。」內緊梁行進曰：「陛下冠服不異神仙，海地瓊宇，亦壺島之匹也，即令逍遙日游，猶足爲樂，何必遠有所慕哉？」帝於是自稱「玉宸館瓊花第一洞烟霞小仙」，以玄爲「太素仙妃」，程一寧爲「太真仙妃」。就於萬歲山築垣，狀如天台赤城，亦號紫霓城。建「玉宸館」，壘石爲瓊花洞以居焉。

宮人擬香兒者，本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宮，遂充才人。善鼓瑟，曉音律，能爲翻冠飛履之舞，舞間冠履皆翻覆飛空，尋如故。少頃覆飛，一舞中冠飛履復，雖百試不差。帝嘗中秋夜泛舟禁池，香兒着瑣里綠蒙之衫，瑣里夷名，產蒙如氈毳，但輕薄耳。宜其秋時着之，有紅綠二色，至元間進貢。帝又命工以金籠之粧，出鸞鳳之形，製爲十大衫，香兒得一焉。又服玉荷花蕊之裳，於闔國鳥至河生花蕊草，採其蕊織之爲錦。香兒以小艇蕩漾波中，舞婆娑之隊，歌弄月之曲，其詞云：

蒙衫兮蕊裳，瑤環兮瓊瑤，

泛予舟兮芳渚，擊予楫兮徜徉。

明皎皎兮水如鏡，弄蟾光兮捉娥影，

情 典 遺行類

露團團兮氣清，風颺颺兮力勁。

月一輪兮形宜圓，華綵發兮鮮復妍，

願萬古兮每如此，予同樂兮終年！

帝復置酒於天香亭，爲賞月飲，香兒復易服趨亭前，爲昂鸞縮鶴之舞。帝大悅，以爲昔人霓裳羽衣，不是逮也。

京城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夏月帝嘗避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梓爲舟，伽南爲楫，刻飛鸞翔鶴飾於船首，隨風輕漾。又作採菱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宮娥乘之，以採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

伽南楫兮文梓舟，泛波光兮遠夷猶。

波搖搖兮舟不定，揚手袂兮金風競。

檀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濺洞。

歸去來兮樂更誰？

篙人歌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沉落日，帝乃周游荷間，取荷之葉，或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每至忘歸。

順帝宮嬪進御無紀，佩夫人貴妃印者不下百數。淑妃則龍瑞嬌程一寧戈小娥，麗嬪則張

阿玄支祁氏，才人則英英凝香兒，尤其寵愛。所好成之，所惡除之，位在皇后之下，而權則重於禁闈，宮中稱爲七貴云：

註1. 元順帝，名妥歡帖睦爾，時內政外治，紛亂日甚，羣雄蜂起，朱明削平境內，移師北伐，順帝北走，中原遂歸於明。

四面觀音

正德中，錦衣廖鵬以驕橫得罪，有旨封其宅舍，限五日內逐去。其妾四面觀音者，請見朱寧而解之。寧一見喜甚，留之五日，則寂然無趨行者矣，鵬治事如初。寧自此常過鵬宿，從容語鵬曰：「何不贈我？」鵬曰：「捐以侍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之敬，不若爲父外館。」寧益愛暱之。

註1. 正德，明武宗年號（民國前四〇六）。

新 · 書 · 預 · 告

用 人 之 道

李半堂著

作者本多年讀史心得，對中國歷代聖君賢相爲政用人之中庸大道，略分選·待·任·處·感·化·教·導·勸·戒·十目，闡發入微，持論正大，遠非時下權譎小數諸作所可比。書中引證史例尤多，掌故珍聞，琳琅滿目，趣味盎然。文字亦頗流利生動，封面並經吳稚暉先生題署。不但今之爲政諸公，須引爲鑒戒；對個人處世立身，亦多裨助。

逸 經

昇之
半堂 合編

我國近古，向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爲啓蒙寶典，久已家喻戶曉，深入民間。因其韻文通俗，既便傳誦，且對經史大義，國學常識，尤能提綱挈領，包羅無遺。編者將其彙爲一冊，定名逸經，旨在小處着手，發揚國故。爲普及社會，提倡國語，文旁兼印注音符號，並以新的觀點，各予詳加註釋，力求易讀易解，便於自學。讀之對於本國文化，即可得一深刻概念。凡我愛國同胞，亟宜人手一冊。

古 今 出 版 社 印 行

最 短 期 間 · 即 可 出 版

國家圖書館



002573128

0116

